

哀感頑豔  
長篇小說

# 安無罪



哀感頑豔  
長篇小說

# 妾無罪

蔡水馮玉奇著

## 第七章 拋棄離家度流浪生活 同床異衾作形式夫妻

圓圓的光澤可愛的一個月亮姑娘的臉龐，她象微着一個十全怕難為情的處女，一回兒躲浮雲裏，一回兒露在空中，因此顯出她那柔和的光芒，更像處女臉上浮現的笑容那樣姪媚個人。

這是一間黑漆漆的臥房，裏面並不會亮着燈火。因了月明如畫的緣故，這就可資燈的旁邊，正伏着一個憔悴少年。他微昂起臉兒，一手托着下顎，明眸呆呆地儘管望着那天空中來去駛行的浮雲出神。當那清輝月光從雲縫裏直射到那少年的臉上，還顯然含滿了晶瑩瑩的淚水。他的臉兒是浮着無限哀怨的顏色，彷彿他內心正燃燒着無限底愁苦！

他瞧着光圓的明月，好像是更觸痛了他心靈上的創傷，一陣一陣的嘆聲，從他口中輕輕的吐出。他祇覺得半年來的熱望，在今天竟打破了他粉紅色底春夢。於是在他那海裏又展現了春夢中的片段：

「這鷄子給你每天早晨沖湯喝，對於身體是有益處的……我的心裏早已知道了，……此刻我心中有許多話要跟你說，但喉間好像有什麼東西塞住一般。不過你大概已明白我心中所要對你說的話了吧！……」

春霞姑娘底音容，猶顯現在他底眼前耳際。……但她的人兒，她的心兒，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唉！往日的柔情和蜜意，祇剩下令人酸鼻的回憶！

卿雲在田大嫂的口中，得知了大可已死，春霞已跟人作妾的消息。他覺得胸中空洞洞的已失却了一顆心，他在稻田旁的一塊大石上，默默地憑吊着已往的事蹟，這永遠不可追回來的春夢，在卿雲的腦海裏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他踏着沉重的步伐，回到了家裏，晚飯也沒有吃，懶洋洋的躺在床上。但一時又怎能睡得着？一回兒坐起來在室中踱步，一回兒又憑窗去遠眺。這時他望着光圓的明月，又想起了車站送行的一幕，於是他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

夜風是一陣一陣的吹，遠近的樹葉兒，都發出了瑟瑟的音調，這聲音聽在此刻卿雲的耳中是更淒涼得動人。他在身懷中取出春霞那張臨流濯足的小影，在明朗的月光之下，瞧着春霞楚楚動人的意態，他那眼眶子裏的熱淚，忍不住又像泉水一般的湧上來。

卿雲心中暗暗的細想，春霞會跟人作妾，這事顯見得有些兒奇怪。她雖然是一個鄉村的姑娘，但我明白她有不平凡的思想，她豈肯輕易的給人家作妾呢？這其中當然有說不出的苦衷。也許是因了她爸死了，沒有錢來葬父，而出此賣身的下策來嗎？若果然這樣，春霞決不是出於甘心情願，我知道她心中的慘痛，也許更甚我十倍。唉！苦命的春霞，苦命的卿雲，你們的處境真太可憐了。卿雲自語到此，又不覺祭淚俱墜。夜風撲面，時雖仲夏之季節，亦不禁爲之淒然。

從此以後，卿雲天天到田野邊去回憶往事，但回憶的結果，終不免涕泗橫流。光陰匆匆，不覺已過月餘。這天卿雲回到家裏，祇見叔父和孀娘正在看一張小照。見了卿雲，便招手笑道：

「雲兒快來，這張小照就是鳳英姑娘的，你瞧瞧模樣兒生得不錯，我想準定給你先訂一個婚吧！」

卿雲聽了，倒是一呆，便自到桌邊站住，兩手扶着桌沿，皺了雙眉。說道：

「我想最好待我畢業後再談婚事……現在似乎還談不到吧！爸和媽的一片美意，我是始終感激着的。……」

「這孩子說得有趣，就是不願意談婚事，小照看看總不要緊的，難道別人家女孩兒一定要配給你嗎？」

叔父仲寰見他並不來接小照，臉上雖然含了微笑，但聽他後面兩句話，顯然是有些兒生氣。卿雲祇得接過來，隨便瞧了一眼，依舊放在桌上，却是低下了頭。白太太瞧他意態，彷彿是在想什麼心事，一時便起了許多疑竇。卿雲在外面一定是有戀人的，不然那有給他定親，他會不願意嗎？這一些兒事，尚且不肯聽我們的話，那麼將來舉了業，還會認識叔叔和孀娘了嗎？白太太越想越氣，本來和卿雲是心意不合。這時當然更要抓住機會，向他冷笑一聲。說道：

「做叔父孀娘的要給你定親，這是一件歡喜的事，你却偏偏不答應，究竟有什麼理由？你倒說出來給我聽聽。」

卿雲聽孀娘這樣說，便抬起頭來，向她望了一眼。祇見孀娘的臉兒是绷得緊緊的，這意態顯然是動了怒。心裏這就萬分不受用，暗想，假使你真心疼愛我的話，何苦又給我這個嘴臉看？嘆了一聲，低聲兒說道：

「其實也沒有什麼理由可說，我覺得現在總不需要。……」

「哼！又不是此刻就叫你結婚了，難道訂一個婚，就誤了你學業不成？那你明明不肯聽從叔父和孀娘的話。現在你還沒畢業啦，就有這樣的主意，將來心目中不是更要沒人了嗎？你也活到二十多歲的人了，你要明白現在你是吃那個的飯？下學期的學費要誰給你去付？假使我養一隻狗，它見了主人，也會搖頭擺尾很聽話哩！你竟這樣倔強，做孀娘的此刻不是叫你去做賊做強盜，你說不願意，這你的理由自然很充足，此刻給你定親，你却一定不要，這你不是故意反對嗎？故意反對原不要緊，你祇要不吃我們的飯，你儘管到外面胡調去，誰又不曾拉着你？幸虧我自己也有兒子哩！十四歲養到二十多歲，這是多麼辛苦，竟這樣不聽話，豈不叫人灰心嗎？」

卿雲聽了孀娘這一篇話，無限底憤恨激起了他心頭無限底悲哀。他覺得人心太冷酷了，這孀娘明明不是有心給我定親，簡直是乘機尋事。想着沒爹娘的命苦，再也制不住他大顆兒的眼淚，滾滾掉了下來。但他不願在她面前示弱，同時也不願多嘴，於是他回轉身子，悄悄的自回臥房裏去了。

卿雲呆呆的坐在寫字檯旁，想着孀娘的話兒，竟把我當做了一隻狗，唉！婦人的心真自私極了。於是他又回想起七年前的——

爸爸臨終的時候，拉了叔父的手，把一個一萬元的存摺，交給叔父，囑託代為撫養。叔父自然含淚答應，記得孀娘還抱着我哄我別哭。那時候孀娘的確很喜歡我，原因是爲了她還沒有孩子。

晴雲下了地，孀娘的態度改變了，因此和我好像結了仇。論理爸有一萬元錢交給叔父，就是給我讀到大學畢業，不還是讀着自己的嗎？虧孀娘今天竟對我說出這樣無情無義的話來。真令人可笑，又令人可泣。在她剛才的話中，似乎我不答應她的訂婚，她就叫我別吃他們的飯光景。這種自私的話兒，雖然引起我強烈的反感，但我決不願說一句我是吃自己的飯，我怕願離開他們，獨個兒漂流去。我明白他們現在是有錢有兒的人了，當然是不需要我了。我的離開他們，自問良心，並沒有對不住他們。也許照理說起來，他們似乎還有些對不住我已死的爸呢！卿雲既然這樣想着，於是開始了他流浪的動機。

在一個細雨濛濛的早晨，卿雲很簡單的留給叔父幾個字，提着一隻挈匣，揮着他那滿眶子裏的悲淚，悄悄的離別了杏花村。

踏上了第二巴黎的上海，在上海另一階段的貧民窟裏，租了一個閣樓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從報上招考欄內瞧到某報館添用幾個排字工人，當然以一個大學生的資格，作那排字的

工作，再不會有所失望了吧！

經過了三個月的埋頭苦幹，這一顆亮晶晶的星光，果然被總主筆發現了他的才學，主筆先生似乎不願埋沒有用的人才，於是卿雲便開始踏進了某一部分的編輯室。

經濟上收入比較寬裕了一些，住在每天要爬上爬下的棚樓裏，總感到太辛苦了。於是卿雲就遷居到離報館較近的一間前樓面，出了十二元一月的租金，卿雲的生活，方才能夠見到了一線陽光，吸到了一些空氣。

搬進新屋的下午，卿雲正在忙碌地收拾地方。忽見房門口有一個婦人，探頭進來望了望，誰知齊巧和卿雲打個照面，兩人這就不約而同的嘖嘖起來。那婦人身子已走進了房中，指着卿雲。笑盈盈叫道：

「啊呀！我道前樓新搬進一分什麼人家，誰知竟是白少爺哩！白少爺！你怎麼在上海租房子了？你現在畢業了嗎？」

「田大嫂！你怎麼也住到上海來了？你田大爺在上海做事了嗎？」

原來這個婦人，却是春霞隔壁的田大嫂，兩人心裏都非常奇怪，忍不住異口同聲的問着。卿雲不好意思說我是和家庭發生了意見，所以憤而出走的。遂一面讓坐，一面圍了一個



說。說道：

「不錯！不錯！我現在已在報館裏辦事了，因為沒有宿舍，所以我租一間房子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這真也湊巧了，我那口子因有人介紹他到大德洋行做老司務，所以我們也搬出來住了。」

田大嫂一面在椅上坐下，一面也笑着回答。卿雲想不到會和田大嫂住在一幢房子裏，心中頗覺喜歡。因為自己所有衣服換下來，可以都叫田大嫂洗，給她幾個錢，不強似雇一個僕婦了嗎？遂問她住的什麼房子？田大嫂說亭子間。卿雲便又把自己這層意思，和田大嫂商量。田大嫂住在裏，反正左右無事，自然樂而答應。從此以後，田大嫂常來給他收拾收臥房，卿雲也時買些日用品送她，彼此都很客氣。

光陰如流水般的逝去，梧桐葉落，籬外菊殘，早又到了雨雪紛飛的寒冬季節了。這天卿雲從報館公畢出來，時已六點。同事請他在一家館子裏吃了飯，分手已經九點多了。卿雲因為喝了酒，心裏不免又想起了舊情，走在馬路上，糊裏糊塗錯了方向，朝東竟走到黃浦江頭。他既意識到自己是走錯了路，但一時却也不願離開，兩眼凝望着滾滾的江流，心裏真無限底感慨。沿着江邊，一步挨一步的走着。忽然瞥見前面鐵欄旁站着一個女子，身穿咖啡

色長毛駱駝絨的大衣，頭髮燙成水波浪形的飛機式，正在仰天長嘆。卿雲心中吃了一驚，在此黑夜的江邊，那更來如此華貴的女子，莫非是鬼嗎？想到這裏，頓時毛髮悚然。仗着幾分酒氣，便走上前去瞧個仔細。這時那女子又回眸四望，好像有自盡之意。卿雲在那一盞路燈的光芒之下，瞧清楚那女子的容貌，正是自己此刻心中想念的春霞姑娘。雖然因服裝的不同，而稍改變她本來的面目，但自己一個心愛的姑娘，就是把她燬成了灰，也是認得的。卿雲到此，不覺驚喜欲狂，遂高聲的向她招呼。不料春霞回頭見了自己，那眼淚先大顆兒滾了下來，同時却要向黃浦江中真的躍身跳下去。卿雲這一吃驚，真是非同小可，遂飛步沒命似的奔過去，一把將春霞的身子抱住。急叫道：

「春霞！春霞！嗚！……你……這算怎麼一回兒事呀？」

春霞的身子，驟然被卿雲的手兒抱住。她便索性回過臉兒，明眸中含了無限底哀怨和抱歉，默默地凝望着卿雲。哽咽叫道：

「白先生！我負了你……我太對不住……我覺得在臨死之前，能夠再會和舊時的戀人見面，我很安慰了。……白先生！你放手吧！我總覺沒有臉兒再見你了。……」

春霞說到這裏，身子仍要向江中跳。卿雲那肯放鬆，急得跳腳道：

「霞姑娘！……你何至於要自盡，這我太明白了。雖然我們的確有很深的感情，但到底並沒有訂什麼嫁娶的婚約，所以你也不能算負我……同時我已經知道你的苦衷，決不是出於自願。我既沒怨恨你的負心，你又何苦一定要跳江呢？」

這幾句話出在卿雲的口中，自然使春霞更感激得無可形容。一時倒也死不下手了，淚眼模糊地凝望卿雲良久，忽然猛可伸手抱住他的脖子，臉兒藏在他的肩頭下面，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。

天空是黑漆漆得可怕，夜風中狂飛着搓棉似的雪花，江流中的滾滾波濤，激發出澎湃的聲音，滲和着春霞淒切的嗚咽，是令人倍覺辛酸。風愈刮愈大了，雪越下越多了。春霞和卿雲的頭上身上，都已籠罩了一層粉白的顏色。

「霞姑娘！你別哭了，我聽了你的哭聲，我心幾乎為你粉粉碎了。過去的事兒，我們祇當它是一個泡影，沒有回憶的必要，請你不要傷心了吧！要知道人生本來是一個夢啊！霞姑娘！但我此刻心中所疑問的，你為什麼一個人到江頭來？瞧你的情景，顯然環境是較前好多了，但你……到底……又為什麼如此哀怨啊！」

春霞聽了這話，心中更感到了一陣慘痛。她覺得實在無顏再見卿雲的臉兒了，於是她更

哭得悲切不停。卿雲情不自禁的捧起她的臉龐，自己通紅的頰上，也掛了兩行熱淚。淒然道：

「別哭了吧！雪下得這麼大，我們久站在這兒，也不是一個事……春霞！我猜……你恐怕又遭到了不幸的慘運了吧！……」

卿雲見她不停地痛哭，顯然她心中是這一分兒的悲傷。祇要從她一個人到江頭來的猜想，恐怕她是遭了人家的遺棄。春霞見他也滿頰是淚，同時竟猜中了自己的不幸。一時無限沉痛，陡上心頭。不禁哭道：

「這是我的命苦……」

春霞祇說了一句，那淚又像雨點一般落下來。卿雲瞧此意態，料想自己的猜測不錯。遂攜了她的手兒，柔和的說道：

「春霞姑娘，那麼請你先到我家裏去坐一回，再詳細談吧！」

卿雲再三苦勸那裏肯聽，經春霞點頭答允，便默默地跟隨卿雲走了，一陣甜酸苦辣的滋味，充滿在兩人底心頭。

兩人到了家裏，卿雲開亮了電燈，大家脫了大衣。卿雲拉她在沙發上並肩坐下，細細打

量她的臉蛋兒，雖然是淚水盈盈，但兩頰顯見是較前豐腴了許多。便低聲問她道：

「我知道你已嫁人作妾了，……但現在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

「唉！白先生！我把過去的事兒，詳細告訴你吧！可見我的心裏！實在有萬不得已的苦衷啊！……唉！白先生！我覺得你我倆人今生總是無緣吧！……」

作妾兩字，彷彿是一支利箭，刺痛了她的芳心。春霞搖了搖頭，明眸凝望着卿雲的瘦削臉兒，那無限辛酸的怨淚，早又撲簌簌的滾下來。卿雲聽她這樣說，淚水也奪眶而出。撫着她手兒，好像靜待她的告訴。於是春霞方才接下去說道：

「去年春天裏，我送你動身之後，在歸家的途上，遇見了你家的趙媽。她對我說，叫我不許和你交友，原因我是一個貧窮人家的女兒，要引壞你的。同時你也曾被叔父孀娘責罵，假使你要和我交友，他們便不許你繼續求學。……唉！我聽了這話，我心裏是悲痛極了，晚上整整哭了一夜。當時我曾細想，假使我不聽從趙媽的話，依然接受你的愛我，那麼你的前途，一定要遭到了不幸。但是我若從今拒絕了你的愛我，那不但你心中悲痛，就是我心中也不忍啊！所以我處在這左右為難的情形之下，我真痛苦極了。從此以後，我心中便有了這一件委決不下的事情。光陰是過得很快的，不知不

覺到了暑天。我這天坐在門口，心中想着你不久是可以回來了，但我不知道你的心中仍舊愛我不？這實在還有些不能決定。誰知在這時候，你家趙媽在我家門口走過，同時對我笑着說道，我家老爺和太太已給少爺定了親，下半年就可以請你喝喜酒了。我聽了這話，雖然不相信這話到底是否是事實。不過我倆之間，既有他們阻礙着，要想有圓滿的希望，實在是很渺茫。當時我曾感到失意的痛苦，很快的奔回屋子裏，伏在桌上哭起來。我正在傷心我的命苦，誰料到命更苦的慘事又發生了，我的爸在田裏中了暑，經農人們背回家裏，不到一刻，竟已氣絕。那時既悲我的失戀，又痛爸的驟死，同時又苦無錢爲殮，……白先生，……春霞到此地步，實在已是山窮水盡了。不料這時我們的田主人吳濟濤，有事回鄉，路過我家，見此慘狀，便解囊助我葬父，而且又說同情我身世可憐，無家可歸，願意收我作妾。……我想你既已定親，那麼我要和你結合，自然沒有這個希望了，所以我就忍痛答應，跟他到上海。……」

春霞說到這裏，兩頰立時又浮現了憤怒的樣子，恨恨的把楚屏如何險毒，如何妬忌，如何謀害的事，細細告訴一遍。說完了，又哭起來道：

「白先生呀！你想，我的命是多麼的苦啊！我覺得我的一生，是全被環境丟送了。」

卿雲聽完了她的告訴，方才明白趙媽是我倆第一的仇敵。至於以後的遭遇，自然而然的造成了她作妾的地步。可憐春霞是個才十七歲的弱女子，她不跟人作妾，又將如何呢？但濟雖待她好，却又是個懼內的懦夫，因此而又造成春霞被逐的命運。卿雲倒代春霞傷心極了，同情極了，他不怪春霞的意志薄弱，他可憐春霞的環境太慘酷了。想不到春霞的貌艷於化，竟命薄如紙。無限底傷心，激動了他對於世界上一切的不平。制不住他滿腔的悲淚，像山瀑一般的倒瀉下來。他情不自禁的大喊道：

「天啊！天啊！同是一樣的地球上人類，你竟獨獨待我倆到如此慘酷的地步啊！」

卿雲說畢，淚如泉湧。春霞聽了這話，她祇覺心頭一陣慘痛，忍不住投身到卿雲的懷裏，嗚嗚咽咽又號哭不停。卿雲撫着春霞的烏亮美髮，說什麼好呢？雖然昔日的戀人，又倒任自己的懷裏了。但戀人已成了有夫之婦，同時腹中又有了人家的一塊肉……『祇要我們彼此不更變環境……我希望將來見面的時候，我們依然是現在這樣的兩個人。……』想不到僅僅祇隔了一年不到……彼此就有這樣的慘變哩！過去的兩句話，是已成了泡影。卿雲除了淚向頰上狂流外，他悲傷得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「白先生！你別爲了我一個薄命女子而太傷心了吧！想來你和你新夫人也結了婚

吧？」

春霞忽然停止了哭泣，猛可從他懷裏坐起，纖手按在卿雲的肩上，明眸中含了無限柔和的目光，向他脈脈地凝望。卿雲驟然聽她問出這個話來，知道她把趙媽的話兒當了認真。使嘆了一聲，臉上浮現了一絲苦笑。低低的說道：

「春霞姑娘！我的新夫人在那兒啊？假使我肯結婚的話，我那裏還會孤零零的在海上流浪呢？」

「啊！如此說來，我害苦了你，我……太對不住你，……白先生！你果然爲我而犧牲了一切的幸福了嗎？……我心痛……」

春霞說到這裏，兩手緊扳住了卿雲的兩肩，忽然一陣咳嗽，臉兒漲得通紅。猛可小嘴一張，竟吐出一口鮮血來。齊巧吐在卿雲的手背上，卿雲一見，頓時身子瑟瑟一抖，把她抱住。叫道：

「霞姑娘！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

「白先生！你放心，我不見得就會死……我實在太對不起你了。」

春霞想不到自己竟會吐出一口血來，一時身子也冷了半截。躺在卿雲的懷裏，淡白的



上，撲簌簌的又滾下了無數的淚水。卿雲聽她的話聲有些上氣不接下氣，因此也管不了許多，伸手在她胸前，輕輕的撫摩。也淌淚說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誤會我了，我的所以不肯結婚，決不是爲了你的嫁人。你聽着吧！孀娘因妬忌我的求學，所以故意給我定親，趁我的不允，她便勢利地責罵我，我心中一氣，所以毅然出走，現在我已擔任了報館編輯，自食其力，生活雖苦，但因不受任何人的約束，所以精神上却非常快樂。你現在竟爲我吐出一口血來，我心中是多麼的悲痛啊！」

卿雲說着，又摸出手帕，拭了她嘴角邊的血漬。春霞這才明白白卿雲爲了自己，果然灰心到連結婚都不情願了。因此而觸怒了孀娘，卿雲他毅然犧牲了求學，犧牲了結婚，情願孤苦伶仃的在上海一個人流浪，可見他的心中是多麼的想念我啊！雖然他聲明並不是爲了我，但我知道他是因爲要我別傷心，所以忍痛安慰我的。這樣情深義重的人兒，叫我如何報答他才好啊！想到這裏，無限底傷心，佔有了她整個的心房。她又坐整了身子，把手帕拭去了卿雲的眼淚，自己也擦乾了淚痕。對他柔和的說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是一個有作爲的青年，前程萬里，真不可限量。千萬不可爲了我一個平

庸的女子，而太傷了你的心。所以我勸你不要灰心，像你這樣才貌俱全的青年，不怕找不到一個賢德的夫人。……白先生！你的情分，我祇有待來生報答你吧！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卿雲沒有回答，兩眼脈脈地凝望着春霞的粉頰，那淚水好像斷線珍珠一般的滾了下來。春霞瞧此情景，自然也萬分傷心。但自己原是個已凋殘的花朵，若老被他瞧着，這是使他更勾引起悲哀。於是她茫然起身，含淚向他點頭說道：

「白先生！我們能夠今天再有見面的機會，總算也是緣分吧！過去的事情，你也不用想他了，真如你所說，當他泡影吧！當他一個夢吧！我默默地祈禱着你永遠快樂，再不要為我一個苦命的人而自傷你寶貴的身子吧！白先生！我不敢在這兒多留戀，而徒然令你傷心，請你忘了我……忘了我……我們再見……再見……」

春霞說完了這話，身子已回了過去，慢步的向外走。卿雲到此，方才醒過來似的，猛可搶步上前，拉住她的手兒。叫道：

「霞……你此刻到那兒去？你……到什麼地方去呀？……」

「……無論什麼地方都是我的去處……」

春霞的手兒被他拉住，不得不回過臉來，凝眸呆了半晌，方始說出這一句話來。但話聲未完，那淚又滾滾吊下。卿雲瞧她意態，恐她有自殺之念。遂把她手兒連連搖撼了一陣，望着她帶雨海棠一般的臉龐。淒然淚下說道：

「霞！……假使你不以為這兒地方小，我決不會討厭你……」

「但是我覺得沒有臉兒……唉！……我終覺太對不住你了。」

卿雲聽她這樣說，便拉她到寫字樓旁，兩手按住了她的肩兒。凝眸呆望着她的粉臉，嘆了一聲。懇切的說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為什麼沒有臉兒見我？你為什麼太對不住我？……我以為我倆之間，誰都沒有對不住誰，造化忌人，全是環境造成了我們的命運。現在我們且丟開了兒女的私情，從友誼一方面說吧！人類應有互助的義務，這我在一年前是早對你說過了，你大概總還記得的。現在你遭了楚屏的陰謀，而受到了不幸的慘遇。我知道你目前沒處安身，你祇管在我這裏暫時耽擱幾天吧！過兩天也許你的丈夫覺悟了，那你就寫一封信給他，叫他和你另租房子住，那麼你們夫妻不還有重圓的一日了嗎？……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真把他感入骨髓，同時却又痛到心頭。望着他的臉兒，默默地滴了一

回淚。忽然伸開兩手，緊緊摟住卿雲的脖子。哭道：

「白先生！我心裏難受極了，我覺得尤其這樣難受活着，倒不還是死了痛快嗎？我希望立刻就死……死……死……」

卿雲知道她的意思，是悔恨她不該給濟濤作妾。現在我們雖然聚在一起，但却不能有結合的希望。所以她感到痛苦極了，她要情願死了。一時也情不自禁的偎着她的臉兒，柔聲的說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這話錯了，我和你今生雖然不能結成夫妻，但我們精神的愛，不是仍可以光明地相愛着嗎？我們切不要難受，同時我們也千萬別說死，死是懦弱的表示。我們要說話，……在千辛萬苦的艱難中活着，我覺得更有意思。霞姑娘！你別走吧！你聽我的話吧！……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一時偎在他的懷裏，竟柔順得像一頭馴服的羔羊。兩人抱在一起，默默地溫存了一回。卿雲把熱水瓶的水倒在面盆內，放在寫字檯上。擰了一把手中，給春霞擦臉。春霞接過，揩去了眼淚。卿雲使自己也洗了臉，回眸瞧春霞，却又在滿淚，而且兩眼只呆瞧着檯燈柱旁。卿雲隨着她的視線望去，這就見燈柱旁倚着一架玻璃的小鏡框，裏面一

張小照，正是春霞自己臨流濯足的一幕。卿雲這就明白她的傷心流淚原因，實在是感激自己没有忘記她。不然把一個已給人家作妾的姑娘小影，還珍寶似的放着作什麼呢？卿雲既理會了她這層意思，便故作不知，拉了她手，又給她淚水揩去，叫他同坐沙發上。溫和地叫道：

「霞姑娘！好好兒的怎麼又傷心了？我們彼此還是想得透澈一些兒，人生在世，光陰是多麼的短促，所以我們不宜過分傷心，應該想想快樂的事吧！」

「但是過去的快樂，祇剩下辛酸的回憶，所以我不忍想……想起了以前的一切，我的心兒就會痛起來。……白先生！……唉！」

春霞說到這裏，眼皮兒一紅，忍不住又聲淚俱下。卿雲自然也被她勾引起無限底沉痛和傷心，長嘆一聲，那淚也奪眶而出了。兩人又哭了許多時候，那壁上的鐘嚮嚮都已敲十二下了。卿雲祇得收束淚痕，望着她柔和地叫道：

「霞姑娘！時已不早，外面雪下得真大，想你是個有孕的人兒，不宜傷心過度，還是早些兒休息吧！」

「那麼白先生……你自己睡在什麼地方啊？」

春霞聽他這樣體貼多情，心裏既感激又傷心。回眸望着室中祇有一張床，遂悄悄的也向

他問出這一句話。卿雲指着沙發說道：

「我就睡在沙發上好了。……」

「白先生！你這是那兒話？外面雪既下得這樣大，叫我如何忍心累你受冷？這我無論如何也不答應的，還是我睡沙發上吧！」

卿雲見她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，脈脈含情的凝望着自己，顯出無限底柔情蜜意。一時也情不自禁的不免笑道：

「你這話有趣，你怕累我受冷，但是你自己難道就不怕冷的嗎？」

「噯！我冷不要緊，終強如在露天中過夜了。」

春霞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卿雲瞧她這說話的意態，顯然又露出嬌憨可愛的神情來。心中暗想，春霞雖然將要做孩子的母親了，但是她自己却還脫不了孩子的成分呢！唉！這樣可愛的姑娘，我竟沒福能得她爲妻……唉！我福薄，她命薄，我和她竟是苦命的人兒啊！想到這裏，又憐又愛，撫着她的手兒，柔情蜜意的凝望着她道：

「霞姑娘，你不肯叫我睡在沙發上，我又怎肯叫你睡在沙發上？那麼大家難道坐過夜不成？所以我以爲彼此祇要坦白無愧，何必拘拘於形式上的嫌疑，好在我被兒有兩

條，大家就權且一張床上睡……」

卿雲說到這裏，明眸脈脈地凝望着她，彷彿靜待她的答應。春霞見他情意真摯，言語誠懇，心裏自然萬分感激，於是也就含羞點頭答應。兩人方始各自脫衣，分頭而睡。

次日卿雲醒來，祇見春霞已在房中打掃，她見卿雲醒了，便含笑倒上洗臉水。卿雲瞧了此景此情，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一面起身，一面道謝不停。春霞並不回答，祇報之以微笑。一面又把燒好泡飯端出，並又泡上一盃茶。卿雲流浪海上，日常生活，就是缺乏這樣一個人兒，今春霞完全給他代了賢妻的職務，你想，這不是叫卿雲要喜歡煞人了嗎？

光陰匆匆，不知不覺已過了一星期。在這一星期中，田大嫂和春霞也早已見過了面，而且亦曉得春霞遭楚屏的陰謀，心裏雖然氣憤，也祇好安慰而已。這天卿雲代春霞擬了一個信稿，叫她照樣抄了，寄給濟濟。春霞自然感到心頭，但一想到濟濟假使和我另租房子，那我勢必和卿雲又要分離，卿雲雖然亦憂慮到這一層，但各人底熱情，都被理智克服着。於是兩人除了相抱着哭一回，是祇有默默地淌着他們無限底辛酸之悲淚了。

## 第八章 爲惱綠中造成疑心病 遺如敝屣痛斷棄婦腸

夜風是發狂似的怒吼着，震動着玻璃窗子格格的作響。在呼呼的狂風之中，那鴉毛般的雪花，更像搓棉一般的紛紛亂飄。躺在床上繡花被裏的濟濤，雖然身邊是偎着楚屏軟綿綿的玉體，但聽着窗外俄而千軍哭喊，俄而萬馬奔騰的風聲，竟也不寒而慄，同時心中感到了無限悲涼，忍不住深深的長嘆了一聲。

「濤弟！你的心腸未免太軟了，這不要臉的賤婦，給你做了硬背的東西，難道你還愛憐她嗎？一舸本是個很忠厚的孩子，見有這樣年輕貌美的姨媽勾引他，這就無怪他要被這爛腐貨迷住了。他們真也大胆，竟私通已有了四五個月，那麼這賤貨腹中的東西，還會是你自己的嗎？」

楚屏見濟濤睡在被裏，悶悶不樂，憂形於色，且時時長吁短嘆，心知他尚在想念春霞，便把他身兒緊緊摟在懷裏，顯出柔媚手段，笑盈盈的激他惱怒春霞。濟濤聽她提起一疔，無限底憤怒，激起在他底心頭，咬牙切齒的恨恨罵道：

「這一舸畜狂真不是人養的，我待他不薄，他竟胆敢姦淫我的……這賊種決沒好結果，我明天先歇脫他的生意再說，從此以後，不許他進門了。……唉！我待他真像自己兒子一樣的好，誰料到好心沒有好報，這真氣死我了。……」



「濤弟！你是一個長輩，氣量總要放寬一些，豈可以和一个姪兒子斤斤較量呢！可憐他自小沒了爸媽，待你我倆人總像他的爸媽一樣。試看我叫他做一件事，他敢有一次推却嗎？這賤貨沒有進門之前，他是多麼的有禮貌。你想，一個青春時期的少年，他在生理變態之下，正需要異性的安慰。既有這賤貨去引誘他，他又不是古聖賢人，難道還會不入她的彀中嗎？所以這倒不怪一舸的無禮，却恨這賤貨的淫蕩呢！濤弟！一舸是我身邊的姪子，你瞧在我的面上，就請你原諒他一次吧！至於你要生育一個兒子，我情願給你再娶一個小星，祇要有金錢，世界上什麼事情不好辦呢！」

楚屏聽他不恨春霞，却憤怒一舸，要不許他進門，這倒是吃了一驚。便忙把自己胸部緊偎到濟濤的胸前，微抬了粉頰兒，凝眸脈脈地望着他，柔情蜜意的說出這一篇代一舸求情的話來。濟濤聽了，又怕得罪了她，便嘆了一聲道：

「我爲了瞧在你的面上，所以不把他送捕。……雖然你的話固然是對的。但究竟是春霞勾引他？抑是一舸強姦她？這到底還是一個問題。假使春霞果然淫蕩，那倒也罷了。否則……豈不是冤曲了好人嗎？」

「哼！你和她祇不過同了半年的床，就知道她是一個貞節的女子了。阿香是一個十五

歲的孩子，她難道也會說謊嗎？她說姨奶奶撲着姪少爺吮嘴親臉，同時被底下還不停地掀動，……我試問你她這是在幹什麼工作啊？這種鄉下姑娘，知道什麼貞節不貞節，她見一舸比你年紀輕，自然愛上他了。……濟弟！你不要誤會我有什麼惡意吧！我因為她進門不到半年，爲有了身孕，當然我是代你多麼的歡喜啊，待她比親妹子還好，誰料她原是個這種無恥的人兒呢！……你說這話，好像是我姑忌她的生育了，所以硬把她驅逐似的。……唉！我喜喜歡歡的佈置臥房，給她買這樣買那樣，原是爲了她生有一個孩子，……難道我這樣喜歡多麻煩嗎？假使我早存妬心，何苦又屢次勸你納妾呢？……好在現在她走出時候不多，……快叫阿三把她去喊回來，反正我讓她了。……」

楚屏說這一大篇的話，臉部是分做了三種表情。開頭是含了冷笑，臉上浮現了諷刺的意態。但覺得這樣要引起大夫的反感，於是她又柔聲的叫了一聲，便笑盈盈的含了無限喜悅的樣子，表示自己原也喜歡她的生育。及至說到後來，她又收起笑容，臉上含了無限哀怨的顏色，一面躲在他懷裏，故意扭動着身子，一面又嗚嗚咽咽抽噎着，彷彿要真的起來喊阿三似的。濟濟見她這個情景，一時也着慌起來。連忙把她身子緊緊摟住，偎着他的頰兒。笑着：

「屏姊！你這是那兒話，我又沒有這個意思，你何苦多心呀！我和你結婚十一年來，你的賢德，你的好處，我豈有不知道嗎？……屏姊！你快別傷心了吧！」

楚屏聽他這樣說，顯然是自己勝利了，心裏真有無限底喜悅，但却假意又嘆了一聲，纖手揉擦着眼皮，這樣子真也是她的本領，果然被她眼眶子裏擠出了兩滴淚水。明眸脈脈地含了無限的柔情，凝望着濟濤。淒涼地道：

「誰也要一個面子呢？你假使給一舫生意辭歇，人家都知道他是我的內姪，那我是多麼不好意思啊！」

濟濤見她紅粉的頰兒上，掛了兩點眼淚，這意態真個是楚楚動人，我見猶悔。遂低頭吮吻着她的頰兒和小嘴，甜甜蜜蜜溫存了一回。笑道：

「你別傷心了，我原是一時憤怒，所以說出這樣激烈的話。其實我也不會辭歇他生意的，他一切的罪惡，我總瞧在姊姊的情分上，饒恕他是了。你何苦焦急呢？」

楚屏覺得完全勝利了，她心裏這一快樂，幾乎要嘖嘖一聲笑出來。但她竭力又鎮靜了態度，顯出無限底柔情的意態。說道：

「那麼你也別太傷心了，明兒我給你去弄個姑娘來吧！……」

「多謝姊姊美意，我想像霞妹這樣溫文女子，尚且使我失望，我也不希望再娶什麼妾了。……唉！……」

濟濟這幾句話，顯然是非常的心灰。楚屏聽了，心頭却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滋味。濟濟他說霞妹這樣溫文女子，可見他心中不但一些兒沒怨恨她，而且還非常的憐惜她，這樣他顯然仍不能忘情春霞，這對於自己總有些兒酸溜溜的不受用。但他既不希望娶妾了，我自然也不用擔憂了，去一春霞，竟是斬草除根，死了他的心，這我心裏自然又甜滋滋的歡喜。……不過他既不再娶妾，晚上當然要天天和我同床，那麼我和一舸的歡娛機會恐怕是很少了，這我又覺戀戀不捨，天下的事情真好難兩全啊！楚屏心裏雖然這樣沉思，但表面上却也裝出非常哀怨的神氣，嘆了一聲。柔和的說道：

「你也不用灰心，說來說去總是我不會生育不好，假使我能產一個孩子的話，還有這許多枝節的事情發生嗎？」

人心總是肉做的，楚屏既不願丈夫娶妾生育，同時又願自己和人私通，像楚屏這樣婦人的心，社會上雖有這樣的典型，但究竟不多。不過丈夫既對她這樣忠實，在她心裏自然也有悔悟的時候，她這幾句話倒是從真性流露出來。在她的意思，是說自己假使能夠生育的話，

和一舸當然不會私通，而濟濤也不會娶妾，這些枝節不都是爲了沒有兒女而起的嗎？所以楚屏說完了這兩句話，心裏既覺慚愧，又覺酸楚，倒真的淌下淚來。

「屏姊！這也許是我命中沒有兒子吧！怎能怪你？……唉！」

濟濤聽楚屏這樣說，又見她這樣哀怨的神情，一時也勾引起無限底傷心。伸手拭去楚屏的淚水，柔聲的安慰着她。但說到後來，自己也眼皮潤溼了。楚屏一時良心發現，躺在他的懷裏，柔順得像一頭綿羊似的，默默地溫存。

嚙嚙！壁上的鐘聲，已敲子夜兩時了，把靜悄悄的空氣震得粉碎。但沒有一分鐘後，室中依然恢復了他原有的沉寂。祇有窗外發狂似的夜風，和那紛紛的雪花，在半空裏怒吼。濟濤聽着身旁楚屏微微的鼻息，自己却一些兒不能入睡。腦海裏祇是一層一層的細想，春霞雖是一個貧窮人家的鄉下姑娘，但我瞧她的意態，半年來並沒有一些兒輕狂的舉動，難道她果然是外幽靜內淫蕩的女子嗎？這我猜想實在是不會的。那麼一舸却爲什麼承認和她私通已有四五個月了呢？恐怕一舸怕罪，誣她一口嗎？若果這樣，霞妹不是大受冤枉了嗎？唉！這樣風雪交加的寒冬夜裏，可憐她被驅逐後，不知在什麼地方安身呢？萬一她因吃苦不起，而尋了短見……啊！……這我是多麼的對不住她啊！假使她真的勾引一舸，那麼她就是吃苦，也

是自作自受，我也沒有對她不住。所愁的是她受冤枉了，……不過聽阿香告訴的話，春霞明明也戀着一舸，不然怎麼會和他胡調呢？但是我走進房去時，聽春霞不是圓睜杏眼，倒豎柳眉的大罵一舸強姦嗎？從這一點着想，霞妹實在是個貞節的女子。……濟濤東思西想，反來覆去的呆呆忖了一整夜，心裏大半是愛憐着春霞。因此不免有些怨恨楚屏的心太急太暴躁，從她平日對待春霞親熱的情形瞧來，屏姊實在是不會妬忌的。不過她今夜裏怎的這樣心狠，一些兒不肯容情，就毅然把她趕出了呢？可見她表面雖然大方，心裏多少含有些兒醋意的，而且她顯然是存了偏心，假使一舸是我的姪兒子，她恐怕就不會這樣幫助他了吧！濟濤想到這裏，心裏很怨恨楚屏，但爲了平日自己太愛她的緣故，所以現在反而有些怕她了。好像她說的話，我一定要依從她似的。照我意思，把一舸最好痛痛快快的責打一頓，偏楚屏叫我饒恕他。雖然我已經答應她了，但是我的內心真好苦悶啊！

濟濤雖明知春霞大半是受冤枉的成分多，不過當時經楚屏一聲獅吼，却忍痛眼瞧着春霞含淚板逐，而一無勇氣阻住，這濟濤的懦弱也可想可知了。此刻在楚屏柔媚的手腕之下，一回兒嬌嗔，一回兒撒癡，竟糊塗塗一心的把楚屏當作了好人，反而溫和地體貼她安慰她。這一半固然是怕她，一半却是忠厚處。雖然待楚屏睡熟後而怨恨她了，但他却無論如何不想

到楚屏和一舸做好的圈套，故意謀害春霞這一層意思。那麼至於姑姪兩人的私通，他是當然更不會想到了。所以他猜楚屏的幫一舸求情，是他的偏見，因為一舸是楚屏的姪子。濟濤這一分兒的忠厚，真所謂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。

一個忠厚的人，遇到了一件失意傷心的事情，他不敢遷怒別人，祇會自怨自艾的暗自愁苦。濟濤既然也是這一流的人物，當然也不能例外。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濟濤竟懶懶病了起來。

楚屏見濟濤病了，心裏自然很着慌，遂忙請醫給他診治。濟濤心中雖然怨恨楚屏，但見她伴在病榻，小心服侍，軟語安慰，一時也很感動。這天黃昏的時候，太陽已漸漸向西山脚下沉淪了，臥房裏籠罩了一層黯淡。楚屏叫阿香亮了電燈，問着她道：

「你把炭爐子弄弄旺，少爺第二汁的藥可以煎了。」

阿香點頭答應，把炭爐子拿出去，一回，又拿進房來。楚屏親自拿在藥罐裏和了水，放在爐子上。囑阿香好生看着，自己又坐到床邊來。祇見濟濤猶閉眼睡着，一回，他微睜眼睛，連說好香。楚屏聽了，便忙笑盈盈的說道：

「你醒來了，這是煎藥香呀！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了？」

「屏姊！我好多了，想不到竟會病了一星期，真累苦你了。」

濟濤見楚屏坐在床邊，柔情蜜意的陪伴着，心裏頗覺喜歡，遂把她的纖手拉來，輕輕的撫摩着。楚屏聽了，便揚着眉兒，烏圓眸珠一轉，低下頭去，低着他的臉兒。輕聲的笑道：

「濤弟！你怎麼說這個話，不是太和我客氣了嗎？」

濟濤沒有回答，祇望着她微微一笑。楚屏伸手給他被兒塞塞緊，秋波脈脈含情的又瞟他一眼，很關心的說道：

「濤弟！我勸你想得透澈一些兒吧！老憂鬱着自傷身子，爲了一個不要臉的婦人，那也太不值得了。瞧瞧你的兩頰，統共也祇不過一星期的日子，竟瘦削得多了。」

「屏姊的話不錯，我是並沒有憂愁着呀！」

濟濤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但說完了這兩句話，心裏却立刻又有了無限底傷感，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這時阿香把藥倒在碗內端來，楚屏接過，親自服侍他喝下。濟濤閉眼養了一回神，楚屏在床邊坐着却呆呆的想心事。一舸這孩子自從那夜抱頭鼠竄的走了後，現在差不多已有一星期，他却不敢來一次了，想起這一件事，真是又有趣又好笑。一舸給濟濤打了四下耳光，可憐他真比兒子見爺還害怕，動也不敢動一動，真也虧他受了。……想到這裏，



忍不住要笑出來。正在這時，忽見阿香悄悄進來，向楚屏擠眉弄眼裝手勢。楚屏見了倒是一怔，及至仔細一想，方知一定是一舸來了。遂點了點頭，一面回時向濟濟望了一眼，祇見他凝望着紫羅紗帳頂出神，似乎也在想什麼心事。便站起身子，對阿香叫道：

「阿香！你來給我侍候着少爺，中上那一方火腿嫩鷄，煮得一些兒不爛的，少爺說一些沒有味兒，讓我自己到廚房去瞧瞧吧！」

阿香聽少爺的搶花掉得真好，抿嘴幾乎笑了，遂忙點頭答應。濟濟聽楚屏這樣的替自己操心，倒很過意不去。便叫道：

「屏姊！你已辛苦了，別去料理了，他們也一定會煮爛的。」

「我沒有什麼辛苦，你放心，好好的養息一回，別東想西想，知道嗎？」

楚屏笑盈盈的瞞他一眼，濟濟自然很感激，點了點頭。楚屏方滿心喜歡的姍姍走出房去，到了會客室，見一舸身上的大衣還不曾脫去，他仍似不安的神情，顯然和平日有些不同。見了楚屏，便走上前來，低聲兒開口問道：

「姑媽！姑爹病着嗎？」

楚屏且不回答，伸手輕輕把他拉到西廂房春霞的臥室，掩上了室門。一面叫他脫了大

衣，一面拉他同在沙發上坐下。問他道：

「你怎麼知道姑爹病着呀？」

「阿香告訴我的，姑媽！我真嚇得不敢進來，這幾天在辦公室中真有些兒坐立不安……這事我真懊悔幹的……姑爹到底恨不恨我啦？他怎麼好好兒會病了？姨媽可曾回來？……姑爹要不要把我生意辭歇嗎？」

一舸這樣的東問一句，西問一句，顯然他內心是這一分兒的心慌意亂。楚屏伸手拍他一下，瞟了一眼，嘆的笑道：

「這樣驚怕的神氣作什麼？你放心吧！他不會歇你生意，同時而且還原諒你的。他自那夜春霞走後，第二天就病了，一直到現在還沒起床過，今天已完全好了。你怎麼直到今天方才來呀？」

一舸這才放下一塊大石，今見楚屏滿臉含笑的問自己，便瞅她一眼。笑道：

「姑媽！你倒說得輕鬆，我心裏却一刻沒安過呢？今天來我還是硬着頭皮，鼓足勇氣哩！」

楚屏聽他這樣說，忍不住吃吃的笑彎了腰。一舸見她這樣高興，便伸臂挽住了她脖子。

含笑問道

「那麼姑爹既大好了，他可有起來嗎？萬一瞧見我們在這兒，他不是要疑心了嗎？姑媽！我想，姑爹既能饒恕我，你此刻領我去請罪怎樣？那麼叫我一顆不寧的心，也好定了。否則，不知怎的，我好像做賊一般，終有些嚇斯斯的。」

「你這孩子真也胆小得可憐，你姑爹還睡在床上哩！他既不曉得你在這兒，他怎麼會知道我們的情形呢！至於去請罪，我想今天已晚了，不便見他，你還是明天早晨來吧！」

一舸聽楚屏這樣說，胆子便大了起來，把楚屏身子抱入懷裏，望着她笑道：

「姑媽！我給你姨媽捏去了，你顯然是得到了勝利。但我被姑爹打四記耳光，三下拳頭，實在到現在還隱隱作痛，你應該要給我一些酬勞呀！否則我不是太觸霉頭了嗎？」

楚屏聽了，忍不住扭着腰兒又吃吃的笑。一舸見她這樣風騷的意態，被她身子在自己懷裏一陣扭捏，頓時每個細胞起了變化，情不自禁的捧着她的粉臉兒，嘖嘖吻了兩下。楚屏恨恨的把他頰兒擰着，睨他一眼。嬌嗔道：

「我給你的好處還不夠嗎？連阿香這樣一個嬌小的身子，都酬勞給你了。你祇不過給我做這一件事，就老放在嘴裏要討好了，真勞駕你不得的，沒良心的小……」

楚屏說到這裏，秋波水盈盈的白他一眼，忍不住抿嘴又嫣然笑了。一舸却早給她擰得哼起來，笑着央求道：

「我的好姑媽！你快放手吧！我的臉頰本來是紅潤潤的，昨天我拿鏡子一照，紅暈全褪盡了。現在你這樣一擰，可疼痛得了不得呢！」

楚屏聽了這話，心裏有了一陣感觸，便放了手兒，真的把他臉兒捧來，凝眸呆呆的細瞧良久，果然覺得一舸的兩頰，不比半年前紅潤了，這就嘆了一聲。誰知一舸見她這樣情景，猛可把她腰兒摟住，低頭湊過嘴去，在她殷紅的唇上吮了一個痛快。一面伸手解她衣紐，一面笑道：

「姑媽！我一星期不曾來孝敬你老人家了。今天趁姑爹沒起床，這時我服侍你睡一回好嗎？」

「啐！你不是說兩頰紅潤全褪盡了嗎？好像都是我害了你似的。其實你在外面自己不知怎樣的胡調呢？」

楚屏把他手兒恨恨的摔脫，却已站起身來。一舸見了，慌忙也跟着站起，拖住她手兒，  
說着說道：

「我又不曾說姑媽害了我，你多什麼心呢？」

「不過我正經的勸你，你還是少纏着我好。阿香這孩子，你到底愛不愛她？假使喜歡的話，我就收她作了女兒，真的嫁給了你怎樣？」

楚屏聽他這樣說，便回過身子，正經地對他說。一舸摟住她的脖子，吻着她的頰兒，涎皮嬉臉的笑道：

「阿香我喜歡，但是姑媽我更心愛呀！好姑媽！你難道要拋棄我了嗎？……這我無論如何捨不得的。……」

一舸說到後面一句，真的有些兒哽咽模樣。楚屏想起他的恩愛纏綿，心中一時也不忍割愛，這就把他緊緊抱住，把小嘴送到他的唇上，吻着道：

「你這孩子真是我命中的魔星，放心吧！我決不拋棄你的。……今天夜裏你要住在這裏，我就叫阿香來陪你好嗎？」

「姑媽！你今天夜裏難道不好陪我睡嗎？我實在離不得你呀！」

楚屏見他偎在自己懷裏，真個像小孩子那樣的柔順，心裏又忘記了其他的一切，安慰他道：

「在家裏總有許多不便，明兒有機會，我打電話約你到旅館去，那時候我們不是可以一些兒不受拘束了嗎？」

一舸聽了，滿心歡喜，一面點頭，一面又把她嘴唇緊緊吻了一回，楚屏方才回東廂房裏去了。

一舸待楚屏走後，他便在室中踱了一圈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喜悅。偶然抬頭，瞥見壁上掛着春霞那張十二寸的半身小照，淺笑含顰，美目流盼，真是豔麗非常。一時凝眸呆望着出了一回神，心裏不免又想起那夜的一幕，這真正可惜，小袴也已經給我扯脫了，偏偏她醒來了，否則這一塊美味，嚐在嘴裏，是多麼的甜蜜啊！

一舸正在呆呆的出神，忽見阿香笑盈盈的端着飯菜進來，放在桌上。一舸見了阿香，便把她抱在懷裏，對準她小嘴，吻了一下。阿香格格的笑道：

「姪少爺！你別胡鬧了，先吃飯罷！」

「先吃飯，再吃你阿香的香肉兒吧！」

阿香啐他一口，忍不住抿嘴笑起來。於是兩人就坐在桌旁匆匆吃過了飯，阿香忙着收拾出去，又到東廂房裏去轉一轉，見少爺已用過飯，少奶伴在床邊說笑。見阿香進來，便瞞她一眼。說道：

「阿香！沒有事早些兒睡吧！我也就要睡了。」

阿香點頭答應，把綠紗帷幔拉攏，掩上房門，悄悄的又走到西廂房來。祇見一舸已躺在床上被裏等着她，見阿香進來。便招手笑道：

「阿香！平日你總是挨在第二，今夜我給你樂一樂吧！」

阿香抿嘴嗤嗤一笑，遂掩上房門，脫衣跳進被裏。一舸將她緊緊摟住，先親了一個嘴。一回，室中電燈熄了，祇聽阿香一陣格格的笑聲，在黑漆漆的空氣中流動！

次日，阿香先起身，一面穿衣服，一面兀是連打呵欠。一舸望着她紅暈的臉兒，却祇是嗤嗤的笑。阿香怕羞，白他一眼，便匆匆的奔出房去了，一舸暗自說了一聲這孩子真有趣夠味，一面便也起身。過了一回，見阿香又端了臉水進來，向一舸悄悄說道：

「姪少爺！少奶關照我說，叫你等回兒去向少爺請罪吧！」

一舸點頭答應，洗臉漱口完畢，用過早點，方才懷了鬼胎，走到東廂房來，阿香先在房

門口故意高喊一聲少奶！姪少爺來了。濟濤一聽，便忙對楚屏道：

「我不願見他……」

「濤弟！你這又何苦呢？他昨天就打電話來請姑爹的安，聽說你病了，所以今天急急前來看望。你見祇管見他，罵他一頓是了。」

楚屏說着，不等濟濤回答，便喊他進來罷！這就見一舸穿了大衣，彷彿真的從外面來似的。他垂了頭兒，走近床邊，叫了一聲姑爹。濟濤祇裝不聽見，閉眼不睬他。楚屏向他丟個眼色，一舸會意。便哭喪着臉兒，哀求道：

「姑爹！我罪該萬死，終看在我年輕不懂事，饒我這一遭兒吧！」

「唔！唔！你到外面坐吧！」

「一舸！你姑爹病着，怕煩惱的，你別說這些話了吧！祇要你改過自新，姑爹自然會原諒你的，我陪你到外面去坐一回罷！」

楚屏聽濟濤這樣說，便又向一舸使了一個眼色，一舸見了，遂和楚屏走到外面一間。兩人方欲說話，忽見阿香急急奔來，手裏拿了一封信。低低道：

「少奶！你瞧這封信是誰寫給少爺的呀？」



楚屏慌忙接過一瞧，祇見信封上寫着吳濟濤先生啓六個字，寄信人並無具名。楚屏覺得這字好像女子筆跡，一時心中好生驚奇，遂不管一切，先偷拆開來，展開信箋。和一舸並頭

瞧道：

親愛的濟濤哥哥吻鑒：

這驟然來的慘遇，真好像是一個晴天中的霹靂，妹做夢也想不到屏姊姊笑裏藏刀，竟有這樣陰險的心腸哩！

妹乃鄉村中一農家女兒，承哥納爲小星，中心感激，沒齒不忘，妹豈敢作此寡廉鮮恥的事情來嗎？哥與妹雖則同床僅半年，但妹的性情，以及妹平日的舉動，想哥常能目睹，哥的心裏，亦以爲妹果然像柳絮一樣的輕狂嗎？

那夜妹本欲竭力辯白，但瞧哥爲難的情形，彷彿心中有說不出的苦衷。妹爲避免哥賢伉儷口角起見，故而情願啣此不白之冤，毅然離哥而走了。但要知道妹當時的心中，是多麼的慘痛啊！

現在妹暫居友人家裏，哥接此信，若念妹與哥半年同衾之恩情，請哥速來一視。且妹腹中尚有哥的一點骨血，難道你也忍心真的不要了嗎？地址三馬路，正德坊，十

五號。妹在這兒等哥的到來，真好像大旱之望雲霓哩！祝你

健康！

妹春霞含淚拜書

楚屏一舸兩人瞧完了這封信，大家不禁都倒抽了一口冷氣。心中暗想，好險好險，幸虧落在我的手裏，不然這事情，真糟糕了。楚屏輕輕向一舸一扯，大家悄悄的走到會客室。楚屏冷笑一聲，恨恨的罵道：

「想不到這爛腐貨竟還有這一步手段哩！可恨！可恨！」

「姑媽！……那麼……這……到底怎麼辦呢？」

阿香見兩人凝眸沈思，都十分憂愁的神氣，便忙問什麼事？楚屏使悄悄的告訴了她，阿香眸珠一轉，低聲兒說道：

「少奶和姪少爺別急，這事情便當得很，祇要寫封回信去，是冒少爺的名，向姨奶大罵一頓，便聲言脫離關係，那麼姨奶不是也死了這條心了嗎？」

兩人正在籌思如何對付辦法，想不到阿香鬼靈精似的竟說出這個好法子來。一時不覺喜上眉梢，一舸更樂得把阿香摟在懷裏，狂吻不止。楚屏瞧此情景，未免有些不受用，伸了拳兒，在他背上狠狠一拳。嗔他道：

「你這小鬼發瘋了，……此刻怎麼這樣胆大了？快擬個信稿兒吧！」

阿香紅了臉兒，也打他一記，一舸連說是是，一面取小鋼筆，一面接過阿香拿來的信箋。沈思一回，方才落筆，短短寫了一封信，交給楚屏。說道：

「姑媽！你瞧瞧怎樣？再修飾幾句吧！」

楚屏拿來唸了一遍，一面在桌邊坐下，一面接過鋼筆。塗了幾個字，又加幾行字。方才拿給一舸，瞟他一眼。抿嘴笑道：

「就是這樣吧！你快騰清了寄出。我進房去了，不要他……疑心……」

楚屏說到這裏，身子已站起來。一舸忽然想着昨天楚屏說開旅館的事，便忙又追上去，拉住她手兒，悄悄的問道：

「姑媽！你說開旅館的事，到底什麼日子，先給我約定了吧！」

「你這孩子別說傻話了，這事情豈能預先約定？這是要隨機應變的呀！你心裏焦急，難道我不想……」

楚屏睨他一眼，說到這裏，覺得以下的話，究竟太不好意思，便對他抿嘴嫣然一笑，方才進東廂房裏去了。

楚屏到了房裏，笑盈盈走到床邊，見濟濟猶氣憤憤的樣子。便拉了他手兒，柔情蜜意的勸道：

「你身子纔一些兒，千萬別氣他了。剛纔我也狠狠教訓他一頓，他說事情原是被動的，不過他現在懊悔不該被姨奶迷住，現在姑爹氣出病來了，他心裏非常難過。我罵了他後，他竟眼淚出了。我想這孩子到底還有人心，原是這賤貨不要臉。如今這種過去的事情，也別想他了。你自己身子要緊哩！」

濟濟聽楚屏這樣說，表面上雖點頭答應，但心裏總有無限底疑惑。這時阿香含笑進來，向楚屏擠擠眼，楚屏知道一舸已經去了。

光陰匆匆，不覺又過三天，濟濟病愈起來。有時偶然踏進西廂房，瞧着春霞淺笑含顰的半身小影，想起春霞平日的溫重的意態，愈覺霞妹是不會勾引一舸的，因此心裏總是悶悶不樂。他爲了妥當春霞依舊在身邊一樣，所以半個月的日子，仍住在西廂房。有時獨個兒望着春霞小照滿了一回淚，有時候躺在床上抱了被角喊霞妹。濟濟雖恨一舸，但爲了楚屏生氣，所以見一舸到來，反而自己避走了，因此更成全了他們歡娛的機會。

這是一個靜悄悄的晚上，在一盞十五支光的電燈下的臥室中，坐着一對年輕的男女。男

的坐在桌旁，埋首疾書，女的坐在沙發上，手裏正結着絨繩衣。彼此默默也都沒說話，忽然一陣細碎的嘆聲，震碎了沈寂的空氣。那男子聽了，便回過頭去，手裏放下了筆，明眸脈脈地望她一眼。叫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別嘆氣，昨天寫了信去，今天沒有……明天準有回信來了。」

原來這兩入正是卿雲和春霞，春霞聽他這樣安慰自己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傷感。微抬粉頰兒，秋波脈脈含情的瞷他一眼，兩人四目相對，齊巧瞧了一個正着，春霞忍不住又嘆了一聲。卿雲見她這樣哀怨的神情，遂走到她的身邊坐下，裝做毫不介意的樣子，拿起已編結成大半的絨繩馬夾。微笑着搭訕道：

「你編結得真快，沒有幾天，就可以結成了呢！」

卿雲爲了春霞住在家裏沒有事，所以特地買了絨繩來給她編結，一面固然給她解悶，一面自己也正需要一件馬夾。春霞聽卿雲要穿的，心裏很高興，便快快的給他編結起來。此刻她爲什麼嘆氣呢？因爲她想着昨天寄出的信，照理今天該有回音了。但是偏不見到來，顯然濟濟也不要我了。但一回又想，假使濟濟來了，我和卿雲當然又要離別，那卿雲心中悲傷，我心裏不是更痛苦嗎？我自到他家裏一星期來，雖同床異余，但彼此情逾夫婦，當然在共腦

海裏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，一旦分離，怎不叫人心痛？春霞的嘆氣既有這兩種原因，在卿雲的心裏，也並非不知。但自己火樣的热情，竭力的被理智鎮壓着。所以爲避免大家傷心起見，不得不微笑着拿絨繩衣來搭訕。春霞聽他這樣說，也明知他不願引起彼此的感傷，遂也鎮靜了態度。含了嫵媚的嬌笑，柔聲道：

「冬天裏穿西服實在冷得很，我瞧你這凍着，心裏也有些寒兢兢的。編結得快些；你穿了不是可以暖些兒了嗎？」

這宛然是賢妻的口吻，聽進在卿雲的耳裏，真是又喜歡又感觸。明眸脈脈地凝望着她玫瑰花兒般的兩頰，柔情密意的頻頻點頭。笑道：

「天冷穿西服，最好有水汀火爐，不然真的受不住，但像我們窮人，那就根本談不到了。霞！時已不早，你別結了，怪冷的。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一時回憶在濟濟家的環境，實有天壤之別，不免也嘆了一聲，表示非常同情。正在這時，忽見房東一個九歲兒子匆匆上來，手裏拿封信兒，口裏喊道：

「白先生！下午來了一封信，是呂春霞女士，我們下面房客都沒有這個人，媽叫我拿來問問白先生，前兩天來的女人，是不是叫呂春霞啦？」

兩人聽他小嘴裏絮絮說出這一套話，心裏猛可理會，自己並不會開照房東，這就無怪他們不曉得了。他忙接過，連說是的，一面又說聲謝謝，那孩子便笑嘻嘻走下去了。

春霞接了這封信，心裏是跳躍得利害。暗自想道，我的意思，是最好濟濤親自來望我，現在他人沒來，却來信，不知是否約我到什麼地方去會面嗎？一面想，一面已把信箋展開。祇見短短的數行，上面寫着道：

春霞鑒：

你本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女，我收你爲妾，完全是可憐你的身世。你應該如何忠於你的丈夫才對，怎麼竟敢夫胆作此不要臉的勾當，你真是一個不中抬舉的賤婦。今既被逐，從此脫離夫妻關係，毋用再來多纏。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了。祝你

自愛！

吳濟濤覆

春霞瞧完這信，頓時花容失色，全身發抖，兩眼暈花，幾乎氣得跌倒在地。把信箋恨恨丟在地上，倒身在沙發裏嗚嗚咽咽哭起來。這情景瞧在卿雲眼裏，倒大吃一驚。連忙把信箋拾起，也瞧了一遍。卿雲既瞧了這封信，一時也愣住了。心裏不免有許多疑問，春霞說楚屏

陷害她，這話是否是真？再則，這封信是否濟濤手筆，也是一個問題？

春霞在沙發上哭了一回，便坐起身子，回眸瞧着卿雲拿了信箋出神的意態。她原是一個絕頂聰敏的姑娘，那有不明白卿雲的意思嗎？便收束淚痕，站起身來。對卿雲說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瞧了這封信，大概也有些疑心我不貞節吧！唉！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，濟濤想不到他有這樣的塗！……」

春霞說到這裏，傷心慘痛到了極點，忍不住又淚下如雨。卿雲暗想，不管這封信是不是濟濤寫的，顯然春霞已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。雖然我極願意留她住下去，但春霞不知情願不情願呢？卿雲既這樣沈思，自然對於春霞的話，並沒理會。誰知春霞倒引起了兩種誤會，第一，卿雲所以留我住幾天，原是暫時性質，祇不過盡些友誼義務。假使濟濤來了，我自然另住開了。現在濟濤寫來這樣沒情義的信，顯然我是無處安身的人了，我若在這兒住下去，這究竟算什麼人？再說他生活也很苦，一個人已負擔不起，怎麼再能增加一個不會生產的人兒呢？這就無怪他要憂愁了。第二，卿雲本來是很同情我的遭遇，此刻給他見了這信，也許他以為我真的是個淫蕩女子，因此鄙視我的人格了。春霞這樣一想，心裏非常慘痛。便含淚說道：



「白先生！濟濟既如此無情無義，我也不好意思久住下去。承你多情留我數天，此恩此情，我祇有待來生報答你吧！……」

春霞說着，便取了大衣，毅然要走了。卿雲心中這一急，早已搶步上前，把她攔住，沒有開口說話，那淚先奪眶吊了下來。

## 第九章 推食解衣深情過手足 產兒坐蓐高誼薄雲天

春霞這驟然來的舉動，固然是出於卿雲的意料之外。那卿雲淚盈盈的意態，春霞也是做夢都想不到的。當時兩人面面相對，不禁呆呆地都怔住了。良久，良久，兩人竟掩面都抽噎起來。

「霞姑娘！我沒有得罪你吧！……你這時要到那兒去呀？」

卿雲淚眼模糊地凝望着春霞海棠着雨似的粉頰，淒涼地問着。春霞聽了這話，方才明白自己是誤會了他的意思。心裏這就更覺悲酸，那滿眶子裏的淚水，愈加像泉水一般的湧上來。卿雲知道她接到這一封信，固然是非常的失望，同時一定還誤會自己在鄙視她的人格了，所以她竟連夜要走了。逆情不自禁的把她手臂上挽着的大衣拿來，丟在床上。回身又拉

了她的纖手，含淚柔和的叫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就不喜歡住在這兒，那你也該把這件絨繩衣結成了再走。不然叫我瞧了這將完成的馬夾，我的心……不是要時刻的慘痛了嗎……」

卿雲說着話，已拉她在沙發上坐下。春霞聽他這樣不捨得我離開，覺得他的話中都是含了鮮紅的熱血，不料我竟錯理會他的意思，因此而使他這樣的難堪……越想越傷心，一時也就倒在他的懷裏，嗚嗚咽咽又哭了起來。卿雲知道她內心是感動極了，所以投在我的身懷來。遂柔和地撫着她烏黑的美髮，輕輕的叫道：

「霞姑娘！祇要你不討厭我，我決不會來多你一個人……」

春霞聽了這話，她感入骨髓，再也忍不住的坐起身子，淚眼凝望着卿雲的臉頰，急忙辯道：

「不！不！白先生！你誤會我的意思了。當初你留我暫時住下，原想濟濤前來另租房。子。那你的情義，我已刻骨銘心。如今濟濤既忍心遺棄我了，我若久住下去，不是要加重你的負擔了嗎？我本身已是一個不能生產的人，往後還有這個孽障要墮地啦！

唉！我怎能忍心累苦你……啊！……」

春霞說到這裏，那淚又滾滾吊了下來。卿雲方知她是爲了自己着想，所以忍痛離我而去，其實她也並不是情願的事。因此愈加感到她的多情，便撫着她手兒。含淚說道：

「人類應有互助的義務，這我在故鄉的時候，是早已對你說過了。況且這幾天自你到我家後，我覺得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便利得多，顯然在家庭中，你很有生產的能力。所以我決不敢承認是負擔你的生活，實在是我倆在家庭中合作生活……不過我知道你是要避嫌疑的，假使你以爲我這人有品格的話，那我們就認作了親兄妹吧！……霞……不知你願意有我這樣一個哥哥嗎？……」

卿雲一口氣說到合作生活時，心裏這就恐怕春霞誤會自己有什麼歹意，所以紅了臉兒，停了一停，接着又說出這兩句懇切真摯的話。春霞感動到了極點，同時也傷心到了極點，這叫她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明眸脈脈地凝望着卿雲，雪白的牙齒微咬着鮮紅的嘴唇皮子，頻頻的點頭。那淚祇管在眼眶子裏湧出，滴到頰上，滿到嘴角，終於在衣襟上濕了一大堆。春霞忽然撲到卿雲的身上，抱住他的脖子，親親熱熱的叫道：

「哥哥！哥哥！……」

祇喊了兩聲哥哥，却又抽抽噎噎的嗚咽不停。卿雲冷不防瞧此情景，無限底喜悅混合着

無限底悲哀，默默地滲入了他已破碎的心房，這就情不自主的也把春霞身子抱住，假着她紅暈的臉頰，柔聲地叫道：

「妹妹！妹妹！……」

兩人互相摟抱在一起，默默地哭了許多時候，方才停止。大家離開了身子，明眸相對望了一眼，大家倒又難爲情起來。心中都暗想道，彼此既已結了兄妹，那是一件喜歡的事，爲什麼彼此竟要這樣傷心的嗚咽了呢？……這不是太希奇……太神祕了嗎？兩人這樣一想，臉上不由自主的都泛起兩朵桃花，默默地垂下頭來，眼瞧着自己的皮鞋脚尖，却是出了一回子神。

「妹妹！濟濤的筆跡，你可瞧得出嗎？」

卿雲見春霞俯身在地上又拾起那張信箋，凝眸看了一遍，那淚又滴了下來，便輕輕的問着她。春霞微抬粉頰，向他望了一眼，搖頭道：

「我在他家半年，却並不曾見他寫過一回字，所以瞧不出究竟是不是他的筆跡。」

「那麼照我猜想，濟濤既然是很愛你的，他恐怕決不會寫出這樣無情無義的信來吧！所以我想也許是楚屏逼他寫的，過幾天濟濤一定親自會來望你的。妹妹！你把這封信

好好藏起來，別傷心吧！」

春霞聽他這樣安慰自己，便收束淚痕，頻頻的點頭，把信收起藏好。拿了熱水瓶，在面盆裏倒了一半，擰把手巾交給卿雲。柔聲兒叫道：

「哥哥！爲了我的事情，叫你傷心滴淚，大冷的天，皮膚恐怕要開裂痕的，快擦一把臉吧！」

「多謝妹妹，那麼你自己也洗一個臉吧！」

卿雲接過擦了一下，便遞還給春霞。春霞見他這樣客氣，秋波盈盈的瞟他一眼，也不禁嫣然笑了。卿雲見她這一笑，真有說不出的嫵媚，一時也不禁爲之神往。望着她也擦過臉，又倒了一盃熱氣騰騰的玫瑰花茶，笑盈盈的送到自己手裏，祇說了一聲喝茶兩字，便低頭自坐到沙發上去了。卿雲回眸見她拿了絨繩，却又在編結了。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，同時又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？情不自禁也走到沙發邊站住。低聲兒叫道：

「妹妹！今夜天很冷，手指有些凍僵，你就別幹活了。」

「就是爲了天太冷，所以我不忍叫你每天凍着，要早些趕成哩！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便微抬粉臉兒，瞟他一眼，無限柔情蜜意的逗給了他一個嬌笑。卿雲

見他這樣疼愛自己，想起剛纔他挾了大衣要走的情形，這彼此實在是誤會的。心裏這就暗想，春霞待我這樣情分，何異我的愛妻。假使我倆永遠的能夠不離開，我就是一輩子不娶妻，那我精神上不是也得到相當的安慰嗎？卿雲這樣想着，便也在沙發上坐了下來，靜悄悄的瞧她幹了一回活。良久，良久，春霞回眸瞟他一眼，抿嘴嫣然笑道：

「哥哥！你呆瞧着我作什麼？想什麼心事嗎？」

「我想妹妹待我這樣好，我心裏真感激得什麼似的呢？」

「喲！哥哥！你待我不好嗎！我以爲我倆既結爲親兄妹，彼此自然不講客氣兩字。

哥哥！你想，對不對？」

春霞見卿雲兩手捧了茶盃煖手，明眸脉脉地凝望着自己，顯出無限真摯的神情。一時不免芳心一動，揚着眉兒，烏圓眼珠在長睫毛裏一轉，那頰上的笑渦兒這就掀了起來。但說到後來，不知又有了一個什麼感觸，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卿雲見她笑盈盈的雖然說着話，那兩手是依然不停地編結着。但她嘆了一口氣後，那玫瑰花兒般的頰上笑渦固然是平復了，就是連兩手幹的活計也停了。顯然當時是那一分兒高興，此刻又是那一分兒的悲哀。不過她好好兒的爲什麼要悲哀呢？這……卿雲想到這裏，心裏似乎隱隱有些作痛，所以他再也

不想下去，因為春霞是在問着自己，那自己當然不能不表示一些意思。這就點了點頭道：

「妹妹的意思……不錯……對的……」

卿雲似乎還記得春霞問的口吻是對不對，所以他在不錯下面有加上了一個對的。春霞見他說出來的這一句話，和他神情的表示，好像是不相附合。因為他臉部是顯現不悅的顏色，至少是帶有淒涼而哀怨的成分。同時他那兩眼，彷彿已失却靈活的動機，呆呆的祇管望着那盃中騰起的一股熱氣出神。瞧了他這一種若有所失的意態，於是在春霞底心頭，更激動了一陣無限底傷心，制不住那滿眶子裏的辛酸悲淚，又沾有了她整個的面頰。

「噢！妹妹！你怎麼啦？好好兒幹嗎又傷心了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天太冷了吧！妹妹！別結這勞什子的衣服了，我暖過了手，握握你，……你也喝一口熱的茶吧！」

卿雲見她並不回答，兩眼凝望着自己，那淚祇管默默地淌下來。雖然自己的心，被她辛酸的淚，是滴得幾乎粉碎了。但爲了要避免她過分的傷心，不至於傷她有孕的身子，所以竭力鎮靜自己的悲哀態度，顯出天真的意態，把那件絨繩衣擦過一旁，自己那隻暖過的左手，

柔情蜜意的握住了她的手，同時又把右手手中拿着的茶盃，遞到春霞的嘴邊，叫她喝一口。春霞見他如此多情的對待自己。真彷彿是我的一個親哥哥，一時免不得意思，遂湊過嘴去喝了一口。不料春霞臉上原是掛着淚水，當她低頭喝茶時，那淚水就都掉落到茶盃中去。卿雲並沒理會，自己也喝了兩口，春霞慌忙阻住道：

「我給哥哥換一盃熱的吧！……」

「不用，這盃也很熱的。……」

「那麼這盃給妹妹喝，我給哥哥再倒盃清潔的。……」

春霞見他不要換，很隨便的說。一時倒難了，眸珠一轉，便又這樣說兩句。卿雲本來是不注意，及至聽到清潔的三字，心裏這才理會了。望着她撲的一笑，說道：

「妹妹！你這話有趣，同樣的是一張嘴，你喝過了，難道就髒了不成？」

「哥哥！我並不是說因我喝過了就不清潔，因為那盃茶裏滲和了我許多的眼淚了呀！」

春霞聽他又誤會了，這就把臉兒愈加漲得紅暈，嬌媚地嫣然一笑，方才急急說出一個原因來。卿雲這才明白了，見她掛了眼淚會笑，這好像出水的芙蓉花兒上，尚沾着幾點晶瑩



瑩的水珠，更增加她嫵媚動人的意態。情不自禁的哦了一聲，把孟子放在旁邊的几上，緊緊握了她手兒。笑道：

「原來妹妹是爲了這個，其實眼淚是最最清潔的。現在妹妹既然不願我喝，我茶也不要喝了。但是妹妹千萬也別淌淚了，因爲你是個有身孕的人，產前是不宜過分傷心和憂鬱的。妹妹！你知道嗎？……哦！……答應我一聲吧！……」

卿雲真也有趣極了，他把春霞竟完全當作小孩子一般，自己先哦的响了一聲，叫她也照樣答應自己。這使春霞聽了，真是又喜又羞，又感激又滑稽，抿着嘴兒嗤嗤一笑，到此也就情不自禁的投入卿雲的懷裏去了。卿雲撫着她雲髮兒笑了，春霞也笑了。

這時兩人心中不免都暗暗的細想，春霞覺得卿雲真是一個多情的少年，濟濟雖待我好，一半還全靠物質方面，那究竟沒有什麼意思。像卿雲這樣溫文可愛能夠體貼女孩兒家的人，就是他環境再苦上一倍，我也情願有他這樣一個好夫婿。可是現在是遲了，我要想再和他有結合的一天，恐怕是祇有待來生吧！雖然我倆在過去原有很深的情意，我記得自己也曾被他接過吻，在當時我熱烈地希望他終是我的丈夫了，誰料到在這半年不到的日子中，竟有這樣的慘變。怪我負心，甘心下賤給人家作妾吧！這是天曉得，也未免太冤枉了……唉！總

而言之，是環境造成了我的命運。春霞心中既這樣想着，自然是停止了笑，躺在卿雲的懷裏，那眼皮兒又潤濕了。

卿雲撫着她的雲髮，心裏不免也想起了前情。我的眼力雖然不錯，用了十二分的誠意和真摯的熱情，打破了一切的階級觀念，赤裸裸的愛上了她。以爲春霞一個鄉村中的姑娘，好像是一朵青草中的野玫瑰花，終不至於有人注意她吧！所以我抱着十二分的放心，回上海來讀書。以爲不久的將來，祇要我不變心，她總是我的愛妻。誰料到魔鬼似的趙媽，第一先來使用破壞的手段，因此在我們倆堅固的愛情上，開始就起了一條裂痕。假使春霞不疑心我已定親了的事，我知道她還未必肯跟濟濤作妾去。所以怪春霞的負心，實在也不能夠的。總之，我的福薄，命中是不能得到這樣一個愛妻吧！一陣一陣的悲哀，滲入了他空虛的心靈，忍不住那眼淚也奪眶而出了。

兩人默默地相倚相偎的溫存了一回，彼此忽然都發現了各人臉上的淚水，好像十分虛心的大家急忙拿手背去揉擦眼皮，回眸脉脉地又相互望了一眼，這就忍不住都又嫣然笑了。

「妹妹！你又淌過淚了吧？」

「哥哥！你自己……呢？……」

春霞秋波睜他一眼，雪白牙齒微咬着嘴唇皮子，不覺又撲的笑了。這意態在嫵媚之中，還帶有了淘氣的成分。卿雲愈瞧愈愛，愈瞧愈美，情不自禁伸手摟住她脖子，格格的笑道：

「我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妹妹，我還淌淚幹嗎？你不見我此刻驚喜欲狂的神情，也可想我的內心是感到這一分兒快樂了。」

春霞冷不防他有這個舉動，一時芳心可可，又驚喜，又羞澀。也緊緊摟住卿雲的脖子，把自己的臉兒，親親熱熱的貼在他的頰上了。

「哥哥！時候不早了，你穿着這樣薄的衣服冷嗎？還是早些兒睡吧！……」

纏過了良久的擁抱，兩人方才離開了身子。春霞摸着卿雲的手兒，是十分陰涼，遂繞過無限媚意的俏眼，脉脉地睜他一眼，輕聲兒說出這幾句體貼的話。但既說出了口，倒又害羞起來。兩頰頓時飛起了一朵紅桃，自管起身到床邊摺被去了。

「妹妹！明後天我再買一張床來，那，我們兄妹倆就可以安安稳穩住下去了。」

卿雲睡在被裏，瞧着春霞脫了豹皮旗袍，羞答答，鑽進外面另一條被裏。因為已經決定春霞是不走了，所以他便含笑懇誠的對她說着。春霞聽他這樣說，心裏真感動得了不得，一面笑着點頭躺下，一面芳心暗想，卿雲這樣好的少年，不要說全中國找不出，恐怕全世界再

也找不出第二個了，他又時時爲了要避免我的不高興，所以他在說話之間，老是顯出非常的清白，表示我倆雖睡在一張床上，却是純潔得同日月一樣。不然，他又何必一定要說我們兄妹倆安安穩穩住下去呢？顯然我們的同居，是並不含糊的。其實我倒萬分願意從此服侍他一生，但我爲了不忍我這個已污過的殘軀，再讓他純潔的愛着，所以我倆今生是祇有到兄妹間的愛，算爲最後的一道防線了。想到這裏，無限傷心，陡上心頭，蒙着被兒，暗暗的又淌了半夜的眼淚。

卿雲見她在腳後一頭躺下了，遂伸手熄了電燈。心中也暗想，愛情這樣東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，同時也自由不受任何一切約束的。像春霞的嫁濟濤的作妾，是環境逼迫她不得不如此的，所以她雖然已是一個婦人了，我並不憎厭她的不純潔而不愛她。假使濟濤真的遺棄她了，我情願她依然給我作個永久的侶伴。但我所考慮的就是這一封信，也許並不是濟濤的親筆，那我終希望濟濤能夠仍和春霞有團圓的一天，假使能夠不使春霞失去她的貞節，我決不忍心去愛上她。所以我爲她的貞節着想，我不能有超越過兄妹間愛的範圍而愛她。雖然我內心是很痛苦，但究竟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呀！這夜裏兩人都這樣想着，雖然各人的心裏蘊藏着火樣底熱情，但爲了各人底理智太堅強的緣故，所以反而都暗暗淌了許多的眼淚。

過了兩天，卿雲在北京路買了一張白磁的鐵床，舖在下首的房裏，又買了一張新的被單，給春霞睡。春霞自然是感到心頭，把卿雲所有的事兒，都給他料理得舒舒齊齊，完全做了賢妻的職務。兩人相敬相愛，外人不知底細的，誰都嘖嘖稱羨是一對挺好模樣兒恩愛纏綿的兩小口子哩！

流光如駛，匆匆之間，過了殘冬。記得廢曆除夕的那夜，卿雲伴春霞去瞧一次電影，名叫紅粉飄零，裏面情節，頗象徵兩人底生命，所以去的時候高高興興，回來兩人却相抱着又哭了一場。

一回兒花開，一回兒花落，那大好的九十春光，早已亦在人間悄悄地溜走了。夏之神帶了火樣熱的天氣，却毫不容情的進襲到大地。人們在極度炎熱的氣壓之下，揮着那流不完的汗點，口裏都說上一聲天怎麼這樣熱？顯然在每一個人的心裏，對夏日是感到了相當的惘厭。

這是一個午後三點鐘的時候，春霞穿了一條黑印度綢的袴子，上身一件白小紡的衣衫。因為她是已將分燒的人了，所以不常穿旗袍。她坐在椅上，手裏拿了一件卿雲的襯衫，給縫脫下的紐絆。低了頭兒，心裏暗暗的細想，我和卿雲已同居了半年多，自己從濟濟那裏，

出，原祇有一件皮袍子，此後的夾衫單衫都是卿雲給我做的。他自己情願不添一套新的西服，千省萬省的省下來，都用在我的身上，唉！這樣多情的少年，怎不要叫我感激零涕呢？當初我原想濟濟會來看我，現在想來，那封信竟是濟濟的親筆了。唉！想不到他有這的狠心，我還記着他作什麼呢？……

「霞妹！你怎麼不睡個午覺？還幹活兒，那不是太巴結了嗎？」

春霞正在一個人感嘆，忽見亭子間裏的田大嫂笑盈盈上來喊着自己。便忙含笑讓坐，一面倒茶，一面說道：

「大熱的天，我也睡不着。雲哥的衣紐都落下了，我趁空給他縫上了。田大嫂！你沒事我們正好撩天解個悶兒。」

「霞妹！我可不是客人，你還倒茶哩！」

田大嫂一面接過茶盃，一面兩人便坐了下來。春霞望着她嗤的一笑，便又自幹着活兒。田大嫂喝了一口茶，把盃子放在桌上。低聲兒說道：

「你臨盆不是在這一個月裏嗎？今天已是二十了，想來這幾天裏總要產了。白少爺對我說，他白天裏在外面辦事，萬一你肚疼起來，叫我把你送到產科醫院去，同時

又叫我幫一個月忙，我想白少爺這樣替你想得週到，這是一個很好的夫婿，也不過如此呢？這就怪不得你凸了肚子，不管吃力，要給他縫衣了。想你們倆人這樣相敬相愛，好像是一對小夫妻。……吳少爺既然如此沒情沒義，你就索性嫁給白少爺好了。……」

春霞聽田大嫂竟說出這一篇話，頓時兩頰罩了一層紅暈。心裏無限感觸，輕輕嘆了一口氣。眼皮兒一紅，却低頭淌下淚來。田大嫂瞧此意態，心裏好生不解，便又問道：

「霞妹！照理我原不該和你說這些話，但我和你在故鄉是多年鄰居，彼此原像自己人一樣，所以不管你見怪，這從實直說了。當初吳少爺要你作妾，你不是曾和我商量過嗎？我因為你孤苦零丁，無依無靠，既然吳少爺納你作妾，況且他年紀也不大，所以我就一口贊成。誰料到他這樣無情，現在白少爺既這樣深情待你，我為你終身幸福着想，所以你還是嫁給白少爺好，你怎麼哭了？難道你不能忘情吳少爺嗎？……」

春霞聽她又這樣說，一時心裏就起了疑竇，以為是鄉雲叫她來作說客的，遂微抬粉頰兒，凝眸望她一眼。低低問道：

「大嫂子！你這意思可不是雲哥和你說的嗎？」

「這個你別瞎猜他，白少爺是並沒有對我說過。我是個心直口快的人，見你們既這樣深情，所以我又嘴快了。」

田大嫂這樣正經的辯說着，春霞當然相信並不是卿雲的意思。一時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暗想，假使是卿雲的意思，那我還有個不情願嗎？遂搖了搖頭，含淚說道：

「大嫂子！你的意思雖說得是，但這些你原不知道的。白少爺是一個前途有希望的少年，我却是一個被人家遺棄的婦人，你想，我怎能忍心去愛上他，因為我已是一朵凋謝的花朵兒呀！……」

「霞妹！這你也未免自視太低了，白少爺假使不愛你的話，他會待你這樣的多情嗎？」田大嫂見春霞說完了兩句話，那眼淚又撲簌簌的滾下來。心裏也很難受，便又這樣的代卿雲聲明。春霞却又搖了搖頭，低聲兒說道：

「大嫂子！你不知道，雲哥雖然待我非常好，但我們原是純潔的兄妹之情，他是一個理智健全的少年，他決不肯含糊的做不合理的事情。所以你的意思，我雖然感激，却不敢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把手背揉擦了一下眼皮，却不再說下去。田大嫂聽了，心裏真敬佩得了不



得，也感嘆不止。春霞這時把襯衫縫好，又摺舒齊了，放在一隻五斗櫥裏。田大嫂在寫字檯上隨手翻着一本簿子，裏面全是密密的鋼筆字。便回頭望着春霞，笑着問道：

「霞妹！這是白少爺寫的吧！我瞧他天天寫到十二點鐘，這寫了究竟有什麼用呀？」  
春霞聽田大嫂這樣問，心裏頓時又覺無限悲酸，輕輕嘆了一口氣，走到桌旁，兩手撫着那本稿紙。柔聲的說道：

「大嫂子！這是雲哥寫的小說稿兒呀！唉！……我想着雲哥待我的恩情，我真要哭個不停的呢！他每月的薪水是五十元，除了十二元房金，尚有三十八元，柴米日用開銷，總要三十元左右，幾個月來的餘錢，都給我做了衣服。上個月他對我說道，妹妹下個月要分娩了，當然要一筆費用。薪水是祇夠每月開銷。所以他預備做一部小說，大概一個月可以脫稿，售給坊間，約有百元左右，說刻苦一些，總可以給妹妹做一次產蓐的使用了，叫我別憂愁。大嫂子！你想，他用盡心血腦汁，千辛萬苦的做成一部小說，却給我作分娩的使用……我懇切的相信，世界上要再找出這樣好人，恐怕是沒有的了。……」

春霞一口氣說到這裏，早已聲淚俱墜，幾乎要嗚嗚咽咽哭泣起來。田大嫂心裏也真驚奇

得了不得，暗想，白少爺既不存着要看中春霞的心理，而情願這樣赤胆忠心的盡互助義務，這不但是難得，簡直是不可得，真前世裏兩人不知是什麼緣分呢？忍不住也贊嘆不絕，一面又勸春霞說道：

「霞妹！你這人癡了，白少爺既然和你認作親兄妹，他待你好，原也是分內之事，況且你作妹子的給他料理家務，實在也很替他出力，大家都赤裸裸的相待，你該喜歡才是，怎麼倒反而傷心了呢？大熱的天，害你傷心淚落，這倒不是我的不是了。」

田大嫂忙站起來，在手巾架上取下手巾，遞給春霞拭了眼淚。春霞謝了一聲，方才收束淚痕。兩人又閒談一回，時已黃昏，田大嫂方才回亭子間去。春霞遂給卿雲預備好洗臉水，短袴汗馬夾都取出放好。一面點了洋風爐子，煮了綠豆粥。看看桌上的鐘已敲六下，春霞知道卿雲就要回來了，便先在房門口迎着他。約摸十分鐘後，祇聽扶梯上一陣咕各的皮鞋聲。「哥哥！哥哥！你回來啦！快脫了上褂子吧！真累苦你了。」

卿雲拖着沈重的步伐，十分疲勞而又十分悶煩的走到了樓上。就見春霞站在房門口，笑盈盈的好像小鳥兒一般的迎着自己。一時把那滿腔的煩悶都化爲烏有，滿額是汗的臉頰上，浮現了一絲笑容。搶步上前，握着她纖手。柔和的微笑着：

「今天還好，不算十分熱，外面風很大。」

兩人說着話，已是走進了房中，春霞親自給他脫了上褂，一面又倒了面水，讓卿雲擦了臉，又泡上一盃好茶。秋波盈盈的瞞他一眼，抿嘴笑道：

「哥哥！我給你擦一下背吧！」

「不！不！妹妹！你凸了這樣大肚子，我怎敢勞你擦背？」

「那麼哥哥的汗衫和短袴放在床邊，你自己拿吧！」

春霞見他不肯，也就罷了。遂把腳盆給他放在旁邊，自己給他掩上了房門，却悄悄兒到田大嫂那裏閒談去了。

晚上，兩人吃過晚飯，卿雲照例坐在寫字檯旁的一盞檯燈下，握了鋼筆，又開始他寫作的工作。春霞輕輕走到他身旁，柔情蜜意的叫道：

「哥哥！這樣大熱的天，你白天裏已辛苦了一整日，晚上若飯後立刻就寫，那不是要闕出病來的嗎？反正這幾天也許不會養，你可以不必急於要脫稿呢！」

「妹妹！你放心，我自理會得。因為沒有多少了，也許今夜裏就可以脫稿了。」

卿雲聽春霞這樣說，便回眸望她一眼，笑盈盈的說着。春霞明眸中含了無限感激而又無

限哀怨的目光，凝望着他脉脉地無語，忍不住嘆了一聲。但卿雲却沒注意她，依然回過頭去，握筆在紙上簌簌的寫了。春霞望着他低了頭的後影，粉頰上早又沾了兩點晶瑩瑩的淚水。呆呆的出了一會子神，忽然在桌上拿過一柄紙扇，站在卿雲的背後，輕輕的揮扇着。

「喲！我道怎麼後面有一陣陣涼風，原來妹妹給我扇着哩！妹妹！你快停手吧！你是一個要分曉的人，怎可以呆呆的久站着？這不是反使我心裏不安嗎？」

春霞站在後面給卿雲揮扇，因為卿雲的精神全集中在小說的人物上，所以却並不會覺着。經過了良久的時候，卿雲方才覺得了。連忙回過身子，果然見春霞兀是揮着扇子，一時又焦急又喜悅，連忙站起來，拿下她手中的扇子，把她拉到床邊坐下。又笑道：

「有多少時候了，妹妹！你真孩子氣，難道不怕腳酸嗎？」

「那裏就會腳酸哩！哥哥爲了我，早幹晚幹，一天忙到夜，難道叫我心裏能夠安嗎？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便把身子靠在他的懷裏，嫵媚地瞞他一眼，這意態顯然是無限底柔情蜜意。卿雲見了，便偎着他臉兒，默默地溫存了一回。笑說：

「妹妹！一個年輕的人勞苦原不要緊，祇要心裏快樂，那就是了。你瞧我早起晚息，

好像十二分的辛苦吧！其實我自己一些兒也不覺得呢？倒是妹妹有身孕的人，千萬不能過分的勞力。所以你也別陪着我，更不用給我揮扇，你只管自己靜靜的躺着休息。……知道嗎？……現在我親自給你睡好了……你起來……我可不依你……」

卿雲一面笑着說，一面竟不徵求春霞的同意，將她的身兒抱到床上，伸手脫去了她的香檳皮鞋，手指點着她，還望她憨憨的笑，這意態還帶着大人對付小孩的成分。春霞真是感到心頭，愛入骨髓，爲了要給他一些兒安慰，祇得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還逗給他一個嫵媚傾人的嬌笑！

這晚卿雲把稿完成，時已子夜一時，他把鋼筆套上，放進抽屜。站起身子，伸手臂打了一個懶腰。因爲工作完畢，心裏感到相當的快樂和興奮，口裏這就不由自主的哼起歌曲來。及至想到別驚醒了春霞，連忙把手按住了嘴。誰知這時候，却聽春霞柔聲的叫道：

「雲哥！你現在總可以睡了吧！」

「咪！霞妹！你還不曾睡熟嗎？」

卿雲連忙回身走到床邊，祇見春霞卻從床欄上靠了起來。春霞聽他這樣問，便眸珠一轉，拉了他手，誠懇的說道：

「哥哥爲我這樣勞苦着，我倒安心能夠睡得着嗎？」

「那麼現在我寫完了，你總好安心睡了吧！妹妹！我真高興，明天就可以拿到書店裏去了呢！」

卿雲聽她這樣說，揚着眉兒，精神也興奮到了極點，愛她也受到了極點，這就情不自禁兩手捧過她的臉兒，對準了她的小嘴，嘖的一聲，早已接了一個吻去。春霞因爲這大半年來，卿雲從沒有這個舉動，此刻冷不防被他吻了一個嘴去，自然是意想不到的事，芳心不免蕩漾了一下，瞅他一眼，紅暈了臉兒，啾啾一笑，却又返給他一個嬌嗔。卿雲既吻了她後，一時又難爲情起來，笑着說了一聲妹妹晚安，便急急逃到上首床上睡去了。

第二天黃昏的時候，卿雲在報館裏，把稿紙整理了後，拿到排版間裏，方欲回家時，忽然接到田大嫂的電話，說春霞肚痛，已把她送進產科醫院，白少爺不用回家，就直接到醫院去好了。卿雲一聽，心裏喜悅十分，連連答應，便興匆匆的到產科醫院瞧春霞去了。

卿雲到了醫院，問明了房間，一脚跨進，祇見春霞已躺在床上，旁邊睡着一個嬰孩，竟已產下了。看護小姐是個喜歡說笑話的人，她見卿雲進來，便把嬰孩抱起，給卿雲瞧道：

「白先生！是個小弟弟！你瞧瞧，白白胖胖的真像你哩！……」

## 第十章 爲子守義迴腸千重結 感君貧病報德一身輕

看護小姐原不知道他們不是一對夫婦，以爲一個年輕的少婦在醫院裏做產，一個年輕的少年會來看望她，那麼除了兩小口子的關係外，難道更有較丈夫還親密的人嗎？所以她是毫不思索的抱起嬰孩，交給卿雲，說小弟弟很像白先生的話了。當時卿雲接過嬰孩，聽了她話，倒是窘住了。這還是回答像好呢？抑是回答不像好？一時也祇好含糊的唔！唔！响了兩聲。不過他又覺得這樣對付人家，似乎有些失禮，爲了要竭力遮掩自己的窘態，不得不裝做毫不介意的神氣，含了微笑，向看護小姐也問着道：

「密司！不知她產下有多少時候了？」

「你夫人四點三刻進院，因了各人的胎氣不同，所以你夫人並不腹痛，祇是腰酸。腰酸的胎氣很好，較腹痛要快得多，所以沒有二十分時間，你的小弟弟就產下了。白先生！你真幸福，你的夫人孩子都平安！」

卿雲所以這樣問一句，原是要避免自己的窘態，不料這位有趣的看護小姐，偏是個很喜歡說話的人。她聽卿雲祇問了一個她字，這樣簡單的稱呼，除了自己底愛妻，當然沒有什麼

人可以作代名詞了，所以她是更不考慮的笑盈盈回答。誰知聽進在卿雲的耳裏，更窘得紅暈了臉兒說不出話來。覺得若再讓她說下去，一定還有許多夫人孩子的話。夫人兩字，似乎很有些刺心，於是他眸珠一轉，這就有了主意，伸手在袋內摸出皮匣，點數了五十元鈔票，交給看護小姐。點頭含笑道：

「還不曾付過費用了吧！謝謝你，給我拿到賬房間去，多少待出院時算罷！」

看護小姐接過，含笑退出房去。卿雲這才回轉身去，兩眼柔和地去望床上的春霞。祇见她兩眼微凹，嘴唇淡白，顯然爲了剛纔小弟弟下地，曾經過一度竭力的掙扎，因此而造成她憔悴的意態。

「……哥哥……你從報館裏來的嗎？」

春霞見卿雲回過身子，那兩頰上立時添了一團團的紅暈，揚着眉兒，烏圓眸珠在長睫手裏滴溜的一轉，那傾人的笑渦兒，這就深深地揪了起來。卿雲瞧她這意態，顯然在喜悅的成分中還帶有無限底嬌羞，猛可理會看護小姐的話，兩人四目相窺，因此忍不住嘖嘖一聲會心笑了出來。卿雲移步到床邊，把嬰孩望了一回，覺得眉清目秀，五官端正，那雙小眼睛和那張小嘴，實在很像春霞。便望了一回嬰孩，又望了一回春霞。微笑道：



「妹妹！那看護小姐真有趣，偏說小弟弟像我，像我這從那兒說起？像妹妹那倒是真的哩！你瞧過了沒有？妹妹！小弟弟這張小嘴兒真像妹妹那樣的可愛呢！」

「嗯！哥哥！怎麼不能像你啦？小弟弟像他的媽媽，難道不能像他的娘舅嗎？……你這話……顯見……」

春霞聽卿雲這樣說，秋波盈盈的白他一眼，撮了小嘴兒，竟噤了一聲，向卿雲不依起來。卿雲再也想不到春霞已做了孩子的母親，而自己本身還是一味的天真稚氣，竟在自己面前撒嬌了。一時真把她愛到心頭，忙望着她啞啞的笑着。連賠不是道：

「像我就像我，妹妹！你生什麼氣啦？……唔唔！……妹妹！你再瞧瞧，小弟弟的鼻樑真的很像我哩！……」

卿雲這幾句話聽進在春霞的耳裏，芳心可可，不住地蕩漾。一面接過孩子，給他躺在床裏。一面繞過無限媚意的俏眼，脉脉含情的瞟他一下，這就無限得意而又無限嬌媚地露齒嫣然笑了。卿雲瞧她這一笑，真有說不出的好看。情不自禁的在她床邊坐了下來，無限溫和地撫着她纖手，明眸凝望着她玫瑰花兒般的嬌靨，自己臉頰上的笑容，也就始終不曾平復過。

「哥哥！你幹嗎這樣高興？」

「妹妹！你這話奇怪，我不能高興嗎？……我告訴了你，你心裏一定也要更高興哩！今天早晨，我把那部稿子先拿到坊間，坊主人因知我是報館編輯，他情願出我一百二十元稿費收下，並囑我以後有稿子，祇管拿去。妹妹！你想，我這是多麼歡喜。不料我在報館剛要回家時，更喜歡的消息又來了。就是田大嫂來電話，說妹妹腹痛已送到產科醫院，我一聽了後，立刻趕了來，果然妹妹產蓐平安，而且還是一個弟弟，你想，這不是叫我代妹妹要喜歡人嗎？」

一陣一陣底喜悅，滲入了她甜蜜的心房。春霞聽完了卿雲的告訴，她情不自禁的把那條粉嫩玉臂，勾倒卿雲的脖子，兩人的臉兒距離，祇不過三四寸遠，秋波脉脉地含了無限底柔情蜜意，凝望着卿雲。露着一排雪白的牙齒，微微笑道：

「可不是？這孩子也真識趣，他彷彿知道哥哥已把稿兒完成了，所以在第二天就到人間來了。……祇不過早起晚息累苦了哥哥了。……」

春霞本是含了嫵媚的嬌笑，但說到這裏，同時又瞧到卿雲清瘦的臉龐，一陣無限底感激和愛憐，驟然又陡上她的心頭。制不住那滿眶子裏的辛酸之悲淚，一顆一顆的湧到頰上來。

「妹妹！你別孩子氣了，歡歡喜喜的事情怎麼又傷心了？……」

卿雲被她挽着脖子，這就聞到她口腔裏微發出一陣幽香，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今見她又淚盈盈的沾了滿頰，一時無限憐惜，情不自禁的給她拭去淚痕，低下頭去，在她櫻唇上無限柔軟地吻住了。春霞並不躲避，她心裏感動極了，她祇覺得自己心目中，除了卿雲一個人外，什麼一切都沒有了。所以她是柔順得像嬰孩在慈母懷裏一般，儘讓他默默地溫存！

「哥哥！你給我孩子取一個名兒吧！」

經過了良久的吮吻，卿雲生恐勞乏了她，便慢慢的抬起頭來。春霞的頰兒是嬌豔得可愛，她無限羞澀的繞過無限媚意的俏眼，脉脉地瞟着他。低聲的說出了這兩句話，彷彿是要掩飾她的難為情。卿雲聽她要自己給孩子取名字，這倒有些不好意思。逆懸懸地笑着道：

「妹妹！你自己取一個吧！」

「哥哥！你不能取嗎？唉！可憐他是個沒爺的孩子，你做娘舅的真要好好兒的照顧。哩！怎麼連取個名兒都推却了？況且這孩子所以能夠安安穩穩到人間來，也不是全虧你哥哥嗎？你雖是他的娘舅，可是你實已盡了做爸的責任哩！……」

春霞說到這裏，又羞澀又傷心，忍不住掩着臉兒嗚咽了。卿雲聽了這話，心裏也又喜悅又感觸。今被她一哭，倒着慌了。連連說道：

「妹妹！妹妹！我又不曾推却，你傷心什麼？……快別哭了，你再滴一滴眼淚，我的心兒立刻就碎了。……」

卿雲這幾句話，真的把春霞止了嗚咽，同時用手背揉擦了眼皮，頰上拭得一滴眼淚都沒有。卿雲見她果然依自己的話，而且那擦淚的意態，還有些孩子的成分，這就忍不住望着她啾的一聲笑了。春霞被他一笑，心裏便愈加不好意思，瞟他一眼，別轉臉兒去。卿雲雖不見她臉部的表情，但猜想過去，顯然一定也在笑。心裏更感到她的稚氣可愛，那臉上的笑容，因此也就始終不曾平復過了。

「妹妹！你回過臉兒來，我給孩子取名叫大雄，你瞧好嗎？」

「大雄嗎？取得好極了，我就喊他雄兒！雄兒！……」

春霞聽卿雲把名兒取出，方才回身過來，抱着她的嬰孩，笑嘻嘻的叫着。卿雲見她這樣高興模樣，倒是出乎意料之外，一時不禁爲之愕然。但兩人相互的望了一眼，彼此忍不住又啞的笑了。

卿雲從產科醫院裏出來，天空早已黑漆漆了，街上是靜悄悄的，祇有一輪光圓的明月，照着卿雲走在歸家的途上。心裏不免想起春霞的說話，「可憐他是一個沒爺的孩子，你做娘

舅的要好好兒的照顧他哩！……你雖然是他的娘舅，但你已盡了做爸的責任。……」霞妹這話奇怪，她雖道不想和濟濤再有團圓的一天了嗎？怎的說他是個沒有爺的孩子呢？我瞧她意態，似乎有欲和我結合的模樣。雖然我是一百二十分的願意，但我終不忍破壞她的貞節。往後的日子可長啦！假使濟濤也是始終愛她的，那麼將來大家遇見了，可不是糟了嗎？所以我爲春霞的前途幸福着想，我決不能愛她到肉體上去。因爲濟濤是個有錢的人，況霞妹又給他養了兒子，那麼霞妹將來的環境，一定是非常的好，我若和她結合了，不是仍累她清苦一世嗎？卿雲既決定了這個主意，於是他和春霞雖熱情到一觸即發的時期，他還始終維持着倆人兄妹間的純潔之愛。

春霞產後的一星期，她已搬回到家裏來住。卿雲見她的胃口很好，奶水很足。孩子白白胖胖，也很可愛，心裏自然非常歡喜。

光陰似流水一般的逝去了，不知不覺春霞已彌了月。這天晚上，卿雲叫春霞抱了雄兒，伴她到一家春酒樓吃了飯，並又到影戲院裏去瞧一次電影，說她在家裏悶了一個月，在這值得紀念的一天，是應該散散心找些快樂的。春霞見他如此體貼入微，委婉多情，倒又害她暗暗的泣了一夜。

韶光易逝，夏去秋來，秋去冬來，轉眼之間，竟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了。雄兒也早由哺乳時期而長成呀呀學語，滿地奔走的小孩時代了。卿雲和春霞同居了兩年多，雖然情愛深過夫婦，但爲了卿雲有堅強的理智，優美的道德，因此把他火樣底熱情，始終是鎮壓着，不讓他爆發出來。有時候春霞感動得實在太利害了，她情不自禁的老投在卿雲的懷裏嗚咽了。卿雲雖明白她的情意，但除了陪着她滿淚外，彼此却始終說不出一句話。

秋陽淡淡的已向西山脚下沈淪了，宇宙間籠罩了一層薄暮。春霞因爲雄兒熟睡在床上，她獨個兒憑窗遠眺着微褐的天空，飛掠過三五隻吱喳的小鳥兒，呆呆的出了一回子神。心裏却是一層一層的細想，可憐雲哥爲了我母子倆，天天寫稿到十二點鐘睡覺。這一年來，人兒又清瘦了許多。唉！這叫我在旁瞧了，怎能漠然不傷心呢？假使沒有我母子倆纏着他，他每月的收入，也足夠他的開銷。現在他毫無關係的竟挑上這個重担，爲了生活鞭策的驅使，不得不叫他早出晚歸的辛苦了。況且他今年也有二十三歲了，的確已到了結婚的年齡。爲了我母子倆，每月不能使他有所餘錢可以儲蓄，那麼難道爲了我，而累他一輩子不要妻了嗎？唉！祇恨我是一個已凋殘的人，雖然我願意服侍他的終身，從此我們結成一個美滿的家庭。但他對我常常這樣正義的態度，叫我又如何說得出口？同時我也實在不忍心以一個被人遺棄的婦

人，去嫁他這樣一個有熱情有勇敢的少年。那麼我爲他前途幸福着想，我是應該早早離開他才好。不然爲了我而犧牲他終身的幸福，我怎肯作此不情的人？……想到這裏，心中也不知道究竟會什麼有這樣的傷悲！祇覺無限酸楚，沖上鼻端。制不住那滿眶子裏的熱淚，撲簌簌的沾滿了臉頰。

夜色已籠罩了整個的大地，眉毛兒似的一鉤新月，已從紫褐色的浮雲堆裏含羞地掩映而出。她那清輝的月光，照射到春霞的粉頰上，那淚水早已變成晶瑩瑩的清露了。含着肅殺之氣的秋風，一陣陣的吹送到臉上，春霞全身抖了兩抖，感到了無限底寒意和淒涼！

「媽！……」

忽然雄兒醒了，春霞慌忙收來淚眼，回身到床邊，開亮了電燈，抱起了雄兒，吻了一個香。一面哄他別哭，一面瞧他有沒拉尿。雄兒很乖，尿並沒拉濕，便忙哄他撒了，又給他一塊餅干，放在椅旁，叫他別吵，媽媽燒飯給你吃。雄兒似乎懂得她的意思。小眼珠一轉，拉開了嘴兒嘻嘻笑。春霞於是燒飯煮菜，不多一回，卿雲便回來了。春霞忙笑臉相迎，叫了一聲哥哥。一面又倒上一盃茶，一面望着他被風吹紅的臉兒。柔聲道：

「已是深秋天氣了，早晨我叫哥哥人字呢大衣披了去，你偏說不用，現在可凍冷你了

吧！快喝口熱茶……」

「早晨並不冷，夜裏風大了不少……」

卿雲一面接過茶盃，一面又去關上玻璃窗。回身到椅旁，叫了一聲雄兒。雄兒見了卿雲，便伸開小手要他抱。卿雲把茶盃放在桌上，遂將他抱在懷裏，吻了一個香。笑着問他道：

「雄兒！你喊我什麼？」

「這孩子真笨，祇會喊一聲媽，別的都只會。雄兒！你喊一聲舅爸爸！」

春霞正在盛着菜到碗裏去，聽卿雲這樣問，便回頭過來，教雄兒喊舅爸爸，雄兒牙齒雖然已有好多個，但兩個聲音的字眼還喊不來，所以喊卿雲的時候，把一個舅字落掉了，却連喊了兩聲爸！爸！這個稱呼，聽進在卿雲和春霞的耳中，心裏都有說不出的觸。卿雲回頭不免向春霞望了一眼，不料春霞無限哀怨的目光，也正向自己望來。四目相對，都覺十分不好意思。春霞很快的又別轉頭去，卿雲却不由自主的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

晚餐畢，卿雲依然坐到桌邊去，開始他寫稿的工作。春霞把碗筷收拾清潔，便哄雄兒睡熟了。方才悄悄的走到卿雲的背後，凝眸呆呆出了一回子神。良久，良久，她眼眶裏又湧上大顆兒的淚水，滴到頰上，流到嘴角，終於滴到衣襟上去。但她忽然又有了一個感覺，慌忙



用手背拭去了眼淚，免強裝出笑容。輕輕的叫道：

「雲哥！……我跟你說一句話……」

「霞妹！什麼話？雄兒睡了嗎？」

卿雲聽了春霞的喊聲，便攔了筆桿，回身站起來。春霞頻點了一下頭，却伸出纖手，把卿雲拉到沙發上坐下。秋波凝望着他，溫柔的說道：

「妹妹想，……明天和哥哥暫時分離了吧！」

「妹妹！你這是那兒話？你要到什麼地方去？我沒有得罪你……你又何苦要走了呀？」春霞說到想字，便停了一停，好像喉間有些哽住，竭力的掙扎才說出後面一句話來。卿雲驟然聆此，自然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彷彿生恐她立刻要走模樣，緊緊握住了她手不放。春霞見他這個情景，心裏萬分悲傷，幾乎要失聲哭了出來。但她竭力又鎮靜了態度，忍住了眼淚。向卿雲解釋道：

「哥哥！你別誤會，妹子所以說這個話，完全是爲哥哥的前途光明和終身的幸福着想。我自吳家走出，已到山窮水盡，假使那夜沒有遇到哥哥，恐怕我是早已葬身在滾滾江流之中了。多承哥哥的高情厚誼，留妹兩年多的日子，妹感哥恩，到死難忘。現

在我細想起來，覺得自己若久留在此，對於哥哥有許多不利。第一，哥哥爲了我倆母子，生活負擔，顯然是加重了大半。我眼瞧着哥哥天天辛苦到子夜十二時才睡，一個人到底不是機械，白天已經勞苦了一整日，晚上如何再能寫稿？但推其原因，不還是爲了我倆母子嗎？假使我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，恐怕也要不忍了吧！第二，哥哥年紀也不小了吧！結婚是每個年輕男女必經過的道路，我決不能爲了我母子倆，而誤了哥哥的一生。所以你要原諒我爲你的一片苦心，答應我的離開你好。……」

「妹妹！你這話錯了，我在兩年前不是已經跟你聲明過嗎？我決不敢承認我是負擔你的生活，因爲妹妹是替我盡了家庭中料理事情的義務，所以我說我倆兄妹是合作生活的。……你難道忘記了嗎？兩年前我尚且不願我離開，更何況兩年後你是有了孩子，我怎麼能忍心叫你去飄零啊？……」

卿雲聽春霞說出這一大篇的話，方才明白她一片苦心，完全是爲了自己着想，一時更感她多情，自然愈加不願她離開了。春霞聽他這樣說，幾乎把那一顆血淋淋的心都感激出來了。秋波脉脉含情的凝望着他，點頭說道：

「哥哥的話雖然不錯，但我替你着想，你實在太苦了。我雖然能夠給你料理家務，但

你假使娶一個新嫂嫂，她不是照樣會給你料理家務嗎？假使我和你是個親兄妹，作哥哥的究竟也不能把一個已出嫁的妹子養一輩子呀！所以我對於哥哥，是已感到心頭，哥哥對我，亦已盡了全部分的責任。至於妹子離別哥哥，也決不去找死路，原是給人家幫傭去的。」

「妹妹！你的深情，我是心領了。但即使妹妹走了，我也是不結婚的。那麼妹妹譬如到我家來幫傭吧！你就別走了。」

卿雲明眸中含了無限懇切的目光，凝望着春霞的粉頰。把她手兒緊緊搖撼了一陣，臉上含了笑意，好像孩子向慈母要求一件東西，希望她答應的神情。春霞聽了這話，真感得無可形容。但却又裝做頑皮的樣子，眯着他憨憨的笑道：

「哥哥！你這話奇怪，你爲什麼不要結婚？那麼你難道情願和我這樣過一輩子嗎？」  
「妹妹！我告訴你，一個人人生長在世上。最要緊的是吃飯問題，我和妹妹現在住在一塊兒，苦飯總算是有得吃了。所以我竭力留住妹妹，當然有相當的理由，我尚希望濟濟有回心的一天，那妹妹自然仍有了歸根結蒂的地方。假使濟濟從此不想妹妹了，那麼我情願和你這樣一輩子過下去，我也不希望結什麼婚了。反正你也吃一口飯，我也

吃一口飯，祇要我們精神上都得到安慰，我更何用結婚呢？況且雄兒是一個男孩，將來大了，也許替你娘掙一口氣，很能在社會上做一些事。那麼我既盡過撫養也一半的義務，我老了他自然也不會十分待我壞。妹妹！你聽我這一篇話，你可懂：我的意思嗎？」

春霞做夢也想不到卿雲會說出這一篇話來，覺得世界上除了卿雲一個人能夠談得上神聖純潔的愛外，其他無論誰是祇可以算爲愛慾之魔了。一時芳心中真驚奇得呆了起來。卿雲真不愧天地古今的情種，他希望濟濤回心轉意，是爲我終身着想。假使濟濤不想我了，他情願一輩子和我這樣住下去，他又是爲我終身着想。這就可見卿雲並不是愛我的色，却是真正的愛我人了。我既有了兒子，而且已嫁過丈夫，我是一個明理的女子，我自自然然撫養着孩子，過我的殘生。卿雲他是個前途有希望的少年，照理娶個賢德的新夫人，正好度看他們甜蜜而幸福的生活。誰知他不走這一條路，竟爲了愛我，而又爲了不忍愛我，情願和我同樣的廝守着，過他的獨身到老生活。這我心中固然對他不往，而且也真可謂世界上所絕無僅有的了。……春霞想到這裏，於是她祇好恨到自己當初不該嫁給濟濤，否則我能嫁一個卿雲這樣多情的夫婿，是多麼的幸福啊！現在幸福變成了失意，無限底傷心，激起她心頭無限底哀怨，情

不自禁的撲到卿雲的身上，抱住他的頸子，嗚嗚咽咽的哭道：

「哥哥！你這話錯了，錯了，我怎能忍心叫哥哥爲了我，而喪失你的終身幸福啊！」  
「但是妹妹你不聽見我已和你說過了嗎？一個人人生長在世上，最要緊的爲了吃飯，此外是祇要精神上能得一些安慰。現在妹妹給我安慰的地方，實在很多，我能得常和妹妹相對一室，我祇覺得已是我終身的幸福了。……」

卿雲也緊緊地樓抱着她，春霞聽他這樣說，更加悲酸，因此也愈加哭得傷心。卿雲聽了，自然也勾引起無限底悲痛，那滿眶子裏的眼淚，早又大顆兒的滾了下來。

兩人經過了這一夜相抱的痛哭，於是春霞不再說走的話了。同時兩人互相對待的恩情，除了肉慾兩字，恐怕世界上最親愛的夫妻，也莫過於他們兩人了。但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卿雲自那夜和春霞相抱痛哭後，不到一星期，竟慷慨病倒在床上了。當初以爲睡一兩天，也就好了。誰知病了半個多月，依舊未見起色。春霞焦急萬分，就是連卿雲也憂愁得唉聲嘆氣。他們所以憂愁，不但是單爲了病不好，而且又爲了金錢沒處收入。不過這原是連帶關係的，假使卿雲病好了，就可以出外辦公，同時又可寫稿，收益立刻就有的。現在卿雲既不能起床，當然經濟也無從收入了。卿雲是個有病的人，身體已經受了痛苦，假使環境好

些，生活並不用憂愁。那麼一面請醫診治，一面吃藥調養，那病體自然也會慢慢好起來。現在柳雲處此環境，真所謂病貧相迫。你想，他的病體怎麼能夠好起來呢？

春霞見柳雲病體，有增無減，心中真悲痛萬分。表面強作笑顏，暗地背人搵淚。她沒有辦法，祇好向田大嫂借五元錢，請個大夫給柳雲瞧。大夫說這病是濕瘟症，非常拖長，假使不醫治得快，恐怕要變成傷寒症。春霞一面撮藥煎藥，一面暗暗祈禱天爺保佑，早日全愈。誰知藥喝下後，仍不見效。要想再請醫，又那兒來錢？況且日常生活費用。也已將完。春霞一面要安慰病人，一面又要設法經濟。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春霞到此，真是欲哭無淚，走頭無路了。於是她柔腸百轉，思忖一條生路，唯有自己投入舞海，上火山去作供人樓抱的生涯。因為以一個沒有經過高等教育的弱女子，除上火山外，實在並無第二種職業可幹了。

春霞把雄兒寄給田大嫂，並囑代為照顧柳雲，自己便毅然投身舞場。但因為春霞身子雖在燈紅酒綠之中，而一顆芳心，却時繫到柳雲那裏。所以要瞧到她的笑容，自然是不容易了。春霞雖豔如桃李，而態度冷若冰霜。這是不受舞客們所歡迎的，因此春霞的舞票，並不見多。

春霞進大陸舞廳後第三天，她嬌小的身影，却被謝一舸發覺了。於是一舸就來告訴楚

屏，楚屏囑一舸設計污春霞身子，以便將來就是給濟濤知道，也可以作爲進攻的目標。一舸凝眸沈思半晌，便點頭答應，並向楚屏要百元鈔票。這夜濟濤因稍有不適，睡在楚屏房裏。阿香便偷偷地伴一舸睡到西廂房，兩人便又幹那風流的勾當。阿香雖祇有十七歲的姑娘，自從被一舸姦污了後，對於肉慾方面，竟感到了特別的興味，因此變成了一個淫蕩的女子。這兩年來差不多時時和一舸接觸，因此最近却發覺阿香腹中已有了孽障。這夜阿香在枕邊悄悄告訴了一舸，一舸忙問有幾個月了？奶奶知道沒有？阿香說已有三個月了，奶奶還沒有說給她知道。一舸聽楚屏沒有曉得，心裏十分歡喜，遂慫恿她吃墮胎的藥，說可以把胎化去，否則腹部大起來，不但少爺要見怪追究，就是歡娛機會也很少了。阿香一則年輕，二則好淫，遂答應準定吃打胎藥，一舸便說明天早晨，自己去給她辦來。阿香聽了大喜，便攔住一舸，發狂似的浪起來，兩人整整樂了半夜。其實一舸的良心很不好，他原不是真心愛阿香，生恐阿香有孕，楚屏硬要把她配給自己作妻子，所以他不管死活的竟叫阿香打胎。可憐阿香還以爲姪少爺愛她待她好，所以當初還樂得心花怒放哩！

春霞在第三夜，得舞票十元，連前兩夜一共二十元舞票，到賬房間換了十元鈔票，急急趕回家去。原來舞女所得舞票，和舞場對拆，有當天可以換錢，有隔天可以換錢，大陸舞場

是三天一換，春霞因卿雲病日日加重，等三天的日子，實在已好像等三年一樣的受煎了呢！春霞到了家裏，時已子夜一時，見雄兒早已熟睡在下首床上，卿雲却躺在上首床上呻吟不息。春霞聽了這聲音，彷彿是一把尖銳的小刀，刺在心中一樣的疼痛。慌忙脫了長毛駱駝絨的大衣，輕輕走到床邊，俯下身子，把臉兒貼到卿雲的頰上，覺熱度頗高。心中一陣悲痛，眼淚已奪眶而出。便悄聲兒叫道：

「哥哥！哥哥！你覺得很難過吧！明天我給你送醫院裏瞧去……」

「……唉！妹妹回來了嗎？我怎麼糊糊塗塗的還祇有此刻知道呢？唉！差不多深夜兩點了吧！真累苦妹妹了。……妹妹！我原不要緊，你千萬別傷心……送醫院……那兒來錢？……唉！……」

卿雲回過緋紅發燒的臉兒，方才發覺春霞是已在他的身邊了。他見了春霞，彷彿得了一種很深的安慰。兩眼凝望着春霞淚人兒般的粉頰，瘦黃的頰上，也沾上了晶瑩瑩的淚水。春霞聽他這話，顯然雲哥的熱度很高，所以神智有些模糊。但他自己已病到如此地步，還要顧慮我太辛苦，還要勉強安慰我說不要緊的。她心頭慘痛極了，她把那滿眶子的血淚都湧上來。但她爲了要安慰病人起見，不得不帶了眼淚笑道：



「哥哥！時候早哩，我是一些沒有辛苦。妹妹今天換來十元鈔票，瞧醫生的錢有着，你放心……哥哥！你千萬別憂愁，家裏的費用，我都會料理的。你總要放寬了心養病……知道嗎？……雲哥！你要聽妹妹的話吧！……」

春霞偎着卿雲的臉兒，無限傷心激起了她心頭無限底悲憤，制不住那大顆兒的淚水，又滾滾吊了下來。卿雲聽她這樣安慰自己，好像孩子在慈母懷裏一樣的放心。頻頻的點頭，手兒撫着她的臉龐，低聲的說道：

「妹妹！你的話我都依得的，我決不憂愁，但我勸妹妹也別太傷心吧！時候不早了，你真辛苦了一整天，休息了吧！」

春霞聽了，祇得站起身來，又端了一盃開水，給卿雲喝一口。方欲到下首床上去睡，見田大嫂悄悄的上來。問春霞什麼時候回來，我哄雄兒睡熟了後，方才回房的。春霞聽了，千恩萬謝，一面又拉她到房門外，含淚叫道：

「田大嫂！你這五元錢，我再挨兩天還你吧！……明天早晨請你上來料理料理，……你的恩情，……我終記惦着了。春霞在世界上，終有報答你一天的……」

「霞妹！你千萬不用說這些話，我和你像自己姊妹一樣……唉！白少爺和你……真也

……苦……了……令我瞧了辛酸……」

春霞淚似泉湧，引起了田大嫂的同情，制不住兩行熱淚，也撲簌簌滾下滿頰。兩人哭了一回，方才各自進房安睡。春霞聽卿雲此刻已安靜了許多，想是睡着了，心裏甚安。正欲閉眼睡去，雄兒又哭醒了喊媽。春霞祇得把他抱在懷裏，嘴裏含糊哄着，那眼睛再也忍不住要閉攏去。偏雄兒不安寧，翻來覆去。春霞沒法，祇好把衣衫紐絆解開。讓雄兒小手摸着自己的奶奶，雄兒這才得了十二分安慰似的，在慈母懷裏，沈沈地又睡着了。

天下之最傷心人者，莫過於霞姑娘的身世了。他自幼死了慈母，跟隨老父度清苦生活，足足五年。奈天心猶不憐其苦，那年暑天裏竟使其老父暴病而死。因此又造成一個天真活潑的姑娘，作了人家小星的命運。偏遇大婦是個醋瓶，笑裏藏刀，竟遭其陰險的毒手。幸而在江頭遇見她昔日的戀人卿雲，情願彼此廝守一輩子。春霞得此多情之人，生命中實可稱是得一知音。不料老天之心甚酷，他偏偏要和失意人作對，因此卿雲又臥病不起。爲生機所迫，使春霞不得不忍了無限底沈痛，含了滿眶子底血淚，離開了有病的戀人，拋棄了孤苦的弱兒，投身舞海，作供人樓抱生涯。臉上含了哀怨的苦笑，博那舞客們的歡心。身子雖在熱狂的爵士音樂中，迷人的霓虹燈光下，但她內心是一層一層的慘痛，滿眶子裏的血淚，都向喉

間咽下去。她一回到家裏，既要安慰有病的戀人且是恩人，又要安排家中的費用，同時又要哄睡她孤弱的愛兒。誰也不相信一個十九歲的姑娘，却已經過了多少的磨折，飽嚐了多少的辛苦，試瞧那舞國中的舞孃，再也找不出較春霞姑娘更傷心可憐的身世了吧！但天心尚不嫌其苦，更要以慘痛的苦楚足之。究竟苦到如何地步，請閱者靜靜瞧下去，自會知道。但諸位閱書的想來都是多情的人，恐怕也要替春霞姑娘陪了不少的眼淚吧！

第二天醒來，春霞趕忙起身，時已近午。祇見天空陰沈沈的，淒涼得動人。田大嫂已把泡飯給他燒過，春霞略略用過，把雄兒交給田大嫂看顧，她便伴了卿雲到醫院裏去了。

春霞扶卿雲到三等病房，裏面一排的三四十張病床，床上都是一般最可憐的病人。悲慘地呼痛聲，呻吟聲，觸斗傷心，而令人酸鼻，不忍卒聽。

「掛過號了沒有？……」

爲了這兒是貧民階級的三等病房，看護小姐的臉上，顯現了冷若冰霜的態度。把她銳利的目光，向卿雲和春霞的身上掃射過來。春霞賠了滿臉的苦笑，遞過手中的掛號牌子。柔和的道：

「小姐！已掛號過了，這不是嗎？」

「唔！到那邊三十六號床上去躺着吧！」

看護小姐接過掛號牌子，伸手向那邊遠處一張床上一指，身子早已回轉自管走了。春霞心中真不明白看護兩字，作何解釋？假使病人沒有家裏人伴了來，那麼怎樣辦呢？春霞是這樣想，卿雲心中也似乎有同樣的感觸，兩人相互望了一眼，臉上不免都浮現了慘淡的苦笑。一步挨一步的走到了三十六號病床旁邊，待卿雲躺下已是上氣不接下氣。春霞纖手撫着卿雲的胸口，淚水又在眼簾下出現了。

足足等了兩個鐘點，看護小姐和一個舉挺西服的中年男子走來了。看護小姐喊着醫生來了，這似乎是開鑼喝道，春霞慌忙站起，讓醫生給卿雲診脈，察量熱度。聽過身子。皺了眉毛，對春霞說道：

「這病人是你誰？他患的傷寒症，很利害，恐怕要傳染人，非打針不可。……你有沒有能力打針？……」

「很利害嗎？……醫生！那你就給他快快打針吧！」

看護小姐聽醫生說要傳染人，立刻倒退一步，這手兒掩着鼻子，似乎那傷寒菌立刻要飛到他嘴裏去似的。春霞瞧此情形，顯然那病症確實很利害，她直急得把臉兒發了青，毫不思

索的急急的說。誰知那醫生却冷冷說道：

「要打針嗎？先付三十元醫藥費……我就給你立刻注射。」

「醫生！我此刻祇帶十元錢，回頭我補給你吧！但救病似救火，請醫生快快先給我打吧！」

春霞聽三十元錢，雖然是吃了一驚，但爲了要醫好卿雲的病，不得不帶了哀求的口吻，向醫生說。

「這個不能，我們院中沒有這樣的章程，其實三十元錢，已經是特別打了折扣。」

「醫生！我原全付你的呀！祇不過沒有帶足，所以回頭補你，他病既然這樣利害，你就行行好事吧！」

春霞幾乎急得哭出來了，醫生向兩人打量了一回，搖了搖頭，原來卿雲睡在床上的人，不及穿西服，祇披了一件破駝絨的袍子，而春霞身上又罩了一件愛國布的旗袍。這服裝似乎醫生不相信他們能夠再拿出二十元錢，所以連連又搖了兩搖頭。

「傷寒症要傳染的，還是回家去吧！」

看護小姐又冷冷的說。春霞傷心極了，她幾乎不相信這兒是一個救苦救難爲社會謀福

利，爲世界芸芸衆生醫痛苦的醫院，這簡直是……她不想下去，她忍不住已掩臉哭起來。一陣一陣底悲憤激起了卿雲心頭無限底不平，他覺得世界上的一切，除了富人能夠享受，窮人根本談不到。窮人是該死的……他咬緊牙齒，向春霞大聲的叫道：

「妹妹！別哭！別傷心，我們回去罷！那裏就會死哩！」

「不！不！不！哥哥！你別焦急，你病已到最危險的時候，若不再醫治，你一定將永遠的幻滅，但我決不忍心你到幻滅的道路！我們要活，我們要生存！我們要起來奮鬥！我無論如何終得想法湊成三十元錢……窮人亦是人，窮人並不是九個月就下地的，哥哥！你放心，你靜靜在這兒躺一回，我立刻回家去一次。……醫生！我知道你是個慈愛的天父，你一定允許我哥哥在這兒躺一回吧！……」

人心究竟是肉做的，那醫生似乎聽了她的話，動了惻隱之心，於是默默地點了一下頭。春霞把小嘴在卿雲頰上吻了一下，說聲哥哥等回兒。她那身子便像瘋狂似的向醫院門外直奔了出去，不料前面走來一個婦人，竟和春霞撞了一個滿懷。

春霞定睛一瞧，不料那婦人正是自己的對頭楚屏，一時更激動了無限底悲憤，恨恨的啐她一口，把她身兒推開，自己早又向家裏的路上直奔了。

楚屏再也想不到在醫院門口會撞見春霞，一時想起昨日一舸的告訴，她已在大陸舞廳做舞女的話，不免向她身上打量一回。不料就在這個時候，春霞却奔出去了。楚屏待欲冷嘲她幾句，亦已來不及，反被她啐了一口去，心中頗覺氣憤，時時罵聲爛腐貨，今天夜裏要給你好東西吃哩！說了這兩句話，方才回身到頭等病房裏去。

楚屏爲什麼也到醫院裏來呢？原來早晨一舸匆匆到外面去買了打胎藥，暗暗叫阿香服下。一面又和楚屏悄悄告訴，至遲今晚可設法使春霞失身。楚屏心中歡喜十分，一舸遂匆匆走了。不料下午一點鐘光景，楚屏正伴濟濤在房中談笑溫存，却見老媽子進來，慌張地告訴，說阿香血崩了。濟濤聽了，暗吃一驚，什麼一個女孩兒家怎的會血崩了？楚屏聽了，凝眸一想，覺得這事定有蹊蹺。一面立刻叫阿三把她車送醫院，一面自己洗臉梳裝，急急也趕到醫院。誰知天下事情，無巧不巧，在醫院門口竟和春霞撞了一下。楚屏到了病房，醫生便告訴她說是爲了打胎流產。楚屏這才恍然大悟，急問阿香爲什麼不把有孕告訴自己，自己既不會責罵你，你又何苦要打胎？否則我可以裝大肚，你可以另外去住，騙濟濤祇說我養的，豈不是好。阿香聽楚屏這樣說，懊悔不及，不禁嗚咽而泣。這時忽然阿香臉色灰白，楚屏一瞧她下部，竟是好像血泉一般的湧出。阿香臨死，連喊了兩聲姪少爺害我，方才氣絕。楚屏

到此，纔知是一舸叫她吃的，但人已死，亦祇好料理她後事，想起幾年主僕同歡之情，不多也哭她一場。過了兩天，見了一舸，便狠狠罵他一頓。一舸原不知阿香會死，一時回憶枕上恩愛，被底纏綿，也滴下淚來。阿香到此，生命中便告一段落，雖是被外界所引誘，但亦是好淫的下場。

春霞懷了一顆血淋淋已受重傷的芳心，從醫院裏茫然奔出，向家裏沒命的狂跑。到了家裏，田大嫂抱着雄兒正在哄着他別哭，見了春霞滿頰是淚的進來，心中大吃一驚。急問白少爺的病怎樣了？春霞急急的說道：

「雲斗的病很利害，已變成傷寒症了。要打針……需三十元錢，田大嫂！我沒法，我此刻把我的大衣立刻當去……」

春霞說着話，一面已從衣鈎上取出那件長毛駱駝絨的大衣，一面身子已向外走。不料又聽得雄兒一陣哭媽的聲音，直送進耳來。春霞傷心已極，回眸望了愛兒一眼，伸了招。招了招。掛着眼淚苦笑道：

「雄兒！我的小心肝！別哭吧！媽給你買糖去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聲淚俱墮，兩腳向前，早已奔下樓去。誰知剛到樓下，房東太太迎面攔住了



去路。皺了兩道濃眉，睜了兩個大眼。高聲道：

「喂！你男人病了一個月，就一個月不付房錢。老說病好了，就會付清。那麼你男人病了一年十年，難道我們房錢就永遠不要了嗎？」

這後面那兩句話，聽進在春霞的耳裏，她心粉粉碎了，她腸寸寸斷了。她真不明白人的心是黑的抑是紅的？是生在胸口還是生在脅間？僅僅祇欠了十二元錢的房金，就妄咒罵人家生一年而甚至於十年的病……其心之酷，真甚於虎狼……春霞想到這裏，她淚如雨點一般的滾下來。她慘痛極了，但爲了不能耽擱雲哥的醫治，她祇得含了無限辛酸的悲淚。賠了苦笑道：

「好太太！你放心！明天準定付給你是了。」

「什麼？又是明天，明天過得完的嗎？不行，不行！」

春霞因爲卿雲尚在醫院裏，自己急於要把大衣去當了，可以補足那醫藥費。所以說完了這兩句話，身子便又要向外走。房東太太瞧她這種慌張的神情，因此倒引起了疑竇，以爲她要預備逃了。遂忙將她一把拖住，連說不行。春霞這一急，真的哭了起來。房東太太這就愈加疑心，暗想，這妮子挽着的一件大衣倒很不錯，給我小阿媛穿穿，剛正巧合身的。於是

她狠狠的把她大衣拿來，大聲地喝道：

「哭有什麼用？我要是租給人家的房子，個個房客不付房錢，那我不是要去賣屁股了嗎？天下沒有這樣容易的事，你想逃了嗎？把這件大衣押在我這裏。」

「太太！這……個可不行，你的腦子也太簡單了，我們樓上的東西可多着啦！難道爲了你十二元房錢，就逃了不成？」

春霞聽她要把大衣押起來，心中倒着慌了，急忙向她解釋自己是不會逃的原因。不料那位房東太太是個自以爲神經過敏的人，一聽春霞說她腦子簡單，心中大怒。使開口罵道：

「放你娘的狗屁，欠了我的房錢，什麼倒還說我腦子簡單？這真豈有此理，現在我不管，你付出十二元錢來，還你大衣，否則，哼……」

「……那麼我把樓上東西給你押好了，這件大衣我正有用處呢？再說房錢祇不過十二元錢，我這件大衣要一百二十元錢買來的。你押了去……這算什麼意思？不是太不講理了嗎？」

春霞聽她哼字下面，雖沒有說出什麼話，顯然大有吃沒的意思。無限底傷心激起了她心頭無限底憤怒，倒豎了柳眉，這意態顯見也動了怒。房東太太一聽這件大衣要買一百二十元

錢，這就愈加不肯還她。表面上也冷笑一聲道：

「什麼不講理？我又不吃沒你的大衣，祇要你十二元錢拿來，我就立刻還你大衣。一百二十元希罕嗎？一千二百元也瞧見過了呢！」

房東太太伸出手來，向春霞一攤，臉上浮現了奸猾的笑，春霞明知她是曉得我拿不出錢，這意態顯然是諷刺。她默默地沒有話，她祇覺得心頭有刀在割一般的慘痛。她憤恨她要起來反抗！但房東太太挾了大衣，扭動着大屁股，笑嘻嘻地走進房裏去了。祇聽砰的一聲，房門關了，這彷彿是勝利後發出的號炮！

春霞覺得到此境遇之下，是祇有死路了。她心中一陣劇痛，幾乎暈倒在地。但理智告訴她天無絕人之路，於是她又發狂似的奔到弄口，跳上人力車，叫他拉到大陸舞廳去。因爲她要想設法問舞場老闆去借錢，也許他是肯的吧！

春霞到了大陸舞廳，在賬房間一問張老闆還沒有到來，心中頓時又感到了無限失望。這時在爵士音樂聲中，那紅男綠女却正在狂歡他們的茶舞。春霞在無可奈何之下，祇得又坐到舞池旁的座位上去，一顆芳心，祇希望有個慈善家的富翁，能給她二十元的舞票，救活了卿雲的一條命。

春霞今天這個模樣的到舞廳來伴舞，小姊妹們都覺得十分希奇。坐在她旁邊的便悄悄問她爲什麼哭得這個樣兒，頭髮也沒理，脂粉也不塗，單衫也不脫，這個情景，能引得起舞客們來注意嗎？春霞聽了，並不回答，她若有所失的呆呆地祇管出神。她心中在想醫院裏的卿雲，他一定十分傷心而又十分焦急的等着我吧！他……病……不知會不會……死……嗎？……想到了死……她腦子更糊了，心兒更痛了。不要說小姊妹的問話，她沒聽到。連自己置身在什麼地方，她幾乎都茫然了。

天下的事情，理想與事實往往相反。小姊妹以爲春霞這個樣子，不會引起舞客的注意。誰料不到五分鐘，就有一個西服男子來跳她。春霞這才意識到自己不能太傷心，勉強鎮靜態度，收束淚痕，對他微微的苦笑了一下。那男子一見她雖然亂頭粗服，却是嫵媚得動人。心中十分喜歡，暗想，果然話不虛傳。遂顯出無限溫柔的態度，笑道：

「你可不是呂小姐嗎？我瞧你好像很不快樂的神氣，要不我給你買二十元錢舞票，帶你出去散散心好嗎？」

原來這男子是一舫的朋友，姓宋名叫子魚。一舫受楚屏囑託，於是他便假對子魚說，自己曾吃春霞的虧，情願拿出一百元錢給子魚，叫子魚去污她的身子，以洩自己胸口的怨恨。

子魚原是色中餓鬼，一聽這話，心中大喜，真是何樂而不爲，所以就很早的等在春霞的座位後面。當時春霞聽他要給自己買二十元舞票，心中這一快樂，不禁眉兒飛揚。也沒問他爲什麼知道我姓呂？就急急的說道：

「先生！你最好能給我二十元鈔票吧！」

「呂小姐！你放心，我還要給你加上兩三倍的鈔票呢！」

春霞所以說出這話，她的態度爲了卿雲的病已經失了常。聽進在子魚的耳裏，當然有說不出的喜悅。遂給她買了二十元舞票，揚她出了大陸舞廳。春霞已失去了她的知覺，她茫然地跟着子魚一步挨一步的走。

這是一個春申大旅社的房間裏，子魚一隻手拿了一百元的鈔票，一隻手拉了春霞的纖手，臉上含了無限得意的甜笑！春霞的神智由此茫然了，她腦海裏盤旋着醫生的一句話。『這是你誰，病很危險，……打針嗎？三十元錢。……』她的心兒碎了，她的腸兒斷了。她含了滿眶子的血淚，咬緊了銀齒，眼前一陣昏黑，她終至於無限慘痛的昏絕了過去。

晚上八點鐘了，天空是黑漆漆得可怕，風是發狂般的怒吼，雨是山瀑那樣地傾下。在黑漆空中劃過了一條電蛇後，接着震天介响的一聲响雷轟動。俄而千軍哭喊，俄而萬馬奔騰。

天好像要坍下來，地好像要沈下去。在春申旅社的大門內，瘋狂似的奔出一個淚人兒般的女人，濕淋淋地向雨縫中消逝了。

## 第十一章 金能療病慈善心腸假 人若有緣何處不相逢

暴雨和狂風，電閃和雷轟，彷彿是在無限憤憤底怒吼，爲大地上一切被壓迫的人們作不平鳴，春霞忍了無限沈痛的一顆破碎底芳心，含了無限悲酸的兩眶慘傷底血淚。爲了卿雲的病危，不得已而作最後的犧牲，任子魚在春申旅社內摧殘蹂躪。誰曉得卿雲在醫院裏，也被一般慈悲爲懷的人們欺凌。卿雲是一個痛苦的病人，竟被一般醫救痛苦病人的人而侮辱，世界上的事情，真令人茫然不能瞭解了。

「喂！你的女人去了一下午，怎的直到夜裏還不來？我們這裏不是同仁普元堂，難道就讓你死在這裏了不成？」

卿雲躺在病床上，靜悄悄的凝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天空，狂風暴雨好像千軍哭喊，心中也止憂愁着春霞爲什麼一去而不回了，難道會發生了意外的事情了嗎？不料正在這個時候，那好像慈愛天父醫救痛苦的人，但在卿雲心目中却認爲可怕的魔鬼，又在卿雲的眼前出現了。

卿雲聽了這話，心頭底怒火，是在融融底燃燒，她覺得在憤怒中又滲入了一陣慘痛，他真不明白這兒是個救人的樂園，抑是殺人的屠場？……

「張小姐！王小姐！你們隨便來一個，特等病房裏的趙老爺有事喊哩！」

忽然一個院役婦人匆匆來喊着，其中也不知是王小姐還是張小姐？哦的很清脆應了一聲，笑盈盈的去了。卿雲到此，方才明白這兒原是病人的樂園，祇不過其間萬能而又萬惡的黃金在作祟罷了。無限底傷心和悲哀，默默地滲入了他飽嘗社會磨折痛苦的心靈，制不住他晶瑩瑩的熱淚，撲簌簌的滾下了滿頰。

「爲什麼不回答？你們倆人可是做好的圈套嗎？你家住在那兒？我們送你回去罷！這裏病人不是你一個哩！」

他們見卿雲不說話，便抱了理直氣壯的態度，向他又說着。卿雲眼瞧着窗外的風聲雨聲雷聲，這叫一個有病的人，怎麼能夠回去呢？但是在這兒也是死，回家也是死，尤其一樣是死，當然是死在家裏好，免得死了還要被人惹厭，祇不過我死後，更累苦了春霞了。沈痛的悲哀，像江湖般底奔騰，泣血的傷心，像山瀑般底激瀉。卿雲含了眼淚，說道：

「我去，我去，但你們生個慈悲心，差個人伴我回去吧！」

卿雲說着話，身子死命的掙扎起來，兩手撐在床上，猶瑟瑟的發抖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忽見春霞披頭散髮，混身濕淋淋的奔了進來。見了卿雲死命掙扎的慘狀，她竭聲的叫道：

「雲哥！雲哥！你怎麼起來了，快躺下，快躺下，妹妹已把錢設法來了。……」

卿雲驟然見春霞到來，一顆心靈，似乎得了一種很深的安慰。他想，假使我這時就死，我亦十分瞑目的了。兩手撐在床上，實在再也支不住了，於是他頹然又倒了下去。回眸瞧着春霞慘白的臉頰，已混不辨是雨水是血淚了。春霞這時手中尚捏着一疊被雨打濕的鈔票，她分了一半，遞到醫生的手中，急急的說道：

「這兒是五十元錢，醫生！請你快快給我打針吧！假使他病會好起來，那你真是我們重生父母了。」

春霞說完了這幾句話，那眼淚便一連串的吊下來。同時心中猛可回憶自己做產時，卿雲給我付五十元費用。兩相比較，他所得的代價，是多麼的神聖純潔。但我呢？……卑鄙醜惡……一陣無限底慘痛，似百把尖刀齊戳在她一顆血淋淋的心上，她幾乎要昏絕在地了。醫生做夢也想不到她能拿得出五十元的鈔票來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心中尚在孤疑，她搶來的嗎？她偷來的嗎？這時看護小姐方才把針和藥水拿來，醫生給他注射了兩針。



「妹妹！妹妹！你這許多錢是那兒來的呀？」

「哥哥！你別管他吧！妹妹問人借……的……你自己靜靜的養病安緊。……」

醫生完畢了手續，和看護悄悄走了。卿雲握着春霞底手兒，喉間發出了顫抖的聲音。春霞竭力忍住了心頭的慘痛，萬不得已的圓了一個謊。卿雲也管不得這許多了，祇好頻頻的點了一下頭。向她望了一回，又淌下淚來。說道：

「這樣大的暴風雨，可憐妹妹爲了我，真累苦了你了。我病若能好，真是妹妹賜我的了。」

春霞聽卿雲這樣說，一顆芳心，這才得到了一些兒安慰。士爲知己者死，死尚不足惜，我爲了我的知音，雖然失了我的身子，但祇要能夠救活了卿雲的性命，我又何必時繫胸懷呢？我的殘軀本來是没用的了，但我的靈魂，是純潔的高高的，永遠不可磨滅的。春霞這樣想着，便不再傷心。粉臉上合了無限嬌媚的笑意，假着卿雲的頰兒。溫和地安慰道：

「哥哥！你千萬別說這些話，妹妹和你相依爲命，你的性命，就是我的性命，我救哥哥，也等於救我自己。祇要哥哥病好起來，妹妹無論犧牲到如何地步，也所不可惜的。」

卿雲聽了這幾句血淋淋的話，他真感到心頭，受人骨髓，含了甜蜜而又辛酸的悲淚，微微地笑了。兩人偎在一起，溫存了良久。卿雲方催她回去道：

「妹妹！你放心，早些兒回去吧！雄兒要哭媽呢！」

「我想今夜伴在你床邊，……不回家了。……」

「這個妹妹可以不必，一則，你太辛苦，二則，家裏沒了人。妹妹祇管放心回去。我一定會好好兒養息的。」

「但我怎能忍心讓他們冷待你？那麼我想給哥哥換一個二等病房吧！」

春霞聽他提起雄兒，心中不免又想着剛纔自己從家裏走出時，愛兒招手啼哭的情形，天性激動了慈母的憐愛，當然也想着了家。但處此兩地掛心的環境之下，她祇有想出給卿雲換一個二等病房的辦法來。卿雲連忙搖手，阻止她說道：

「妹妹！我睡在這兒已經很好了，換二等病房，費用不是更大了嗎？」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哥哥！我現在舞場裏收入尚稱很好，沒有一個月，就可以還給人家的。」

春霞不待卿雲說完，便安慰着他，一面和看護說知，看護因她有五十元錢存放在醫院

裏，便答應了她。把卿雲移到一間很小單人的病房，春霞覺得這裏是清靜了許多，遂又安慰了卿雲幾句，方才作別回家。

春霞懷了一顆又喜悅又悲酸的心兒，匆匆回到家裏。祇見雄兒抱在田大嫂的手裏，正在哭着媽。春霞把濕衣換去，連忙抱了雄兒親個不住。雄兒見了春霞，那掛着眼淚的小臉孔，也會含了一絲笑意。

「霞妹！你飯還不曾吃過吧！白少爺的針有打了沒有啦？」

田大嫂一面給她端出飯菜，一面很關心的問着。春霞聽了，連連向她道謝照顧雄兒，並又告訴她道：

「雲哥的針打了，並給他住到二等病房，因為我向舞場借來一百元錢，大嫂子！這五元錢還你，這五元錢謝你，請你收下別客氣吧！」

春霞說到這裏，便在袋內摸出兩張五元鈔票，交到田大嫂的手裏。田大嫂推却着道：

「霞妹！你自己如此環境，我怎忍心拿你五元錢。況且我們像自己人一樣，你要謝我，不是太顯生分了嗎？況且我所以幫你忙，乃是同情你的遭遇，豈貪望你的謝嗎？」

田大嫂說着，便祇收了五元錢。春霞聽到這裏，頓時感入肺腑。猛可握了她手兒，含了

眼淚。說道：

「大嫂子！你別誤會我的意思，……你的恩惠，我感激你是了。」

田大嫂安慰一番，方才回亭子間去。這裏春霞把雄兒哄得睡熟了，便含淚吃了一小盅的飯。一面數了十二元錢，一面匆匆的到房東太太那兒去了。

春霞一脚跨進房東太太的臥房，祇見房東女兒小阿媛，正在穿自己的那件大衣。房東太太在旁邊瞧着，拉開了嘴兒，嗤嗤的笑。

「李太太！那件大衣還我了吧！」

房東太太一見春霞進來，立時收起笑容，兩頰微微一紅。但她立刻又板起了面孔，伸出手來，向春霞一攤。冷冷的說道：

「房錢拿來！……」

「哦！李太太！這兒是十二元錢，欠了你好多天，真對不起！」

春霞會笑盈盈的把鈔票遞過來，這房東太太是做夢也想不到的。一時睜大了眼睛，臉上便顯出若有所失的神情。小阿媛的兩頰已紅得桃花一樣了，她把秋波恨恨的白了她媽一眼，祇好把大衣脫下，還給春霞，含了笑臉，裝做毫不介意的模樣。說道：

「你這件大衣很好，我穿着試試，明天我也去買一件。」

「這大衣也貴不了多少，李小姐去買件穿穿很不錯。……這十二元數一數……再見……」

春霞接過大衣，瞧着房東太太失意的神氣，和房東女兒受窘的姿態，她把剛纔的氣憤全消了，她覺得自己是得到了最後的勝利。於是她很輕鬆的跨出了房門，在房門口又回眸望去，祇見兩人坐立不安徬促的樣子，不免很得意的又逗給了她們一個嫵媚而又淘氣的嬌笑！

這晚春霞睡在床上，瞧到了雄兒可愛的臉龐，心中不免想起了濟濤，但一想起濟濤，自己又想起春申旅社的一幕，於是她的內心，又感到了萬分的悲痛和傷心，那兩行熱淚，早已沾有了她整個的臉頰。但一想到卿雲能夠因此而病愈，那雖犧牲我的殘軀，我的心裏又多麼的安慰和快樂。我的精神是不死的，我的品格是高尚的，我的靈魂是純潔的，但我那已凋殘的肉體，也就管不了許多了。……濟濤！濟濤！我並沒有對你不住，這全是你自己太懦弱無用了啊！以至反害我吃足了苦楚……春霞唸到此，禁不住聲淚俱墜。甜酸苦辣各種不同底滋味，充滿在她底心頭。

自那一日起，春霞白天把雄兒交給田大嫂看領，她自己去跳茶舞。茶舞出來，到醫院看

望卿雲，陪卿雲一同吃過晚飯，又到舞場去跳晚舞。光陰匆匆，這樣過了一星期，卿雲的病果然稍有起色，這天春霞來醫院望卿雲，卿雲說明天要住到家裏去休養，因為這樣費用實在太大了。春霞遂也答應了他，次日把他搬回家裏來。又過了半月，卿雲雖已大好，但經過一場大病之後，身子自然孱弱得多，起身在房中踱步，身兒猶覺搖搖不停。春霞安慰他別性急，總要好好兒的養息得完全好了才是。對於生活費用，我這個月來，收入很好，千萬不用擔憂的。卿雲聽了，感激零涕，也祇好點頭答應。

這是一個寒冬的夜晚，四周一切，都靜悄悄的埋在白雪堆裏。但這兒是佈置着夏成夷的风景，並沒感到一些兒的寒冷。動聽的爵士音樂，奏着熱狂的歌曲。五色的霓虹燈光，放出醉人的顏色。光怪陸離，目迷神眩。舞池裏擁抱着對對年輕的男女，踏着整齊的步伐，翩翩地似蝴蝶穿花，黃鶯舞柳，火樣底熱情，糖樣底甜蜜，宛如置身在水晶宮，又如置身在廣寒宮。每個人的臉上，都浮現了神祕不可思議的嬌笑。這是個什麼地方？就是人間天堂的大陸舞廳裏。

今天是一年一次的耶穌降生日，所以舞客是特別的擁擠，春霞一個月來，顯然在舞園中成了一顆亮晶晶的明星，每個年輕年老的男子，誰都想撲着她纖腰兒舞蹈一次，於是她的兩

脚就沒有休息的時間，樂聲响了，燈光暗了，舞客們個個都又向舞池裏走了。春霞抬頭見前面站着一個西服男子，正是宋子魚，自從那日被他侮辱後，子魚也常和春霞來跳舞，春霞芳心雖然感傷，但既作了舞女，又有什麼辦法，少不得站起來，給他撲了腰肢兒，到舞池中去歡舞了。

「呂小姐！你現在可紅得發紫了吧！但是我倆的交情，到底是較他們深厚一些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「我以爲一個作舞女的人，對於每一個舞客都是一視同仁，分不出誰好誰壞，對於交情兩字，是根本談不到了。」

子魚把春霞接到舞池中，慢慢離開了身兒，兩眼凝望着她紅暈灼嬌靨，很柔和而又很得意的說着，這意態顯然是討好。春霞聽了，把臉兒绷得緊緊的，却是冷如冰霜的，對他這話，有些兒惹厭。子魚暗想，這種女人真子得利害，現在紅起來，就不把我放在眼裏。其實你這種女人，祇要一百元錢，就可以打得到，又有什麼希罕呢？便也冷笑了一聲道：

「你這人好沒情沒義，你身子也已交給我過了，怎麼說連交情都談不到了呢？可見你祇認得金錢，不認得人，現在我再給你一百元，這就不怕你不陪我去窩心了。」

子魚說到這裏，故意拿出一疊鈔票來，向春霞揚了一揚，臉上含了得意的竊笑。春霞心裏傷心極了，她把臉兒氣得由紅變成了青，她幾乎失聲要哭出來。但她竭力又忍住了眼淚，耐着滿腔憤憤底怒火。哀怨地道：

「宋先生！你是一個知書識理的人，應該明白我們作舞女的苦楚，不應該拿我們女孩兒家，太過分的侮辱了啊！」

春霞爲什麼要說得這樣婉轉可憐的口吻，原因是生恐他宣佈自己和他的關係。這不但對自己名譽有關，就是對於自己收入，也要一落千丈了。但聽進在子魚的耳中，心裏就感到一陣快樂。顯然她哀求的口吻，是自己得到了勝利。於是他把鈔票塞到春霞的手裏，冷冷的道：

「誰侮辱你呀？你既有收入，又有享受愛的滋味，這是你們女孩兒家最幸福的事了。今天夜裏十二點後，你陪我睡覺去，知道嗎？」

子魚似乎看出她的弱點，這種輕視的舉動，竟使行他命令式的口吻。春霞的心胸是蘊藏了無限底悲痛和憤怒，她覺得子魚太侮辱我們女界同胞了，他簡直不當自己是個人；是他手中的玩物……想到這裏，無限底傷心，究竟抵不住她無限底怒火，激起了她強烈的反感。不



禁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。憤憤說道：

「別放你的屁！你要尊重你自己的人格，你以為金錢可以壓死人了嗎？……」

「什麼？你人格這樣高尚嗎？哈！笑話！笑話！你的身子沒有給我受用過嗎？哈！哈！一百元代價的身兒，還要裝什麼假正經呢？」

子魚聽她罵起自己放屁來，心中這一氣，便把鈔票藏入袋內，哈哈的一陣狂笑，這意態顯然是侮辱，諷刺。春霞傷心到了極點，反而哭不出來。恨恨的摔脫了他手，自回到座位上。幸虧這時音樂齊巧停止，舞客們各自歸座，大家並不曾注意。

春霞既回到座位，那滿眶子的辛酸之悲淚，早忍不住奪眶而出了。但這時音樂台上又奏出彈性女兒的曲子，子魚爲了要侮辱春霞，遂鼓動舞客們，請春霞上台播送歌曲。春霞在無可奈何之下，不得不收束淚痕。拖着沈重的步子，一步挨一步的到了播音台邊，合着音樂的曲子，顫聲的唱道：

都會裏，燃着狂歡的大鼓，熱情飛耀在脚尖，生活變成固定的旋律，彈性女兒永遠旋轉在迷夢之間。浪擲虛偽的情感，展露矯裝的歡顏，在重重壓迫下，依然要巧語花言。看！每副笑臉都含着哀怨。看！每副笑臉都含着辛酸。何處去找尋真情熱愛？何

處去掘發光明的源泉？時光如矢催人老，年年復年年，彈性女兒永遠旋轉在迷夢之間。

都會裏，燃着萬惡的火燄，淚珠閃爍在襟前，歡笑轉成無限的抑鬱，彈性女兒永遠徬徨在苦海之邊。嘗盡人間底侮辱，飽受貧窮底熬煎，在重重壓迫之下，失去了清白底……

春霞唱到這裏，早已哽咽不成聲，無限底心痛，使她神經受了極度的刺激，祇覺兩眼一暈花，兒早軟若無力，竟已跌倒在播音台上了。一時舞客們都嘩然起來，子魚心中一陣痛快，却認為是一個報復！但舞女們都哭了，春霞似泣似訴的歌聲，激起了每個彈性女兒的同情，此刻驟然瞧到春霞跌在地上，更勾引起她們無限底傷心，大家都奔到音樂台邊，每個紅暈的嬌靨，都沾上了無數的血淚。一年一度耶穌降生日的狂歡之夜，淒絕慘絕的景象，頓時籠罩了人間底天堂！

子夜十二點了，春霞含了滿頰的淚水，無限辛酸的回到家裏。祇見卿雲倚在床上，兀是沒有睡去。一見春霞含淚回來，心中大吃一驚。使急問道：

「妹妹！你怎麼啦？敢是受了誰的委曲了嗎？」

「沒有呀！哥哥！你怎麼還沒睡啦？身子不要疲乏嗎？」

春霞連忙收淚，把大衣脫去，坐到床邊，笑盈盈仍故作歡喜模樣，很關心的問着他。卿雲見她粉頰上雖然含了笑淚，但在笑的意態中，不免仍顯出無限哀怨的神情。心中暗想，舞女生涯，究竟是被一般男性認為娛樂的玩物，少不得在舉動方面，帶有了輕薄的行爲。春霞是個理智健全意志堅強的女子，自然不會被外界所誘惑。但她爲了吃不起人家的欺侮，自然心中非常的傷心，這就無怪她臉上含了不悅的顏色了。不過她所以強作笑顏，又無非是要安慰我的心罷了。想到這裏，覺得春霞用心的苦，實在是苦無可苦了。一陣莫名的悲哀，激起在他底心頭。忍不住眼皮兒一紅，緊握了她的纖手。嘆道：

「爲了我的病，真把妹妹累苦了。唉！這叫我如何能忍？」

「哥哥！你千萬不用說這些話，你爲了我倆母子，早晚辛苦，所以累你病了，這我的心中是多麼的不安呀！現在哥哥既病了，妹妹理應竭力設法，補救我們這不幸的遭遇才是，所以我是早已說過，我們生命是一個的，祇要哥哥病好了，我無論犧牲到如何地步，也是不可惜的。」

春霞這一句話，是第二次了。卿雲聽在耳裏，真把她感激得無可形容。情不自禁的抱住

春霞的身子，滿淚叫道：

「妹妹！你……」

卿雲心中要說的話，却在喉間哽住了。春霞想起自己所受的侮辱和委曲，真是無限悲痛，陡上心頭，投身在他的懷裏，這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

「妹妹！別傷心吧！我們的環境雖然太惡劣了，但我們應該是努力奮鬥的。我們須抱着堅強的意志，在極艱難苦楚中掙扎到光明的大道。妹妹！我相信，你是一個幸福的人，不久的將來，光明準會降臨在你的頭上。」

「哥哥的話不錯，但我既是一個幸福的人，哥哥一定也是個幸福的人。我以為我們的生命是已結成一個了，更何況其他的嗎？」

春霞聽卿雲這樣安慰自己，便停止了哭泣。微抬起了粉頰兒，淚眼盈盈的凝望着卿雲，表示她內心實有和卿雲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的意思。卿雲的眼淚，也不由自主的撲簌簌的吊下來，他沒有什麼話可以說了，祇會頻頻的點了一下頭。兩人默然相對泣了許久，春霞忽然把臉兒又貼到卿雲的頰上，傷心地哭了。這出乎卿雲意料之外的舉動，一時不禁為之愕然，倒呆呆地怔住了。但在春霞的心中，自然有說不出的痛苦。她想，我和卿雲愛到如此程度，兩

年多同居以來，除了接吻以外，從來不敢有非禮的行爲。不料我竟失身在子魚的手中，這我心裏是多麼的慘痛。雖然我完全是爲了救治卿雲的病危，但我今生難道不能和卿雲結合了嗎？她想到這裏，實在有無限的傷悲。意欲想和卿雲傾吐，自己決意嫁給你。但一時裏羞答答的又怎說得出口？所以她猛可抱住卿雲哭起來了。卿雲見她好好兒的竟哭得這樣傷心，其中想來定有緣故。便也親熱地偎着她粉頰兒，默默地溫存了一回。叫道：

「妹妹！你快別哭了，你有什麼意思……就……和……我……說……吧！」

「我沒有什麼意思……哥哥！時候不早……你好休息了，我也睡……」

春霞聽卿雲這樣問，幾次已把自己底意思要吐到喉嚨口，但終究又咽了下去，始終沒有說出來。良久，良久，方才離開了卿雲的身懷，紅暈了臉兒，瞞他一眼，回身悄悄兒到下首床上去了。卿雲見她這意態，雖然滿頰佔了眼淚，但尚有含羞的神氣。心中暗想，難道她有不可告人的隱情嗎？……因此卿雲倒狐疑了一夜。

春霞爲了避免子魚的纏繞，不得不脫離了大陸舞廳，改了姓胡名美美，轉到都成舞宮去伴舞。爲了春霞生得太美麗，自然給衆舞客認爲是衆人的總人，因此不到一個月，早又紅得不得了。

卿雲的病完全好了，他照常到報館去辦公。春霞因每月收入很為可觀，一方面固然給卿雲分去一半負擔，一方面似乎也有些可惜捨去。卿雲因春霞每月收入，倍於自己，當然不好意思阻她不去。同時還希望最好在舞廳中，她能和濟濤相見，那他們夫婦不是有重圓的希望了嗎？因此倒反而頗為喜悅。

這是第二年一個初春的黃昏時候，春霞從都成舞宮跳罷茶舞回家。祇見房中一盞二十支光的電燈下，卿雲忙碌地正在整理一隻單匣。一時倒吃了一驚，走到卿雲身邊。急急問道：

「哥哥！咦！咦！你怎麼整理起皮箱來了？」

「妹妹！你回來了嗎？我正要告訴你一件事。……」

卿雲見了春霞，一面合上箱蓋，一面携了她手兒，同到沙發上坐下。兩眼脈脈地凝望春霞的可愛臉龐，輕輕地說出了這兩句話。春霞不等他說下去，早又扳着他肩兒，要緊地問道：

「什麼事啦？你快告訴我吧！你……你難道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嗎？」

卿雲的整理皮箱，給春霞就疑心到這一層。卿雲見她一猜便中，便撫着她手兒，微微笑道：

「妹妹猜得不錯，今大我在報館裏，總主筆對我說，漢口分館缺乏一個主筆，叫我前去任事，月薪加倍，旅費由館中供給。我想，妹妹現在既有自食能力，所以我便答應他了。」

「喲！哥哥！你怎麼答應他了？你不是情願和我這樣廝守一輩子嗎？你……你怎能到這樣遠的漢口去呀？這叫我……」

春霞驟然得知這個消息，芳心一急，眼皮兒一紅，就連說了四個你字。說到叫我兩字，她竟倒入卿雲的懷中哭起來。卿雲見她突然會哭，這倒出乎意料之外。連忙扶止了她的身子，拿手帕給她拭淚。說道：

「妹妹！你癡了，我雖然曾說情願和你這樣廝守一輩子，但當初因為你沒有自食能力，却要離開我，我怎麼能忍心呢？現在妹妹已可以自食其力，而我假使不答應他，我上海編輯的位置也一定不能做下去，那我不是要失業了嗎？」

「失業有什麼要緊，我每個月收入，不是也很夠一個月開銷了嗎？哥哥！你不能離開我的，當初我要離開你你不肯，現在我可也不答應你哩！噫！好哥哥！你別走吧！……」

春霞完全被情感衝動得太利害了，她抱住了卿雲的脖子，竟像孩子不肯慈母出外一般，纏住了他撒嬌不依。卿雲雖然也戀戀不捨，但他心裏却有幾個要遠離她的原因。第一，我假使失了業，難道住在這裏，倒要她作伴舞收入來養活我嗎？這我一個堂堂七尺男兒，究竟有些兒難爲情。第二，我們這樣久住下去，將來情感若太濃厚的時候，恐怕難免要超越愛的範圍，似乎對我良心問題有些說不過去。現在春霞既有很好的收入，就可以儲蓄一些，以作將來雄兒的教育費，她若老了，雄兒便有養親的能力了。這樣我成全她的貞節，也不是使自己感到一件痛快的事嗎？這就決定了離去的主意，便安慰她道：

「妹妹的意思雖對，但我若這樣空閒下去，對於一個年輕的人，恐怕要養成不良的習慣，所以我覺得還是到漢口去好。不過妹妹你放心，我們身子雖然暫時分離，祇要我們兩顆心能夠永遠廝守一輩子，就是了。況且我到漢口去，也不是永遠不回來了，最多也不過三年五載，總要回上海來的。那時候妹妹若和濟濟團圓了，我自自然然喜歡。不然，我倆不是仍可聚在一塊兒嗎？」

春霞聽卿雲這樣說，可見他的心裏，是絲毫沒有欲和我結合的意思，而且還希望我和濟濟仍有團圓的日子。這樣好的少年，我又怎忍心纏住他，而使他英雄氣短嗎？這話不錯，他



到漢口去，真是他前途一條光明的大道，我如何可以爲了自己的兒女私情阻止他不去呢？這我不是要變成一個不情不義的人了嗎？春霞這樣一想，於是她又坐正了身子。明眸中含了無限誠懇的目光，向卿雲頻頻點了一下頭。說道：

「哥哥！我明白了，我現在決不阻你不去了。那麼你何日動身？今天晚上我給你餞行。」

「我後天就要動身的，很好，我本來也要和妹妹去吃一餐，那麼我們走吧！」

卿雲說着，兩人便站起來穿大衣，這時田大嫂抱着雄兒上來，卿雲把他抱過，說帶他一塊兒去，春霞答應，便向田大嫂囑咐幾句。原來田大嫂已在春霞那裏幫傭了，這裏三人一同出了大門。春霞走在後面，瞧着卿雲抱了雄兒，很親熱的樣子，心裏十分感觸，想想傷心，不免又淌下淚來。這夜兩人在外面吃了飯，又去同瞧了電影，作爲臨別紀念，直到十二時才回家。

卿雲動身那天，春霞抱了雄兒到碼頭送行。臨別，兩人握了握手，春霞忍不住眼皮兒一紅，淚然道：

「哥哥此去，不知妹妹還能夠和你有見面的日子嗎？」

「那裏會沒有嗎？妹妹！你別說傻話了。……」

春霞說完這兩句話，心裏自己也不知爲什麼這樣傷心，那眼淚竟無論如何忍不住的滾下來。但生恐又引起卿雲難過，慌忙背了身子去拭了眼淚。卿雲忽聽她說出這話，心中也一陣辛酸，幾乎也把眼淚奪眶而出，竭力鎮靜了態度，柔和地安慰着她。「嗚嗚！」一聲汽笛長鳴，兩人在萬分依戀不捨之下，祇得洒淚而別。卿雲當走入艙中時，耳中猶聽得春霞親熱的叫道：

「雲哥！途中身子保重，妹妹祝你健康！」

春霞眼瞧着船身慢慢地離開了碼頭，向着茫茫的江面上消逝了去。她佷着雄兒蘋果般的小頰，這就讓她滿眶子裏的熱淚，痛痛快快的落了下來。

一年復一年，彈性女兒依然徬徨在苦海之邊。春霞自卿雲走後，在火山上作那伴舞生活，不知不覺竟有整整三個年頭了。春霞爲了卿雲不在，身邊失却了一個知音，心裏自然非常的愛鬱。積勞所以致疾，而久鬱因以喪生。春霞兼而有之，三年以來，怎麼不要懶懶的病起來呢？

春霞初病時常常咳嗽，總以爲受寒所致，頗不在意。後來春霞口中吐出的痰，帶有了血

絲。旁邊一個小姊妹陳麗華，和她最爲知己，也曉得春霞的身世，十分同情她。今見她痰中帶血，心裏也代她憂愁，勸她千萬別老憂鬱，身子保重要緊。說她恐怕患了肺病，快給醫生去瞧瞧。春霞聽她勸告後，便回家休息幾天，請個大夫診治，雖喝了許多藥，終不見有什麼效驗。這時雄兒已有六歲，已在學校讀書，回家伴在春霞旁邊，解春霞愁苦。但春霞見了愛兒，心中就想着卿雲和濟濟，因此常抱着雄兒淌眼淚，害得雄兒躺在春霞懷裏也傷心地哭起來。

秋天過去了，冬天來到了人間。春霞爲了生活的鞭策，所以不能久住在家里養病，掙扎着依然前去伴舞。這樣又支撐了兩個月，春霞竟真的病倒在床上了。其間陳麗華也來望過數次，見春霞一天一天的憔悴，心裏十分悲傷，也祇好含淚安慰而已。

這是一個寒冬的夜晚裏，春霞睡在床上，眼望着床前的雄兒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悲酸。田大嫂抱起雄兒，坐到床邊。望着春霞瘦削的兩頰，凹進的眼睛，十分淒涼地安慰她道：

「霞妹！你千萬別傷心，醫生不是叫你靜養嗎？所以你不要胡思亂想的多付，凡事都有定數的。像霞妹這樣好人，老天爺也決不忍心……」

田大嫂說到這裏，再也說不下去，那眼淚幾乎要吊下來。春霞長嘆了一聲，伸手在枕下

取出一個存摺，和一封信來，交給田大嫂手裏。含淚說道：

「大嫂子！我自知這病是不久長了，我死不要緊，但丟下一個可憐的雄兒，我心中自然非常痛心……這兒存摺裏有五百元錢，是我三年來作舞女收入的代價，請你把他收下，同時我把雄兒也拜託給你了。……這裏尚有一封信，也留在你處，白少爺若從漢口回來時，請你交給他，因為我明白再沒有和他說話的機會了，所以祇好拿這封信代替了吧！……」

春霞說到這裏，淚如雨下，田大嫂含了辛酸的眼淚，祇得點頭答應。不料正在這時，忽見陳麗華領着一個男子匆匆進來。春霞抬頭一見，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，那男子竟是濟濟，頓時不覺啞了一聲。濟濟見春霞病得如此模樣，沒有開口說話，先抱着春霞哭起來了。

## 第十二章 薄命憐卿夫妻恩義絕 傷心恨我悔妾無罪遲

濟濟自從被動的把春霞趕出後，心中鬱鬱不樂，十分消極，除了廠中公務，以及營業上關係而應酬外，便很少出外去遊玩。時常對着春霞的小影，呆呆的出神，默默的淌淚。韶光易逝，一年復一年，不知不覺已悄悄地溜去了六個春的季节了。

這是一個寒冬天氣的黃昏，陽光慘淡得好像垂死人的臉頰，奄奄一息的向西山脚下慢慢的沈淪，空中是籠罩了一層薄暮。楚屏見濟濟穿上豹皮大衣，便問他到什麼地方去？濟濟說朋友宴會，自己本想謝絕，但這朋友是我要好同學，而且又是社會上彼此有關係的朋友，所以不得不去應酬一下。楚屏望着他臉兒，好像很體貼的道：

「大冷的天，晚上早些回來罷。瞧你這幾年來，人兒真蒼老得多了。」

「你自己祇管早睡好了，過分宴了，我睡在西廂房裏也是一樣的……」

濟濟說着，一面已走出房來，叫阿三備了汽車，開到宴會的地方去，一路上心中不免暗想，光陰過得真好快，一回兒六年了，我今年是已三十四歲的中年人了。楚屏的肚皮我是不希望她大起來了，想起楚屏的不會生育，於是又想起春霞來。她到我家半年，便有了四個月喜，我心裏原是多麼喜歡。誰知楚屏偏說她和一舫私通，硬生生的把她逐出。現在我猜測着想，也許是楚屏妬忌她，所以害她的。唉！這真何苦呢？就是春霞替我養個兒子，難道我就會待楚屏不好了嗎？可憐春霞這六年來不知在什麼地方受苦？我的孩子倒也長得很大了吧！……楚屏還說我這幾年來蒼老多了，其實都是爲了你太量窄所致啊！想到這裏，心裏非常對不住春霞，忍不住又暗暗淌了一回眼淚。

濟濤在朋友那裏宴會後出來，因為喝了幾盃酒，心裏更加難受得十分，一時很想找些刺激，便叫阿三開車到都成舞宮去了。

在都成舞宮裏，濟濤坐在沙發上，瞥見舞池裏有個舞孀，頗像春霞，一時心中好奇生怪，難道春霞也在這兒作舞女了嗎？所以急急起身，前去和她求舞。那舞女見他兩眼通紅，祇管呆瞧自己，顯然那人是喝醉了酒。爲了恐怕他發酒性，不得不待他親熱一些。這就含了滿臉的笑容，對他溫和地問道：

「先生！您貴姓？怎麼老望着我？敢是認識我的嗎？」

「唉！……」

濟濤却不回答，祇管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那舞女見他這樣，心中倒也不禁爲之愕然。暗想，這人雖然酒醉，却並沒有一些兒假酒佯人的存着歹意，想來定是個神經受刺激的失意人了。因此把那秋波不免向他細細打量，祇覺他臉上果然彷彿罩上了無限哀怨的顏色。我們做舞女的生活，也夠痛苦了，不料他心中也有失意的事情呢？濟濤見她也凝眸向自己呆望，若有所思的樣子。這才明白人家是在問自己話，我應該怎麼回答人家的。便答道：

「我姓吳，你貴姓？叫什麼芳名？因爲你太像我一個心上人了。」

「我叫陳麗華，……你別瞎三話四的佔我便宜了。」

麗華聽他說自己像他的心上人，一時倒誤會他在佔自己便宜，心中暗想，我還道他是好人，原來男子多不是好東西哩！濟濟聽她錯怪了自己，便忙正了臉色。辯白着道：

「陳小姐！你別誤會，我那裏真的佔你便宜嗎？唉！……我的心上人，真可憐，真冤枉了她……我真對不住她呢！」

「那麼你的心上人叫什麼名字呀？能不能告訴給我聽嗎？」

「爲什麼不可以，她叫春霞呀！……」

「什麼？叫春霞嗎？她可是姓呂？……哦！……這位莫不是吳濟濟先生嗎？」

麗華驟然聽到春霞兩字，芳心頓時一動，凝眸呆望着濟濟出神。原來麗華和春霞十分要好，所以無話不談，因此美華知道春霞的身世甚詳。濟濟聽她竟喊出自己的名字來，一時驚異萬分，急急說道：

「對喲！對喲！我叫濟濟，你怎麼知道如此詳細？莫非你和春霞認識的嗎？……」

「我怎不認識！唉！你這薄倖郎！……我真代霞姊傷心啊！……」

麗華聽他果然是春霞丈夫，一時心中又喜歡又悲傷，那眼皮兒一紅，幾乎要淌下淚來。

濟濤聽了這話，心如刀割，不禁也淌淚說道：

「陳小姐！你罵得好，你罵得是，……那麼我霞妹現在在什麼地方？你馬上伴我去見她吧！……」

「可憐她把你兒子倒養得白白胖胖，但是她自己却病得骨瘦如柴呢！……唉！……」濟濤一聽這話，彷彿是一支利箭，穿過了他鮮紅的心房，他痛苦極了，連忙在身邊摸出一疊鈔票，也不數他是多少，就叫侍者買了票，交給麗華。一面拖了麗華，一面急急跳上汽車，叫麗華說了地址，便急忙開到正德坊去了。

當時濟濤和春霞抱着痛哭了一回。春霞望着他的臉兒，嗚咽着哭道：

「你……你……倒也想着我了嗎？……」

「霞妹！我該死，我懊悔也來不及了。……但你爲什麼不早寫一封信來，也好叫我來看看你啊！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心中好生不解，遂叫田大嫂把她一隻黑漆的皮匣取來，從裏面拿出兩封信，交給濟濤手裏。說道：

「這一封信是我給你的底稿，這一封信是你覆我的。……唉！足足有六個年頭了吧！



你怎麼倒反怪我没信給你呀？」

濟濤慌忙把這兩封信瞧了一遍，這才恍然大悟，顯然是楚屏做好的圈套了，不禁頓足大哭道：

「唉！這楚屏混賬！……混賬！怎麼竟如此心狠呀！……霞妹！這封信並不是我覆你啊！你的一封信，我也並不曾瞧見啊！哦！……妹妹！當你寫這封信給我的時候，我正爲你而生病着，想來是楚屏收沒了。唉！妹妹！我對不住你，我累苦了你……你病了多少日子了，……快快我給你送到醫院去吧！」

濟濤說到這裏，淚如雨下。春霞到此，方才完全明白他是並沒忘情於我，都是楚屏做的陰謀。心中非常悲痛，對他滿淚說道：

「祇要你知道我的心，……也就是了。唉！想不到我們還有見面的日子，真也算是緣吧！但是遲了……我再也不能和哥哥有團圓的一天了。唉！……麗華妹妹！我真感激你，假使沒有你告訴他，恐怕連我們最後一面，也無緣見了吧！……」

麗華聽了這話，那眼淚也像泉水一般湧上來。田大嫂抱了雄兒亦哭，濟濤更加心痛，握了春霞的手，也啜泣不止。春霞手指雄兒，對濟濤又道：

「這雄兒是你的嫡血，濤哥！你仔細瞧一瞧，可像不像你？唉！我也終算給你盡了責任了。……雄兒你的命終算還不苦，媽雖然死了，但到底給你找到一個爸了。……雄兒！這是你的爸爸，你喊一聲吧！……」

衆人聽春霞說得這樣傷心，都忍不住又淌下淚來。濟濤淚眼模糊地向雄兒望了良久，覺方面大耳，眉清目秀，十分像自己和霞妹。愈感到像自己，心裏也就愈覺痛苦。雄兒聽了媽媽的話，烏圓小眼珠一轉，真的喊了一聲爸爸。濟濤被他一喊，又悲又喜，但喜悅究竟制不住那無底傷心，忍不住那滿眶子的眼淚又撲簌簌的滾下來。

「陳小姐和這位大嫂，請你們把霞妹扶下樓去，外面汽車等着，此刻我立刻給她送到醫院去吧！」

麗華聽了，便坐到床邊，給春霞披上衣服，田大嫂把雄兒交給濟濤，也幫着給春霞穿鞋。濟濤抱了雄兒站在旁邊，瞧此情景，顯然霞妹是已病得這分兒的利害了。兩眼瞧着春霞的臉兒，淚水這就沒有停止過。

汽車到了待而文醫院，送到超等病房，濟濤立刻喊一個德國克而醫生給春霞診治。克而在春霞胸部細細聽察了一回，便對濟濤操着英語說道：

「這位太太肺病已到第三期了，最多也不過半年的生命……你爲什麼不把她早來醫治呀？」

濟濤聽了這話，不禁心粉粉碎了，那淚更淌下了滿頰，向克而懇求道：

「那麼請醫師竭力設法醫治吧！祇要把她救活了，醫費十萬二十萬，我都能依得你的。……」

克而聽他好大的口氣，不禁細細向他打量，問他姓名。濟濤一一告了，克而方知是海上鉅子，心裏不覺也存了一種熱望。便凝眸沈思良久，覺得實在很少辦法，因爲她肺部已爛，若注射空氣針，他身子恐怕受不住，驟然之間，倒反使她早完了氣，這是斷斷使不得的。現在他既把死馬要當活馬醫，我也祇有補補她的身子了。遂使用手術，給她注射了兩針，囑她安心靜養。這時鐘鳴一下，春霞催麗華可以回去了，濟濤因爲回家要去告訴楚屏，並責問她的覆信，所以對春霞說道：

「霞妹靜靜的休養，我帶雄兒回家一次，明天一早再來伴着你。今天夜裏，就是這位大嫂給我陪伴霞妹吧！」

田大嫂因爲尚要還春霞存摺，所以連連點頭。這裏濟濤領了雄兒，和麗華便各自分手回

家去。田大嫂待濟濤走後，便把剛纔春霞交給她的五百元存摺還她說道：

「霞妹！這真是天可憐你，竟曾遇到了吳少爺，那你病也許有了救了，將來你們一家團聚，幸福無量呢！這五百元還你，還有給白少爺的信……也不必了。」

「大嫂子！但願應了你的話，這當然是大幸而特幸，但恐怕我這病是無救的了。這五百元存摺，我就送給了你，你不用客氣，因為濟濤是有錢的人，他那裏還希罕這一些錢嗎？所以只管收下，也算我們相識了一場。至於白少爺的信，你也仍藏着，我不死，固然可以把這信撕了，萬一不救……那你不是仍要代我給他嗎？」

春霞聽她這樣說，清瘦的粉臉上，不免也含了一絲笑意。但說到後來，却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，那眼眶子裏不禁又湧上一顆眼淚。田大嫂聽了，十分感動，自然不便和她客氣，祇得含淚答應。

楚屏自濟濤走後，想起有好多天不曾和一舸歡聚了，趁着濟濤前去宴會，便打電話叫一舸到來。兩人相見，自然是萬分喜歡。一舸緊緊握着她的手笑道：

「姑媽！姑爸出去了嗎？他今夜回不回來？我和姑媽實在有好多天不曾親熱了呢！」一舸說完了這話，又把地身子撲到床上，對準了楚屏的嘴，接了一個吻。楚屏伸手撐他

烟兒，秋波白他一眼。笑嗔道：

「別涎臉吧！快我們裝烟抽着玩。」

原來兩年前濟濟因鬱鬱不歡，所以造成一種胃痛病，因此楚屏備了一付煙具，本來是醫病的，誰知濟濟病好了，而楚屏也上了癮，有時爲了性慾上求其滿足起見，楚屏叫一舸也吸上兩筒，久而久之，楚屏一舸也由不吸煙而變成一個吸煙的人了。當時一舸聽了楚屏的話，便忙在梳妝檯大抽斗裏取出煙具，放在床上，然後兩人橫倒躺下，燃了煙燈，一舸替她燒煙裝煙，遞給楚屏。楚屏接過，呼嚕吸了一口，伸手在煙盤裏拿過金邊藍花的小茶壺，湊在嘴邊喝着。一舸見她這樣老槍，便望着她啞的笑道：

「姑媽現在資格越吸越老，工夫也越來越好，回頭我恐怕要吃不消，快讓我也吸幾筒，那麼我的精神百倍，上馬奮鬪，努力進攻，直搗黃龍，方才不至於失敗在姑媽的手裏呢！」

楚屏聽到這裏，恨恨的搥他一拳，兩人禁不住都格格的笑起來。楚屏把煙槍交給一舸，一舸拿來，呼呼連吸不止。楚屏秋波斜乜他一眼，抿嘴嫣然一笑。忽又若有所思般的問道：

「一舸！你這孩子真狠心，阿香可憐被你活活害死的，現在已三週年了，你怎的一些也不記得她？」

「我心中怎麼不記得他？但是記得她也沒有用，他又不曾再活轉來了，倒不是把記置阿香的心，來記置姑媽要緊嗎？我的好姑媽！我的心裏是沒有半刻兒不在記惦你的好處哩！」

一舸說完了這話，把手却摸到楚屏的胸前去。楚屏連忙抵住了他，不料一舸又伸手到她的胯下去。楚屏吃吃一笑，把兩腿攔起，一面拿了鋼拊，去刺他的手，一舸這才縮了回來，連連告饒。兩人調笑了一回，時已晚餐，阿黃老媽子開進飯來，兩人吃過。一舸對楚屏說道：

「姑媽！姑爹今晚到底可回來嗎？我看還是到旅館去玩吧！這樣彼此不是可以隨意些兒了嗎？否則心中終有不安似的，你瞧怎樣？」

「他赴宴會去，總要十二點多才回來，假使時候不早，他便睡到西廂房去，所以我們這時且不用顧慮的……」

楚屏因為喝了幾盃酒，心裏早已微微地蕩漾，那裏還等得及再到外面旅館去。所以笑盡

盪的把那秋波睜他一眼，牙齒微咬着嘴唇皮子，這意態顯然已是情動。一舸見她說到這裏，眼兒如水，兩頰嬌紅得發燒，心中也就理會她的意思，回身把房門關起。早把楚屏撲到床上去了。

楚屏一舸這一次歡娛，直到十時敲過，方才雲收雨散，興盡而罷。兩人躺在在床上，接吻，親熱了一個痛快，到十一點一刻，一舸恐怕濟濤回來，便要回去。楚屏那裏肯捨，說大家在房中坐着，等他一回，也許他今夜不回來了，那我們兩人不是仍可以繼續歡樂下去嗎？一舸自然很聽得進，便答應了她。楚屏於是在玻璃罐子裏拿出乾點心，讓一舸充飢。等了半個鐘點，楚屏有些不耐煩，便叫一舸大家還是燒煙玩玩。兩人躺在在床上，各吸了三四筒烟，那精神早又提了起來。這時壁上那掛大理石自鳴鐘已打子夜一下，楚屏暗想，濟濤一定也在外面宿夜了，他能外面胡調，難道我不能自找歡娛嗎？遂把烟盤收去，對一舸狐媚地一笑。說道：

「我的親兒子，你姑爹一定不會回來了，我們快不要辜負這千金一刻的良宵哩！」

一舸聽她這樣說，想起剛纔一場大戰，足有兩個鐘點，不料她此刻又要向我挑戰了，真也可謂十足道地的一個淫婦了。但爲了要使她滿意，自己不得不竭力奉承，況且吸了烟後，

精神復又百倍，遂望她一笑，便發狂般的把她抱住，先吻了一個夠，祇聽嗒的一聲，那燈光早在臥房中消逝了去。

濟濤從醫院裏走出，懷了一顆無限傷心的心兒，領了大雄，匆匆坐車到家，時已一點半鐘。心中暗想，楚屏一定已熟睡了，本來不便驚醒她。但今夜我帶了雄兒回家，非把心吵起來不可。一則奇問她爲什麼這樣狠心，定要把春霞驅逐。二則也叫她好喜歡，我們孩子也有這麼兒大了。但既而一想，女子總是好妬的多，我倒不能過分的責備她，祇要春霞病好了，以後大家和睦睦，那不是很美滿的一個家庭嗎？濟濤想到這裏，心中倒又快樂起來，三腳兩步的走到東廂房。不料纔到窗口，就聽房內發出一陣吃吃的浪笑聲音來。

「我的好姑媽！你的本領真不錯，我實在甘拜下風。但我也決不示弱，拚了性命，猛力進攻……姑媽！這幾下怎麼樣？」

「我的親兒子，好心肝，好寶貝！……姑媽真愛死你了……」

這話聲驟然聽進在濟濤的耳中，全身頓時好像澆了一盆冷水，氣得目定口呆，脚手冰冷，混身發抖。心裏暗想，哦哦！……原來楚屏這淫婦自己和一舸私通，兩人故作圈套，再去誣害春霞，這簡直不是人類中的一分子，狠心狗肺，畜牲中的畜牲了。唉！我做夢也不想不



到屏姊會作這般寡廉鮮恥的勾當，那我真不明白她竟是我的二十年將近的愛妻了。……想到這裏，咬牙切齒，磨拳擦掌，意欲立刻打進房去。但轉念一想，自己一個人決不是他們倆人的對手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一時恨從心頭起，惡向胆邊生。遂匆匆又走到外面，車夫阿三正欲去睡，濟濤忙把他喊住，並又叫醒三個廚下老媽子，大家一同到東廂房，叫阿三破窗而入，開了房門，濟濤領了衆人，便擁進房中來了。

楚屏一舸正在樂得魂銷的當兒，冷不防聽得乒乒玻璃敲碎聲，接着又聽外面擁進許多人來。一時直嚇得魂不附體，正不知如何是時。忽然那室中電燈早又通明，濟濤搶步上前，掀開綉被，頓時秘密暴露，兩個赤條條的肉身，猶一上一下的覆着。濟濤這一氣，直把臉兒由紅變白，由白轉青，幾乎跌倒在地，回頭大喊阿三速來縛住。阿三一見主婦如此淫賤，心中亦非常氣憤，立刻上前，把預備好的繩子，將兩人網扎一起。那時楚屏一舸臉似死灰，精赤的兩人網在一塊兒，差得無地自容。濟濤走上前去，揮起拳兒，把兩人狠狠抽打一頓，一舸楚屏像賊般的祇不敢哼半聲兒。濟濤便叫阿三喊捕，楚屏一聽，放聲大哭。連連叫道：

「濤弟！濤弟！你巡捕千萬喊不得，我雖然做錯了事情，但你終得瞧在我們二十年的

結髮之情，就饒恕我了！」

楚屏說完，嗚咽不止。這時濟濤並沒一些憐惜之意，伸手在她頰上，早又拍拍兩光。一面拉了大雄給楚屏瞧，一面大聲罵道：

「你這賤婦，六年來我被你捉弄得好苦。自己看中了姪子，却還要誣害春霞。可憐春霞被你驅逐後，受盡千辛萬苦，現在給我兒子也養得這麼大了。你這賤貨……瞧瞧吧！好好的大媽媽不要做，却喜歡幹那禽獸的勾當。今天總算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了，哈哈！霞妹的冤枉洗雪了，你的罪惡暴露了。……怪不得你如此庇護一舸，原來還有這一層關係哩！……不要臉……的東西……」

濟濤說到這裏，心中真是痛恨到了極點，伸手在她頰上早又狠狠打了數光。楚屏一面哭泣，一面心想，原來春霞已和濟濤遇見了，而且果然把孩子養得這麼大了，那我將來還有什麼臉皮去見春霞呢！想到這裏，懊悔已極，一時更加哭得傷心。一舸見她淚人兒一般，自己和她面對面，胸對胸的細着，心中存了橫豎犯法，挺吃官司，因此倒也不害怕了。這時阿三悄悄對濟濤說道：

「少爺！我看報捕此舉，對於少爺名譽有關，還是逼少奶寫一張白願脫離夫妻關係的

憑據，從此以後，叫少奶跟這個不要臉的一舸同居去，這倒是清清爽爽的事情，不知少爺以爲如何？」

濟濟聽阿三這個辦法，頗有道理，遂點頭答應。一面拿了紙筆，一面對楚屏說道：

「你這賤貨，過去陷害霞妹的事情，我也不追究你了。現在你既愛上了姪兒子，我也很可以成全你的志願。現在你且寫一張自願和我脫離的字據，從此以後，你給我滾出這個房門，跟一舸同居去也好，跟一舸作妾去也好。否則，我立刻報捕房去，把你們解送地方法院究辦去。」

一舸聽了這個話，心中十分願意，遂喊楚屏連連答應。楚屏這時良心發現，覺得姑姪相通，實在是件世界上罕有的恥事，自己也是一個中學畢業生的程度，誰知竟抹煞天良，作此勾當。我既害了春霞受苦，又害一舸終身，更害丈夫心灰，自己的罪惡，正是死有餘辜。況且我和濟濟結婚二十年，豈肯再和他脫離。我雖死也一定要作吳家的鬼，這樣也許可以稍抵我的罪惡。楚屏既打定這個主意，便哀哀苦求。濟濟遂叫阿三把繩解了，兩人慌忙穿上衣服，跪在地上向濟濟又苦求不已。濟濟不答應，喊楚屏一定要寫筆據。否則，便喊阿三報捕。楚屏沒法，祇得寫了。一面又向濟濟哭道：

「濟弟！我雖寫了，但我決不跟一舸走的。總而言之，我這人罪惡太大了。但我懇求你給我在这个房中再住一夜，明天準定離開這兒是了。最後的請求，萬望你允許了吧！」

濟濟因為她已寫了筆據，遂也答應了她。一面叫阿三把一舸打出，一面便自領了大雄到西首廂房去安睡了。

次日醒來，已近午時。濟濟忙領大雄到楚屏房中來趕她快走，不料楚屏躺在床上，正在呻吟。祇見她臉似死灰，口吐白沫。見了濟濟，便哭泣叫道：

「濟弟！我事情做錯了，但我已懊悔也來不及了。現在我已吞下了生鴉片，想不久就即死了。但我在臨死之前，向你請求把這張筆據取消。我死了，我依舊是你的妻子。過去的罪惡，請你忘記了吧！想想我們二十年夫妻的恩情，那你終能饒恕我吧！……唉！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，真是說到自己的頭上了。……濟弟！無論如何，我死後仍要作你的妻子，否則就請你收作小星……總之，我到死也是你的人……」

楚屏說到這裏，淚如雨下。濟濟想不到她會吞生鴉片自殺，雖然這種淫婦死不足惜，但

聽了她懺悔的話，想起往日恩愛的地方，一顆心兒倒又軟了下來。對她默視良久，淌淚說道：

「屏！你要明白，我二十年來待你不薄，你所幹的事，完全不當我是你的丈夫，恩斷義絕，決不能怪我無情。現在你筆據也寫了，還要說什麼呢！不過我是有情的人，你已死了，我決不願待虧你，就收你作爲側室吧！」

楚屏聽了這話，心兒粉碎，淚如泉湧，在枕邊連連泥首叩謝，慘聲叫道：

「濤！我後悔不及了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兩眼一眨，一縷風流冤魂，從此便脫離了臭皮囊，飄飄渺渺的飛向天際去了。濟濤見楚屏已死，連忙叫阿三進來，告訴這事，吩咐他辦理楚屏後事，以妾看待。自己對楚屏遺容，揮了幾點眼淚，方才領了大雄，匆匆到醫院來瞧春霞去了。

濟濤大雄到了病房，見春霞瘦削得怕人。她見夫婿愛兒進來，臉上也會含了一絲微笑。濟濤問田大嫂呢？春霞說田大嫂十時左右回家去了，下午再來望我。濟濤聽了，含笑點頭，坐到床邊，撫着春霞的手兒，無限溫柔地告訴道：

「霞妹！我告訴你一件痛快的事，你聽了後，病一定會好得快起來。同時心中六年來

的怨恨，一定也全消了。……」

濟濤說到這裏，便把楚屏一躬通姦，昨夜被自己撞破，楚屏自殺，反妻爲妾的話兒細細告訴一遍。並又笑着安慰她道：

「霞妹！你想，這不是冥冥中的報應嗎？現在妹妹病祇要好起來，你就是我的髮妻了，妹妹！……你得此消息，心裏不是要喜歡煞人嗎？」

「啊喲！屏姊真的死了嗎？唉！……」

春霞驟然聽到楚屏服毒已死，心中雖然覺得吐了一口怨氣。但想起以前種種事實，心中又覺無限感觸，不免長長嘆了一口氣。濟濤情不自禁的偎着她臉頰，默默地溫存。叫道：

「霞妹真是個好心腸人，這種賤婦死何足惜，你難道還可憐她嗎？快不要傷心吧！將來妹妹病好，我們夫婦和好如初，且又有雄兒一個小天使，那不是一個美滿快樂的家庭嗎？妹妹！你快歡喜高興才好哩！」

春霞聽濟濤這樣安慰自己，心裏既喜歡又感激，忍不住紅暈了雙頰，那笑渦兒又掀了起來。陽光暖和的照着整個的床上，春霞望着濟濤和大雄，覺得這是自己生命中最光榮最欣慰的日子，她清瘦的頰上，笑渦兒這就始終不曾平復了。

從此以後，濟濤大雄父子兩人，天天伴在春霞的病床邊，軟語安慰，柔情溫存。春霞心中雖然愉快，但病體已入膏肓。想着自己不久就要脫離塵世，因此時時常自流淚。這樣過了兩月。看看已過殘冬，到了立春。天氣依然十分寒冷，落了兩場春雪。濟濤以為過了立春節氣，春霞病體定然無恙。不料廢歷元旦過後，春霞病體，有增無減。濟濤見十三是雨水，又是一個節氣，恐怕這兩日裏春霞的病有變化，所以愈加不肯離開病榻。

到了十三那日，春霞也自知病不會好了，望着床邊的濟濤和大雄祇是淌淚嘆氣。這樣直到晚上十時敲過，醫院院長也親自來診視過，搖頭說料理後事吧！濟濤聽了，心如刀割，伴在床邊，淚如雨下。春霞撫着濟濤的手，顫聲的道：

「濟哥！我自知不中用了，我死後，你別傷心，人生百年，早晚脫不了一個死。我能和哥哥相對三月，我實在死已瞑目了。……」

「唉！妹妹！我以為楚屏賤婦死了，妹妹總會好起來，不料天心太酷……妹妹！你的死，我實在心痛，因為我害了你啊！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收你作妾，……但是妹妹現在是我的愛妻了，楚屏她是淫賤的女人，我再收她作妾，實在還不願意哩。唉！妹妹！我終希望你好起來，那決不願聽你這些傷人心的話……」

濟濤的淚如泉湧一般的滾下來。春霞聽他罵楚屏淫賤的女人，一時猛可想及自己在春申社受辱的一幕，芳心頓時痛苦萬狀，幾乎心碎腸斷。兩手捧着濟濤的臉兒，嗚咽泣道：

「濤哥！我丟你去了，我對不住你……我慚愧……但環抱相抱……不得不如此呀！請你……饒恕妹妹吧！……妾無罪啊！……」

「妹妹！你千萬別說這話，我心為你碎了，你並沒有罪，你並沒有對不住我……實在是我太太……對不住你了。妹妹！……妹……我如何……」

濟濤聽她這樣說，原不知她心中的隱痛。以為她到臨死，猶怨她自己不情，丟我而去。一時傷心已極，低下頭去，偎着她粉頰，連喊妹妹。兩人偎着哭了良久，濟濤忽聽霍的一聲，出自春霞口中，心裏猛吃一驚，以為春霞去了。忙抬起頭來，見春霞果已合上眼皮。不禁哭叫道：

「妹妹！你果然真的忍心丟我走了嗎？」

春霞聽了，忽又睜開眼來，直喊了一聲『雲……』一面伸手指着床後睡着的大雄，她眼角邊湧上一顆淚水，從此使香消玉殞了。濟濤聽她喊雲，心中正在不解，驟見她果然氣絕，一時無限痛傷，陡上心頭，不禁撫屍大哭。時屋上鐘聲，嚶嚶的正鳴一十二下。大雄從夢中



驚醒，見媽已死，忍不住也伏在春霞的身上，哇哇大哭起來。

黑漆漆的天空，星月無光，愁雲密佈。四周是靜悄悄的埋在黑夜裏，祇有陣陣的夜風中，播送出一陣悽悽切切慘絕人寰的哭喊聲：

「媽媽！……媽媽！……」

「霞妹！……霞妹！……」

這是一個初春天氣的黃昏時候，濟濤領了大雄，並帶着田大嫂在萬國公墓裏哭祭出來。田大嫂使告別回家，濟濤這幾天心兒好像失去了一樣，自然沒有叫她同坐一車。逆拉着大雄，跳上車廂，阿三使扳動機件，向吳公館開去。車到霞飛路，前面齊巧開紅燈，阿三逆把車停了一停。這時車廂外却伸進一隻手來乞錢，濟濤見他身穿一套破舊不堪的西服，形容枯槁，骨瘦如柴，倒有七分像鬼。便摸出兩角錢來，交到他的手裏。他一見之下，便低下頭來道謝。誰知因他一低頭，這就成了四目相對，兩人不約而同啣了一聲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綠燈開了，阿三把汽車早又向前開去了。原來這人不是別個，正是一舸。一舸因被濟濤辭歇生意後，便閒在家裏。爲了鴉片已經吸上癮，所以把家中當光吸光，以致街頭求乞過活。一舸本是很好的少年，爲了好色的緣故，因此弄得聲敗名裂，這也是淫人妻女者的一個當頭棒

喝。

光陰匆匆，過了春分，大地上氣候又暖了許多。卿雲自別春霞到漢口去任事，一住三載。這日因總館有事，打電報囑卿雲即日動身來滬。卿雲心中正念春霞，得此電稿，心裏歡喜萬分，遂即整裝起程。這月到了上海，便先往報館，完了公事，方才匆匆的到春霞那裏來。在亭子間門口，先碰到了田大嫂。兩人相見之下，先是一怔。卿雲急急叫道：

「田大嫂！我們整整有三年多沒見面了吧！你好嗎？我的霞妹好嗎？她此刻可在家裏嗎？」

田大嫂見他滿臉含笑的問着，不知怎的，祇覺有股辛酸，冲上鼻端，忍不住眼皮兒一紅。一面請他到亭子間裏坐下，一面含淚告訴道：

「白少爺！霞妹已經死了，你……來遲……了……」

「啊！啊！……死了嗎？……死了嗎？……雄兒呢？……雄兒呢？她什麼時候死的？有多少時日了？……」

卿雲的心裏，彷彿被尖銳的小刀猛可刺了一下。他的臉上立時罩上了一層慘痛，睜大了眼睛，急急的追問。田大嫂忙在袖斗內取出一封信來，交給卿雲。滿淚道：

「這是霞妹臨死前託我交給白少爺的，你瞧吧！」

卿雲伸手接過這封信，無限底悲哀，已滲入了他破碎的心房。制不住那滿眶子裏慘痛的悲淚，已撲簌簌的滾下了他的兩頰。忙展開信箋，淚眼模糊地唸道：

我生命中最親愛的卿雲哥哥啊！

自從和你含淚分別至今，不知不覺已有整整三個年頭了。回憶那日江頭送別，妹曾憂愁往後不能再和哥哥有見面的日子，不料現在竟果然成事實了。

妹想人生百年，好像白駒過隙。三尺荒塚，原是每一個人的歸宿之地。所分別的，祇不過遲早問題罷了。故而哥哥瞧到此信，千萬不用傷心。

妹妹生不逢辰，命途多舛，幼喪慈母，父又暴亡。處此環境之下，不得已而嫁濟濤作妾。濟濤待妹雖厚，奈楚屏不能容人，因此妹又被逐出亡。正在無路可走，忽遇哥哥。這好像茫茫黑海之中的一葉扁舟，驟然發現了一盞燈塔一般的歡喜。又好像愁雲密佈的天空裏，被了幾陣風兒的吹送，露出光圓明月那樣的愉快。從此以後，妹和哥相依爲命，站在同一生命陣線上，攜手偕行，努力奮鬥。雖然我倆情逾夫婦，但是純潔好比手足，精神之愛，永遠不可磨滅。妹滿想與哥能夠一同踏上光明大道，吐一

吐胸中的鬱勃。不料理想和事實恰巧相反，還沒有到達揚眉得意的日子，而妹竟作他鄉亡魂，這妹之所以到死猶覺隱隱心痛哩！

妹在臨死之前，雖不能和哥哥作最後一晤，但妹的心坎裏，是沒有一分鐘不在想念你啊！現在妹妹向哥哥拜託的事情，就是雄兒祇有六歲，既遭他爸爸遺棄，又被他媽媽拋掉，孤苦零丁，十分可憐。今妹暫時把他寄在田大嫂那裏，哥哥回上海之日，若想念妹妹平日的情分，懇請領作養子，得能夠使雄兒受到良好的教育，那妹妹中心的感激，真萬世不敢有忘了。

哥哥是個幸福的人，鵬程萬里，前途真不可限量。妹妹是個薄命的人，受盡社會的磨折，飽嘗人世的苦楚，而終於到幻滅的道路，這是命啊！所以哥哥千萬不要因妹妹死了而太傷心，妹妹在這裏抱着萬分的熱誠，希望哥哥早日能得一位賢德的新夫人。哥哥心裏得到快樂，那麼妹妹亦將含笑九泉了呢！

唉！哥哥啊！鳥將死的時候，他的鳴聲是十分悲哀的。人將死的時候，他的話兒是十分和善的，這真是妹妹今日的情景了。最後的一些情意，算和哥哥作爲永訣了吧！妹寫到這裏，心兒碎了，手兒顫了，要說的話雖然有許多，但那裏能寫得完呢？

唉！祇好在此停筆了。哥哥！再會吧！來生再會！祝您永遠健康！

您的妹妹春霞臨死寄語

卿雲瞧完了這封信，已是失聲哭泣。但轉念一想，在別人家裏究竟有些不便，祇好竭力忍住悲哀，拭了眼淚。急急追問道：

「大嫂子！那麼雄兒這孩子呢？霞妹究竟下葬在什麼地方呀？」

「霞妹葬在萬國公墓，說來事情很巧，霞妹那夜給我這封信後，不料濟濤少爺從舞場小姊妹口中得知霞妹消息，也急急趕來了，見霞妹病得這樣利害，所以把她車送醫院醫治，總算他們夫妻在院中相聚了三個月……唉！霞妹命真苦……還是雄兒倒給他爸領歸了。」

卿雲聽了這話，方才明白春霞留書在前，和濟濤相逢在後，所以她書中猶殷殷囑我把雄兒領作養子，唉！這是多麼傷人心的一件事啊！怎不要叫人痛哭流涕。現在霞妹臨死之前，能夠和夫婿相聚三月，也算是她的緣分了。但是我和她今生終沒有緣吧！想到這裏，他空虛的心靈，已失却了現實的安慰，那兩頰上早又沾滿了無數的淚珠。田大嫂呆了半晌，忽又破涕笑道：

爹！霞妹雖然死了，但她冤枉洗雪，向時而且反妾爲妻。想不到楚屏竟比她早死，這件事總算令人感到了痛快。」

卿雲聽了這話，弄得莫明其妙，忙問原故。田大嫂遂把楚屏淫毒的事情，細細告訴一遍。卿雲這才恍然，心中也咯吐了一口怨氣。但自己這次赴漢，爲時僅三載，不料霞妹竟已作故人，思前想後，總覺無限傷心，忍不住那滿眶子的眼淚，像雨一般落下來。

天空飄着絲絲的細雨，街上的樹葉兒，都洗得綠油油的十分清潔。微微的晚風，一陣一陣的吹送，樹葉兒都不停地磨擦，發散一種細微的瑟瑟聲音，這聲音在寂靜的空氣中流動，是更覺悠然觸耳。卿雲從田大嫂那裏出來，一步接一步的拖着沈重的步伐，冒着密密的細雨，在暮色籠罩下的街道上漸漸地消逝了。

過了幾天，正是清明。卿雲備了花園，前往萬國公墓去憑吊。祇見春霞的墓築得很有規模，墓前立碑一塊，上書先妣呂太夫人之墓，孤哀子吳火雄敬立。卿雲獻上花園，恭恭敬敬鞠了三躬，口中喊道：

「妹妹！妹妹！你也知道我今日向你墓地來弔祭嗎？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已是聲淚俱墮，回首前塵，不禁悲從中來，放聲大哭。卿雲哭了良久，方才

收束淚痕。經過一場痛傷之後，身子倦怠十分，遂在鄰墓左近一塊大石上坐下，休息一回。不料正在這時，外面又開進一輛汽車，跳下一個中身男子，手攜一個小孩，後面跟着兩個僕婦拿着兩個挺大花園，也向春霞墓前弔祭去。卿雲偷眼細瞧那孩子，酷肖大雄，想來那男子定是吳濟濤無疑了。祇見濟濤鞠了躬，大雄已拜了下去。兩人一個喊媽媽，一個喊霞妹，已是放聲痛哭。其聲之哀，甚於啞峽啼猿，引得卿雲也滾滾淚下不止。

春陽淡淡的已向西山脚下沈淪了，四周已罩上了一層微褐的暮色。卿雲眼瞧着濟濤領了大雄跳上車廂，大雄的小眼睛注意到卿雲時，在他小小的心靈中似乎還有一個模糊的印象，慌忙又回過頭來向卿雲望了一眼。但濟濤已關上車門，同時車身也呼的一聲開去了。祇有汽車駛過後，地上飛揚起一陣紛紛的灰沙。

天空由微褐而變成紫藍了，一輪光圓的明月，已從雲堆裏探首出來。卿雲懷着一顆已受創傷的心靈，踏上了歸途的道上。想起了六年中的種種事情，他不禁茫然地脫口叫道：

「這是一個夢啊！這是一個夢啊！……」

